

分

天 穀 何



有版權

平裝實價三角五分 精裝實價五角

分

作天數何

者行刊
 社版出活生化文
 號十二里安德路明昆海上
 者刷印
 司公刷印一三
 號七九七路明昆海上

處售經約特
 店書明開
 路州福海上

處售經約特川四
 店書明開都成

編主金巴

刊叢學文

集一第

冊六十共

路	故事新編	神鬼人	八駿圖	團圓	珠落集	雀鼠集	南行記
茅盾	魯迅	巴金	沈從文	張天翼	靳以	魯彥	艾蕪
長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分	飯餘集	羊	短劍集	黃昏之獻	雷雨	以身作則	魚目集
何穀天	吳組緝	蕭軍	鄭振鐸	麗尼	曹禺	李健吾	卞之琳
短篇	短篇	短篇	論文	散文	劇本	劇本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分

大哥在軍官學校畢業了。這兩天正在忙着製備許多東西：單是法蘭絨的洋服就做了兩套。他要「榮歸」了。「榮歸」就「榮歸」他的，干我屁事，可是他偏要叫我陪他一道「榮歸」，這使我非常的不高興。昨天他又來和我吵了。他兩手叉在斜皮帶上，直直地站在我的面前，就怒冲冲的說道：

「我不能讓你再流落下去了！你不想想你已在這外邊流落了三四年，究竟撈着些甚麼？你要知道，你是我的弟弟，你的生活問題我非管不可！」

哈哈，撈着了甚麼！他這些口氣，簡直與往常更不同了。他居然以「長輩」的資格來教訓我，我就非常的不服氣；現在居然更以「官老爺」的資格來管我，我更是非常的不服氣。我閉着嘴沉默了好半天，實在是忍不下去了：

「是呵，你撈着了呀！」我依舊淡然的說。

「你諷刺我麼？」

「我的事用不着你管！」

他張着大嘴巴對着我閉着的嘴，睜着大眼睛緊釘着我發熱的眼睛，似乎要在我的黑眼瞳裏面尋出甚麼似的。忽然他把他拿在右手上的華達呢軍帽一揚，憤憤的喊道：

「好的，我不管！我不管！」

一掉頭，踏着黑漆皮靴上銅馬刺的聲音憤憤的出去了。

我真是但願他一去就不要再來！

自然，我對我的生活也有一個打算；可是這打算還是非常的模糊。我在腦子裏面搜索着我的朋友們的影子，——自然那些升官發財的朋友們早經退出我腦子記憶的圈外了。可是我所還認為是朋友的幾個——比如劍寒，比如羅蓮，他們的影

子雖是還非常清楚，然而已好久不跟我通信了。於是我想找他們的打算，仍然是非常的模糊。昨天大哥憤憤的去了之後，我又倒上床想了半天。最後的結論是：等他「榮歸」去了之後再說。

今天我於是捧着一本書，坐在房門外的樹蔭下，望着樹葉漏下階沿來擺動的零碎陽光，聽着樹梢上叫着吱嗟吱嗟的蟬聲，心裏又感覺着非常的泰然。

可是大哥又揚着苔草帽進來了。我第一眼看見的是他那一對慌張的大眼睛。大嘴似乎有些蒼白。我又知道他今天一定又來和我吵了。

不理。我依舊埋着頭泰然地坐我的。

他的脚已從洒滿太陽的天井移進樹陰裏來了。我清楚地看見他今天又換了一雙黃漆皮鞋。

「喂，劍寒被捕了！」

「甚麼？」我一驚的抬起頭，手上的書幾乎落到地下去。

原书缺页

「通信處是哪裏？」

「唉，哪裏？」他自己問自己似的閉了一下眼睛。「唉，糟糕，忘記了。我的記憶真不行。他們那一縣你是知道的；是甚麼甚麼的街呢？那，好了吧，那就不忙寫。」

他又慌慌張張地出去了。

想起劍寒，我真是感着很大的歉意。

我認識他，已經兩年了；不，應該要說是四年。四年前的時候，我曾經在故鄉的省城看見過他一次。那次正是他和大哥一同在中學行畢業禮的一天。那時他的名字叫「壽年」，據說那是依照他族譜上的「壽」字排取的。他瘦長長的坐在我家堂屋的神龕旁邊，眉清目秀的，舉止非常遲緩而拘謹。說話簡直像蚊子聲，好像怕把別人的耳朵驚駭似的。他看見我的母親走進來，就筆直地從古式木椅上站起來叫一聲「伯母」，那聲音我幾乎沒有聽見。後來我問母親聽見他叫什麼，她說沒有聽清。

楚，我於是向着大哥諷刺地引爲笑談了。喝，這就是他的同學——大哥的朋友我向來是不放在眼裏的。

不過那一次的印象僅僅是這一點點，不久也就模糊了。所以我應該說認識他是在兩年前。

兩年前的夏天，我同大哥兩個正飄流在這南京住的地方也正是這鼓樓街的這間宿舍。那時候，家鄉正打着仗，家裏沒法匯錢來，我們正窮着，就是同住在這個宿舍裏幾個房間的朋友們也都窮着的。有一天，大哥忽然高興的說：

「劍寒要來了！」

劍寒就是壽年，這我早就在他和大哥從前的通信上知道。他覺得「壽年」這名字太俗氣。做官人是不不要這樣俗氣的名字的；他已當了科員了。記得他從前來說改了這個名字的時候，大哥非常興奮，叫口不絕的稱贊着：

「雅，雅，劍寒這個名字很雅。」

他也熱烈地翻着唐詩，翻着字典，喊着，他也要改名字了。結果他把他的舊名「大勳」改成了「萍飄」。其實這文皺皺的「萍飄」兩個字，現在對於他太不恰當了，倒不如還是「大勳」兩個字來得合式些。他當時選中了這「萍飄」的時候，也吶喊着叫我改：

「大銘，來，我幫你選一個。」

當然，改名字這回事對於我也曾起了一下不小的衝動；可是大哥要改我就偏不改，所以我一直到現在還是大銘。其實我也有一個名字想在心裏的，我覺得「敢夫」這兩個字好，可是我一直到現在沒有講出來。

那天他得着劍寒的來信，興奮的不得了。他向我講，因為裁冗員，劍寒失業了。這回決心到南京來同我們「飄泊」一下。

「來了嗎？」我這麼懶懶地說。

大哥見我沉默地並不如他的高興那麼熱心，可是他還是不斷的說着他的許

多優點。不但這樣，在我懶懶地走到隔壁老王他們的房間去的時候，他又把那消息同着帶進來了。

「他是科員，他是我很好的『同學。』」他坐在床邊這麼興奮的說了之後，就把眼光從他左手旁邊的老王起，一直掃射到對面床邊上坐的老李老張的臉上，看他們感動不感動。

自然，這幾個朋友都是非常自命不凡的，對於這樣的消息當然感着一些興趣；尤其是老王更熱心，釘着大哥的眼睛一閃一閃地。老王從來對應酬都是這麼熱心的。

「可是他現在失業了，」大哥感慨似的說，可是他馬上又熱心的補一句：「可是他是很有辦法的。他有一筆好字。他有個老師在這南京當科長。」

他這種賣關子似的說話，用着那種古文欲揚先抑的筆法，把聽衆緊張的空氣和緩下來，可是馬上就是一回馬槍，馬上又把那將要緩還沒有緩下去的空氣立刻

拉緊。

果然，老王是比那兩個首先感動了，在大哥剛剛說完後一句話的時候，緊接着就吐出一個驚嘆似的回聲：

「啊……！」

頭就更加偏向着大哥的臉了。

大哥取得了這麼一個新的敬畏之後，他馬上就熱心地勇敢地向他們猛攻了。他自己的臉頰也是紅噴噴的。在他這時將攻還未攻的時候，馬上發現了兩間床夾着的方棹上有一盃涼涼的糖咖啡，不由分說地端起來就向着大嘴巴灌。但是老李忽然叫起來了：

「媽的，給老子喝完了！」

「好好，回頭再拿六個銅板去買塊來還你就是了。」大哥倒料不着在這剛剛取得新敬畏之後，馬上就受了這個打擊。一面那麼說着，一面耳根都紅了。

「你那裏還有銅板！」老李居然又這麼逼進一句。

大哥就氣憤憤的把長衣的袋子一拍，果然清脆脆地有幾個銅板的聲音，搜出來居然又是七個。這倒又是老李所不會料的事。可是那七個銅板馬上又移到老張的手裏去了。

「媽的，我就只這幾個銅板要買香烟的呵！」大哥喊着，馬上就撲到老張的身上。

一場談話就算這麼一通打鬧暫時告個結束。

可是大哥並不因這樣的結束就把他結束，他每天這麼搬着指頭計算着：

「今天二十，明天二十一，後天，後天他一定來了。一定是後天。」

這兩天就差不多集中在劍寒來的這個問題上。

大家一坐着談天，他又把他的故事開始。

「劍寒，」他興奮的望着衆人說。「劍寒這個人頂有趣。從前我們，」他又加重

着語氣。「我們「同學」的時候，他是大不講話的，一天到晚就沉着臉。你不要以為他老實，其實他是而子上老實心頭不老實的。我們常常和他開玩笑，說「阿壽」——他從前的學名叫着壽年的。可是同學們都叫他「阿壽」。據說他那種沉默的樣子，很像「壽頭碼子」。可是劍寒是我的好朋友，我對他們這樣叫他，我是感着非常的不滿意的。可是我們和他開玩笑的時候，我是叫他「阿壽」的，我們朋友親密了這倒不在乎。我說：「阿壽，你的小腳婆在家裏的床上等你呢。」他聽見這話，他就非常懊喪，他就更加埋着頭不說話。他是被他母親強迫着討了一個小腳婆的。他認為這是他一生很大的遺憾。可是我們做着慌慌張張的樣子揚着一個紅信封給他看的時候，說：「阿壽，女子師範的那個又給你來信了。」他馬上就興奮起來了，臉也紅了，他央求我給他。我不給。他就撲過來了。如果我只要這麼輕輕的給他一牽，他就會跟跄跄地跌下地的。可是我却不那樣；等他在我的手上挽來挽去，挽出一身大汗的時候，我才給他。可是他一看才是一個假信封，他就紅着臉幾乎要罵出來。大家於是

乎又笑了起來。劍寒倒是不會罵人的，如果他罵「媽的戾」，他也會臉紅。所以我估定他不會罵，因為我們是很親密的朋友。」

大哥停止了一下，望望衆人，見大家都在默默地聽，他又興奮的張着大嘴巴說下去了：

「你看，他還做詩。我記得他有這麼兩句：『思卿寧可不相見，怕卿哭損芙蓉面。』誰知後來是鬧了一個戀愛悲劇。爲甚麼那個女子不嫁他？就因爲他是窮光蛋，不，他修正的說：『不；他是一個小資產階級。那個女的嫁了一個甚麼「長」了。他後來很灰心，他說他要自殺。後來他又說他不自殺了，他說他不再談戀愛了。』」

大哥似乎不讓人家的耳朵休息一下似的，繼續又談下去：

「可是同學中我們兩個是很要好的。我們兩個常常一塊上酒樓。我很知道他頂喜歡吃燻魚。他說用燻魚下酒是很有詩意的。我們每回只要坐上棹子，我就先喊：「堂倌，拿一盤燻魚來。」我們家鄉的燻魚是瓜瓜老叫的。我常常都想吃，可是好久

沒有吃過了。我們是常常是，有時候是我惠賬的次數多，有時候是他惠賬的次數多。他這個人倒是很慷慨的；吃完的時候，只要他有錢，他總是默默地把錢放進堂宿的手裏就走。」

大哥說到這里又抬起頭來看看大家究竟感動沒有感動。

大哥又說劍寒來以後，他一定要對他負責任的。因為他們是好朋友。他一定要以老南京的資格來指導他怎樣節省着用錢。他很熱心地又跑到房東那裏去幫他定下一個小房間。並且事先就在房間裏指點着哪個角落好安床，哪個角落好安櫃子。

我知道大哥總是這樣的皮氣。我依然懶懶地沉默我的。不過，我心裏這樣覺得：「你說得這樣好，我就要看看你們是怎樣。」

隔兩天大哥終於興奮地找了兩毛錢跑到下關去把劍寒接來了。那時我正躺

在樹蔭下的藤椅上乘涼，老遠就從門外邊傳進來大哥的哇啦哇啦招呼行李的聲音。一種好奇心，使我不由不從藤椅上站起來。這時候，兩個黃包車夫已把行李拿進來了，很簡單：一個皮箱，一個鋪蓋捲，一個網籃，一個帆布牀。跟着車夫屁股進來的就是大哥說着話的笑臉和一個白白淨淨的笑臉，兩個是手攙手的進來了。快走進我的面前的時候，對那個白白淨淨的臉已經看得清楚：雖然還是眉清目秀，可是已經憔悴得多，額角上顯然有了很多不很清楚的皺紋，嘴唇雖是沉默地帶着微笑，可是比較的蒼白些，和兩年前在我們堂屋裏所看見的劍寒是不同得多了。

「這就是我的老弟，你大概還記得吧？」

大哥把劍寒拉在我的面前這麼介紹着。劍寒就遞過右手來了。想講話，似乎又講不出話似的，嘴唇在顫顫的笑。我也就微笑地把右手伸出去給他握着。半天他才說出一句：

「還記得，還記得。你的那首詩飄泊，我已拜讀過，很好很好。」

我知道，我的那首詩又被大哥早抄給他看了；可是我也很高興。看見他那種沉默的樣子，我對於因為大哥而準備輕視他的成見又減少些了。在腦子裏面搜索了一轉，似乎又沒有甚麼話講，逼得我只好敷衍一句：

『哪裏哪裏。』

我們也就丟開手。大哥也就把他拉到壁隔老王他們的房間去介紹去了。

在老王的房裏應酬了幾句之後，大哥又拉他到定下的房間去，幫他招呼着付了車夫錢，接着就向他指點着，訴說着這房間怎樣好；又小巧，光線又充足，怎樣好看書，怎樣好寫字。而且幫他在窗子的左邊打橫把帆布牀拉開，馬上又把鋪蓋捲打開鋪上床。他又着手在房間的中央端詳一會，覺得窗子面前缺一張檯子，他又允許他在我們的房間裏分一張檯子，不過他勸他休息，回頭幫他抬過來，於是他就拉着他，把房門小心的關好，到我們的房間裏來了。

這裏我對於劍寒的印象是——不，我講不出來，他似乎很疲倦，左手斜斜地撐

在床上坐着；右手則伸着兩根細而蒼白的尖指頭，放在嘴唇邊，夾着一根香烟默默地吸着，那兩根指尖上已經被烟燻得黑黃黃的了。他吐出一口白烟霧，嘴唇又在顫顫地動着，似乎要向我講話。果然，他的嘴唇顫了幾秒鐘的光景，那蚊子細的聲音終於衝口而出了：

「你的詩……」

我還沒有答出來，大哥又抓着他的左手搶着說起來了：

「不要忙。我問你，這回你的錢還多不？」他這話是不需要他答的，所以接連着就說下去。「你不懂，你大概，我覺得這南京的東西真貴得要命。你的錢要有計畫的用。我已經幫你計算過，房間五塊，包飯八塊。你首先把這些錢除起來就怎樣用都不要緊；但是也不要亂用。這南京的人情是淺薄得很的。」

他哇啦哇啦的就說下去了。到了末尾還是問他帶了多少錢。

「不多。」劍寒默默地遲疑了一下再說。「幾十塊。」

「那很好，那很好。只要不亂用，夠幾個月的。」

大哥那樣婆婆媽媽的神氣，我真是有點感到不耐煩了。很想走開；不過有一種好奇心，不是一種劍寒的那種在某一部分能夠吸引我的態度把我吸住了。

他們兩個又談下去。

談到失業，劍寒就很遲鈍的嘆口氣。他用兩個細的指頭，抽下嘴上含的香烟，就好像經過了蒼海變桑田似的感慨着談下去了：

「朋友，一潮水，一潮魚，一個人上台，又是一個人的勢力。新任一到，就說冗員太多，於是，於是乎裁；裁過後又添一大批新人。我看，我覺得，我以為，……」

他結結巴巴的說着，又嘆一口氣。

「生活，我覺得生活太沒有保障！」

他補足了那語氣，臉上表現着一種深刻的痛苦。

「傷感甚麼呢？詩人！」大哥嘲笑似的說。

我們大家都笑了。

這晚上，劍寒拿出兩塊錢來請我們喝酒。可是大哥不。他反對喝酒。

「你的身體太不好。不能喝酒。我也不想喝酒。你又何必這樣呢。」

不過看電影他是贊成的。他提起璇宮艷史的片子就說如何如何的好。而且是有聲的。其實他早幾天就吵着要想辦法去看璇宮艷史了。現在當然正是他的好機會。但他還要開玩笑似的說：

「你這鄉巴老大概沒有看見過有聲電影吧！」

劍寒也並不怎樣笑。我坐在旁邊好久不作聲。現在我可要屙尿去了。可是劍寒無論如何把我拉着。他無論如何要請我一道去。

看了電影回來的時候，已經夜深。但是劍寒又叫着要喝酒。他似乎非常興奮的樣子。大哥也並不怎麼勸，就自告奮勇地在隔壁買了三個罐頭，一瓶白玫瑰。就在劍寒房間裏一個小桌上喝到半夜。自然隔壁的老王們也是被邀入席的。

這一天，劍寒對於我的印象還不壞；可是到了盃盤狼籍，看見他蒼白着一張痛苦的臉子倒上床去的時候，我還是覺得他是一個弱者。

因為覺得他是弱者了，凡是他弱的部分都先搶着映入我的眼睛裏來。比如他解網籃，比如拿掃帚掃地，比如拿壺去提開水，我很敏捷地就看見他那十指細細的一雙手。他掃地像寫大字似的，輕飄飄地在地板上蕩兩下，地上還鋪着一層薄薄的灰塵，然而他已經臉紅筋脹，鼻尖上冒出汗珠子來了。至於提開水，那簡直不是走回來，而是一偏一偏的拖回來的。五根細細的指頭鬆鬆地勾在那壺把上，我擔心他真會跌下來。果然他每次提水回來，總是衣角上蕩上了一些水。一放下壺，就把那勒紅了的手指放在嘴上吹，口裏喊着「要命，要命。」

隨着，我又發現了他一些弱點了。我們在這南京，每天起來除了吃飯之外就沒有事做。太無聊了，就大家抄着手談閒天，談夠了就到外邊去走走。現在劍寒是加入了我們這一夥了。可是談天，他只是默默地坐在旁邊，他對於老王他們那種動手動

脚似乎有些看不慣的樣子。這我覺得他太拘謹了。至於說到出去逛逛呢，他是非常興奮的。初到南京來的人，總是喜歡遊覽一點名勝。可是在南京遊覽是不容易的，路途既遠，車錢又貴。每一次出去，劍寒總是疲倦地要坐車。逛不了好些地方，就用去幾塊錢。有一天我們到清涼山去，大家都主張不要坐車，劍寒當然也沒法反對。那天從鼓樓到清涼山，他總是落在後面。他往常一見到山和水，就要暢開胸懷喊一聲「好呀」的，可是他今天剛剛才走到山脚，他就嚷着很疲倦，他似乎要說回去了，可是衆人都已在上山，他也沒有辦法。他於是一拐一拐地爬着。大哥是一路和老王他們打鬧鬧地走着的，至於我却顧一切地走我的。我走路常常是要看定一個暫時的目標，這樣走才不累。今天我早就望着山上的廟子了。我數着脚步走去。走到廟門前的時候，我的脚非常的緊張，回過頭坐在廟門前向下面一望，大哥他們已快到了，可是劍寒還在半山頭。一息工夫，大哥他們已到廟門了。大家都嚷着口渴要進廟去喝茶。可是劍寒還在半山頭。大家於是坐着等。可是劍寒也在半山頭坐下了，而且捧着

頭。大家都等得着急。最後決定是由大哥去攙他。可是大哥不幹了。他也嚷着脚痛，死
睜睜地躺在廟前的草坪上，而且口裏還不高興的說着：

「這個人，真要命！」

老王於是說：

「今天喝茶要他才能夠惠賤的呵！」

可是大哥只顧躺着，甚至於閉起眼睛了。

「他是你的同學呵！」

大哥還是不理。

後來大家是決定我同老李去。走到半山的時候，劍寒依然抱着頭在那兒坐着。我以為他一定是以為我們不等他，生氣了。我就去搬動他的頭。他慢慢望了起來。哇！那臉子簡直像死人一般的灰白，嘴唇很烏，臉上正在冒着微微的冷汗。他急忙推着我的手，蚊子聲音似的說：

「不要忙！不要忙。我的耳朵響得要命。」

我們於是站在旁邊等着。非常的擔心。等到他那手捧着的灰白色的耳根漸漸地漸漸地回復了黃色，他才抬起頭長長地噓出一口氣。無神的眼睛呆板地釘着遠遠的天空，似乎表現出一種對於人生的絕望。

這天我們是不能很好的玩了。下午又是坐了車子回去。

不過劍寒總喜歡喝酒。也許這就是大哥所說的慷慨的地方吧。可是一端着杯子他的牢騷就出來了。我覺得這個人有些糟糕，人才不過二十三、四歲，就頹廢到了這種樣子。

同着住了一個多月，我對劍寒所得到的印象就是這樣。不過這個人雖慷慨，但是對於有些小地方又似乎太小。不是太小，但是我却找不出一個適當的形容詞來。比如他請我們喝酒，買來的許多罐頭，他是儘管讓人家吃的，可是有些剩下，縱然是一點點，他也要鄭重地把他收藏起來。因為天氣熱，常常擺到第二天就臭了。大哥

說把牠們拿出去丟了吧；可是他說不，太可惜。後來他允許丟的時候，大哥就把所有的罐頭抱着要拿出去，可是他又反對了。他認為裏面剩下的東西可以挖出來丟出去，那些罐頭筒子留着是有用的。大哥說這值得甚麼！他才很可惜似的呆着臉望着大哥丟出去了。

對於這些的觀察，有時候使我能某一點上和他接近，有時候又使我在某一點上和他離開。這差不多使我對於他的爲人弄得惶惑起來了。後來我在無聊中躺在床上追究的結果，這根源還是在於我看不起大哥的朋友的原故。

後來劍寒也窮起來了。他一天除了坐在我們的一夥聽聽談天，笑笑以外，就一個人默默地坐他的房間裏面抽着半節的香煙。

至於大哥呢，他熱烈起來的時候，就像熱鍋上的螞蟻似的，他縱然是幫你穿衣服都幹；可是一等那時一過，那就要該叫你去幫他穿衣服了。他常常懶懶地躺在樹蔭下的籐椅上，假使他口渴，他知道要使用我是不行的，（我們倆個常常爲着這種

事情吵架。)現在他當然是叫劍寒。我一看見劍寒勾着五個細指頭給他提開水進來，臉上用着力的樣子的時候，我只有覺得大哥真太作孽。

有一天，大哥似乎病了的样子。他依然躺在樹蔭下。他這回是用他「病了」這一個辭嚴義正的話來使用我。他說他熱得很，非喝一瓶汽水不可。可是大家都沒有錢，他要叫我到隔壁去賒。隔壁他是賒慣的，可是我不能。我望他一眼就把頭掉開了。可是他從椅子上跳起來了。

「老二！唉，你就這樣……你！」

這時候，劍寒又從外面回來了，他跑過來把大哥勸到籐椅上。大哥既把我沒辦法，還是只有叫劍寒去。可是劍寒很快就羞紅着一張臉空着一雙手回來了。他口吃地說道：

「他——不——賒。」

說完，又默默地坐在階沿上了。

大哥有時候對我也是很好的。比如從前我們考軍官學校的時候，因為我有一個祕書同學可以給我們寫介紹信，他曾經很溫和的喊過我幾聲「弟弟」的。可是那期間並不久，很快的就過去了。這樣子，倒不是特別對我是這樣；所以我早就知道他對劍寒的時間也不會久的。

有一天，我從外面回來，老遠就看見天井裏面老王老李老張他們坐在那兒望着一個方向笑。大哥是依然躺在籐椅上的，迷迷地半睜着他那微笑的眼睛。我又知道他們在搗甚麼鬼了。一走進天井，我就看見劍寒一個人在那兒抬着一張檯子向着他自己的房間送。劍寒是早就說他要寫字，可是沒有檯子。大哥雖是答應把我們房裏的檯子分一個給他，可是說是說，却沒有就抬。今天他就自己動手了。他彎着背，勾着那纖細指頭的手把檯子向門裏送。可是門比檯子大不了好多，檯子就在門口陷着，於是就只聽見檯子左左右右地撞得門碰哧碰哧的響聲。他鼓着勁，臉都漲得通紅了。檯子陷得太緊，他不知怎麼地一拉，自己就是一突坐，呆夯地跌在階沿上了。

「哈哈……」老王他們的笑聲，

「哈哈……」大哥的笑聲。

我實在看得太過意了。哼，他們還笑呢！我於是快跑過去，先把 he 拉起來，問他
「跌着哪兒沒有。他勉強地紅着臉說：

「沒有。」

自己也淒然地笑了。

「我幫你來。你看……」我的意思是說你看我的身體比你的好得多。我鼓動
着兩手的肌肉抓着檯子很小心地就向門裏送。不當心，檯子一偏，我的手指也在門
上夾一下。

「痛不痛？」劍寒很不過意似的問。

「不痛。」我堅決地忍着痛答了他。這回是一下就把檯子送進去了。我雖是有
點喘氣，可是我裝着，勉強着和緩着呼吸。

「哈哈！你的身體很不錯。」

劍寒這麼羨慕似的稱贊一句，但是馬上就收了笑容，現出一種非常痛苦而悲哀的表情來了。他嘆一口氣，握着我的手。手很熱。他那默默無言的眼珠子周圍，潤濕着瑩瑩欲出的一種感激似的淚水。嘴唇在顫動，但是似乎又講不出話。我很爲他這神情感動了。緊緊地握着手。感覺到一種從來沒有的親暱的快活。我在這裏找着我們的共通之點了。那，那就是沉默。

「我們到公園玩去好嗎？」

他放開手，請求似的說。

「好。」我也熱情地答應了他。

從此以後，我們倆親近起來了。有一回，在鼓樓公園裏面，我們兩個對着八角亭坐在一條長椅上。大家都默默無言地望着旁邊的一排灰楊樹上的麻雀噤噤地叫。

着飛着。太陽光透過樹葉好像金錢似的洒在我們的身上和地面。微風吹來，那些金錢似的影子就在地上動起來了，弄得我幾乎眼花撩亂。在這種幽靜的景色中，我們的胸懷都爲之開暢。我記得我們那天曾經互相暢快地談了各人的身世。那是怎麼一來談開的呢？已經記不清了。然而那一席談話却使我非常興奮。

到現在，那談話的情景還很清楚地在我的眼前似的。

「我很痛苦。」那時他說。「我覺得我簡直是被舊教育毒害了！比如我講話的聲音，比如我的身體，我想起自己就感覺着非常的痛苦。」

「記得我從前在家裏——我們家裏的教育真糟糕呵！我的父親是嚴厲的。我們在家裏講話是不敢大聲的。就是我的父親見着長輩也是小聲小氣的。小孩子的時候，我們如果大聲的笑，他是會罵的，有時候甚至於打。記得有一回我們家裏有客，我在樓上同幾個小孩子玩，不知不覺地就大聲叫起來了。可是我的父親板着臉走來就是給我一耳光，口裏罵道：

羞紅着臉又吼了。我只得硬着嗓子叫了聲「爺爺。」可是不行。要規規矩矩的叫，自然後來是規規矩矩的叫了才完事。後來一打聽才知道那老頭子是一個「土老肥。」我們那裏說「土老肥」就是在鄉裏很有田地而不講究的人的意思。」

「不但父親，就是母親也很嚴厲的，動不動就要扭着耳朵在家神面前「跪土地」打屁股。你看這就是我們的家庭教育，這教育就是要笑臉把你打成哭臉，哭臉又要把你打成笑臉。其實我們小孩子的時候又何嘗不是活潑潑的呢？我現在一看見人家很活潑，我就非常的痛苦；我是已經活潑不來了！」

劍寒講着這些，使我感覺着興奮。他那些話好像鏡子一般把我小孩子時候的形像都照了出來。我的心裏也衝動着很想講個痛快。可是劍寒又說下去了：

「不但這樣，」他興奮地呆板地一面想着，好像他的話已經被壓抑了很久，這時要在這熱情中一齊把牠爆發出來似的。「我們讀書，父親是要找很嚴格的學校的。他常常向我們講：「不打不成人，打了就是做官人。」那時候我看見一些比我們

有錢的人家的子弟，家庭教育並不怎樣嚴格，我是多麼的羨慕呵！

「我從前住的高小是一個教會學校。我的父親爲甚麼不把我送到縣立小學去呢？自然這是有道理的！因爲教會學校的美國校長是非常的嚴厲；其實父親他們那裏知道那嚴厲是對付殖民地奴隸的方法！還有個原因就是教會學校的學費少，而且裏面的教員大多是前清的舉人拔貢之流，我父親是不高興縣立小學那些新派教員的。你看這學校怎麼嚴厲法？比如我有一次在上聖經課的時候，因爲疲倦了，打一個呵欠。可是洋校長走過來了，抓着我的頭就在柱頭上碰，一面說着：

「你——爲——甚——麼——不——聽——我——的——話！」

「這就是嚴格！然而父親很高興。只要我呆笨地站在人面前，人家誇我一句：『這孩子少年老成。』父親就要很誇耀似的笑了。他們是要把我們教育成合於他們的心意的。」

劍寒講到這裏，我那小孩時候的故事真有些忍不住了。不知道怎麼我們過去

的情形如此相像呵！我的嘴才一動；但是——

「不忙，」劍寒把手向我一擋又說下去。「我父親死了以後，我就造成這樣的人了！現在我別的沒有學着甚麼；就是學着一副要求別人憐憫的「人格」！現在找事做真艱難，失業的人既多，爭飯盃也就更加厲害；可是要能夠爭着飯盃的，就非是當道的舅子老表不可，然而我是非找事不行的。可是我又沒有這樣的親戚。可是居然也能夠找着，我仔細想想，那也不過是人家以爲我是「少年老成」吧！我是在以「少年老成」的「人格」去要求人家的「憐憫」呵！說得壞一點，這叫着「拍賣人格」！因爲我是能夠那樣在人家的面前端端正正的站着的，這我實在很痛苦！我的身體也就在這些痛苦中毀了！

「我失業幾回了。一年就失過三回業！生活是這樣沒保障呵！我每次想起我因爲人家對我的「人格」的憐憫而來的職業是那樣很快的就失去，我真不想再活下去。朋友，我們在吃飯，是拿着所謂「人格」去換來的！我有時端着飯就想到，我是

在吃人家的憐憫，我是在吃我自己的靈魂！我很痛苦！」

劍寒說到最後的一句忽然把手那麼揚一下就停止了。瑩瑩的眼淚幾乎要奪眶而出。他的臉上在起着痙攣，他墮入痛苦的深淵裏面了。可是他的眼珠還是不動地望着我的眼珠，動着一種從來沒有的幼稚的光，我那種同情的熱流也在我的身上澎湃起來了。他是這樣誠實而坦白的人呢，他把他的靈魂剖在我的面前了！我感着了從來沒有的暢快。可是我那種被他引起來的幼年時候的生活經驗到現在是忍不住了。

「朋友！我說，我看你太痛苦了。你的身體很不好的！」

停一會；我又再說：

「我可不像你那樣。我們小孩時的情形是差不多的。你不是以為我們兩兄弟常常吵架而奇怪麼？其實這中間也是有個原因。本來在我大哥之前還有一個大哥的，可是四歲就死了。祖母很傷心，常常罵我父親管教兒子太厲害。後來有了大哥，祖

母就非常護短。比如有時候偷了父親的錢，父親要打；可是祖母就把大哥搶在懷裏說：

「這是我的孫兒，你不能打。你要打等我死了再由你們打好了。要不然你就來打我。」

「父親也沒有辦法。後來凡是祖母聽見母親說大哥又偷了錢，祖母就悄悄地把自己的「私房」錢拿一些去還在大哥偷過錢的那裏，並且甚至於催着母親去看，說他們冤枉了大哥。後來祖母死了，父親還是要打的。然而他捱打却要去陪，這使我很不服氣。有回他偷了錢出去打牌，被父親查着抓在堂屋裏來打。我忍不住笑了。可是父親馬上也把我抓去跪在一起。捱的打是一樣多。我想這干我屁事，我於是常常非常的討厭大哥。」

「他在家裏的享受是比我闊氣的。他穿舊了的衣服才改給我穿，他玩爛了的玩具才給我玩。我有時候闖了禍捱打却只是我一個人捱。有時他還要抓着我的頭

髮要我叫他大哥。我死命也不叫。我是有這麼一個脾氣的。於是我們打了，然而結果又是我一個人捱打。說我不該打大哥。我是在這樣的生活裏面長出來的呵！

「我的性情非常的倔強，不像他。比如有一回他偷了母親的金戒子去賣了。母親非常的傷心。雖是後來他跪在母親面前求了饒，但是後來還是偷。我呢，我可不同。我從來都是沒有享受過甚麼的。有天別人剛剛送我一枝鉛筆，我在紙上畫，可是大哥來一把搶去了。我想，你闊，你玩你的東西；但是這是「我的。」我非常的气憤。我跳起來剛剛罵一句；可是父親却用皮鞭子打我了！我恨極，摸着我頭上的傷痕就一聲也不哭地躲在房門角落站半天。母親來叫我吃飯，我也不去吃。整整的站半天呵！母親說：「這孩子的性情太硬了！」後來父親跑來很柔和的勸我才去吃晚飯。

「真的，我同我的大哥太不同了。就是後來住學校也是這樣。他住的學校總是闊氣些，而我却是漏腳的。我在這些生活中養成了我這種觀念：我甚麼東西也沒有，我就甚麼都瞧不起。我覺得我的生活并不要怎麼高，我不過一天吃兩頓飯，穿一件

衣服，有一個不漏雨的地方睡覺就夠了，我用不着卑躬屈節地去求人。我從來是不願意去求人的……」

「對咯！對咯！」

劍寒忽然興奮的叫起來了，一把抓着我的手表現着非常親密的樣子，接着說下去：

「我有時也這樣的想着。可是我不會說話，總找不到適當的方法表現出來。現在被你這一句說着了。」

望着他那熱烈的眼睛，我於是很自得地說下去：

「呃，就是這樣，這就是我的哲學。可是奇怪，我窮，我不求人，但是我遇着的朋友們都對我好。比如老王那幾個傢伙，有時候要到街上去吃東西總要拉我去，但是却避着大哥。我是並沒有甚麼的，可是他們偏要找我，這倒使我很奇怪。」

「那也許是他們以爲你將來一定有辦法的吧，你是那樣值得人可愛的呵！」

「我有屁辦法。我不過有一個同學在這裏當祕書；但是我不高興和他們這些官兒們來往的。」

「那，也許他們就以爲你有一個祕書同學呵！」劍寒玩笑似的說。接着他又皺起眉頭。「我也有一個老師在這裏當科長。他看見我就叫我到他那兒去坐。去坐甚麼呢？那真是苦事呵！大家對坐着沒有話講，多無聊的！可是也奇怪，在我們同學中，他是只有特別對我好。我想，也許這也是因爲我有着這麼個「少年老成」的「人格」吧？我很痛苦！原來我無論求人不求人，都在別人的憐憫中生活着的！這種「人格」算甚麼東西！我最近又窮了，我對我的生活自己也算過。求人，我實在不願幹；但是像我們這樣肩不能挑，背不能馱的所謂知識份子，是很悲哀的呵！」

「我有一個朋友在蘇州。這人的思想倒是滿好的。他也很窮，據他說他在那兒一面找新興的書籍來看，一面就是幫人家抄寫一點金剛經過大餅油條的生活。他一天抄一本，除了一毛錢的硃砂本錢而外，可以賺兩毛錢，一天就過去了。這種生活

倒是馬馬虎虎可以應付的。首先，第一就是不求人。我有時也想去幹他媽一下呢。我常常在消極想自殺的時候，我馬上總是又這樣的想到：不行，我不能就這樣死。我還想認清一下這社會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哈哈！你們在這里嗎？」

我同劍寒吃的一驚，樹子上的麻雀都嘰嘰地飛起來了。我們從聲音來的方向望過去，就看見老王他們三個從八角亭那邊嘻皮笑臉地走過來了。

「喂，你的哥哥找你好半天了。你們家裏來了一封掛號信。大概是錢。他找你拿圖章。」

老王這麼說着，我的心裏也很高興。今天我實在太高興了，倒不是因為來了錢，而是覺得我今天認識了一個朋友。我今天才找尋到人類的同情了！我們真是忘了一切，從太陽偏斜就談到太陽落下去。現在是晚霧已經從地面上籠罩起來了。我同劍寒兩個離開了老王他們，一步步合拍地在涼涼的霧罩當中走着。在四圍草虫亂

叫的聲中，我們輕輕地踏着草地，很清楚地聽見各人和緩的呼吸。我們緊張。我們愉快。我們像一對初戀的情侶。

自從那天在公園談了以後，我和劍寒是更加親密了。他很窮，拿了些衣服去當了。我呢，雖是我家裏匯了五十塊錢來，可是我只在大哥那兒拿着了五塊錢。大哥從來是這樣的。每回家裏匯錢來總是匯在他的手上。每回他總是用去大多數。而我要兩塊三塊地向他要。這使我非常的不高興。他最近是和劍寒弄得不好起來了。他常常說劍寒到處吐痰，房間又弄得亂七八糟，到處都丟得是字紙。但是劍寒呢，每天除了和我在公園散散步之外，就一個人坐在房裏的帆布床上抽着半節香烟。

大哥有了錢的時候，又吼着要看電影了。可是他並不直接請哪個，只是張着大嘴巴隨便喊：

「走呀！走去看電影呀！」

老王那幾個傢伙當然是九回打鬧，十回都有份的。他們在這南京想升官發財已經好久了。但是到現在大家都還沒有找着路子。於是乎大家都在那裏窮愁抑鬱，唉聲嘆氣的，唱着生不逢時，不遇知己的高調，在這兒用着家裏的地租錢作寓公。假使是真的有一個文王到這鼓樓街的宿舍來訪的話，他們會誰都覺得自己是太公的。現在是窮愁得太久了，那種住過幾年學校的書生面目也撕了下來，現出一副涎嘴涎臉的原形來了。現在一聽見大哥在天井一呼，大家便抓着從三山街買來的廉價舊西服就向自己的房外蜂擁而出。本來我有點不高興同大哥一道去的；可是那是家裏匯來的錢，我爲甚麼不去呢？我於是跑進劍寒的房間，要他一道去。但是他還遲疑地坐在床上。我於是拉着他的手說一聲：

「去吧。」

他就閃着微笑，站起來，一道去了。

大哥不但是看電影是這樣，就是去逛玄武湖也是這樣，只是張高着大嘴巴隨

便喊。他有錢的期間，幾乎是權威者是龍頭似的氣慨。

我覺得我近來受了劍寒的影響不小。我服佩他能夠從他自己的痛苦中檢查自己的那些弱點，這更加強我不求人的勇氣。我覺得只有這樣才是值得生活的。像老王們的那種一天到晚只曉得吃，打，鬧，玩，睡覺，拉尿，追逐女人，那真是不該列入人類的數裏的了。

因為劍寒所講給我的那些生活經驗，使我也能夠自己隨時客觀地觀察自己。我倒覺得這是很有趣的。我又認識了我自己。不但這樣，現在我是更加冷靜，知道能夠客觀地觀察旁人了。在玄武湖的時候，我看見劉老板的談話和劍寒的談話恰恰成了一個反比。我看見了農民強壯的體格和舉止的隨便，說話的聲音無所顧忌地。真要把人的耳朵驚聾；然而劍寒却恰恰相反；他拘謹，他衰弱，他說話的聲音像蚊子。不但這樣呵，其實我同大哥同老王的聲音又何嘗比得這個劉老板一類的人呢？體格當然談不上了！我這裏才真切地覺得劍寒和我和大哥們這一類人才是值得

悲哀的。我詛咒那些害死人的教育！現在我不對劍寒輕視了。實在說，我們這一類人
大都是弱者！

大哥的錢，也很快的就用完了。大家於是又鬧窮，又抱衣服進當舖。

劍寒是越痛苦了。咳嗽更加厲害。痰也更加多。臉色也更青了。要吃點藥也沒有錢。大家都勸他吃點魚肝油。他苦笑。他說沒有錢怎麼吃法呢。大家又閉着嘴了。他說：「人家一年到頭是衣食住行藥，而我一年到頭是衣食住行藥，「藥」這個東西是佔我生活中的一大部份呵！」

說完，又只有苦笑。

他家裏來信了，但是拆開來却是說因爲窮沒有錢匯，這實在使他大失所望。病越厲害是非吃藥不行了。最後的決定，他說還是只好去找老師借幾個錢。不過他要我一道去。好我就一道去。

到了他科長老師這裏，聽差跑來把我們接待着，說科長叫等一等，我們兩個於

是默默無言地坐在一個掛滿古字古畫的客廳裏。兩盃濃濃的香茶在我們旁邊的洋茶几上冒烟。房間很清靜。只聽見的打的打的鐘擺聲。靠窗的舖了外國花布的檯上擺着一尊古銅佛，佛面前是一個寶色的小香爐。爐旁邊是一些外國字的洋裝書和一些宋版本的線裝書。棹旁邊是一個大沙發，沙發旁邊是衣架，衣架旁邊是一隻篆字的「禪房花木深」的下聯，再從那四隻梅蘭菊竹的畫屏望過去，當然是上聯「曲徑通幽處」了。從對聯下來望着從窗上映進來的動蕩着的斜陽樹影，並且同時聽見窗外嘰嘰的麻雀聲音，真是令人像坐在清涼山的禪房裏面似的。如果有清磬一聲，定會使得這房間更加肅然的。我的眼睛差不多望疲倦了，但還是只聽見鐘擺很清楚的的打的打聲。這位科長老師還不來。

劍寒在打呵欠了。他本來是直直地坐着的，這一個呵欠使他把背駝起來了。太無聊，我於是再看，默唸完了一付「夫天地者」的字屏，才聽見後面囊囊的皮鞋聲，我知道是他的老師來了。門一開，就看見一個穿着翻領綢襯衫和白嗶嘰西裝褲的

人走進來。嘴上有八字鬚的。我們於是乎站起。我們於是乎介紹。我們於是乎點頭。我們於是乎坐下。這幾個動作倒是很自然的。可是既坐下，大家就只是你望我我望你地塑菩薩。我望着老師，恰恰碰着老師的眼睛，老師就把眼睛掉開望到劍寒的眼睛去了，劍寒被這一碰，可又把眼睛掉過來，我們兩個的眼睛於是乎又碰着了；但是同時碰着同時也就拉開，於是我們的眼睛都又碰着老師的眼睛。於是大家就低頭。清楚的鐘擺的打的打聲又撞進耳朵來了。

我再看劍寒一眼，見他已經鎮靜，嘴唇在動，我知道他要說話了。話還沒有說出來，耳根子先就紅透。快紅到臉上的時候，聲音才細細的爆了出來：

「老師近來忙吧？」

我又望着老師。老師很自然地端着濃濃的茶，讓痰從喉裏呼出吐到痰盂裏，才喝一口，才微笑地吐出一句比較宏亮的一聲：

「呃，還是那樣。」

大家於是又沉默。又聽見鐘擺的的打的打聲。我又望着劍寒。這回我是看見他似乎要振作一下的樣子，把駝着的背慢慢直起來，嘴唇又在開始顫動了。動着動着，剛剛才白了過去的耳根又開始紅了起來。又紅到臉上，又不自然的紅出細細的聲音：

「今天比較風涼些了？」

我看見他的臉上馬上就起着一種癢癢。我於是又望着老師去。

「呃，秋天要來了。」

老師又吐出這樣一句很自然的聲音，算是答覆，可是他也經不住眼睛對眼睛，現在他是從劍寒的眼睛經過我的眼睛再移到檯子上古銅佛的眼睛去了。

馬上我又聽見鐘擺的打的打的聲音。我是着急起來了。很希望他馬上把所要說的馬上說完，馬上就走。真是這樣比在阿毘地獄受苦刑還難受。我真是後悔我不該同他來。我再望着劍寒，恰恰和他的眼睛碰着。我於是比嘴，他也默默地點頭。但是

我看見他把眼睛掉開的時候，那臉上的肌肉更加痛苦地痙攣起來了。我想他一定要開始說到本題了。我又看着他的耳根紅，又看着他的臉紅，又看着他的嘴動；然而——

「師母最近的病好些了吧？」

糟糕！他在腦子裏搜索了這大半天，僅是搜到這麼一句！我覺得這實在是痛苦於無地了。我覺得我們這類人實在是糟糕到極點了。我覺得劍寒真是太矛盾了。我聽見窗外的麻雀嘰嘰聲，應和着窗內的鐘擺的打聲，簡直是在惡意地對着我們嘲諷。我的臉上也痙攣起來。想起了自己，我也才覺得我的身體也是直直地挺着的，糟糕呵！我很憤氣。我趕快就把我自己的背駝着。

劍寒又紅着耳根紅着臉在說話了。轉了許多灣；從失業的問題再談到農村破產的問題；從農村的破產問題再談到故鄉在打仗的問題；從故鄉打仗的問題再談到家裏來信說正在匯錢來了的問題；從家裏匯錢的問題再談到目前肺病的問題；

又從肺病的問題再談到借錢借不到的問題；又從借錢借不到的問題才談到打算找老師借錢的本題；然而說到這本題的時候，嘴唇又痙攣幾次，耳根又紅幾次，話又修正幾次，補充幾次，最後才下了結語：

「學生！學生家裏的匯款一到，馬上就給老師送來。」

說完，臉再痙攣，眼睛從老師的臉上俯下地去，將駝的背又把牠伸直。

「你目前大概需要多少錢呢？」

老師隨便的問着，喝一口濃茶，右手就伸着兩根白白的指頭扭着八字鬚的尾巴。

劍寒又嘖嘖起來了。我看見他的樣子似乎在計算。嘖嘖之後便吐出這幾個艱難的字：

「五——塊——錢。」

我的媽！恰恰是在這個房間裏面，我真要喊一聲「阿彌陀佛」了。如果再不說

完，我簡直逼出一身大汗。的確，劍寒在用一個很憐的手巾在擦鼻子了。我看見老師很遲疑地摸着西裝褲袋子，我很替劍寒擔心着曾遭拒絕；如果拒絕了，受了這半天的苦刑，那才真丟臉。可是要是我，這樣的錢拿牠來幹嗎！

我又聽見鐘擺的打的打的聲音，不知道老師在計算些什麼。忽然他的嘴噙開了，手從袋子裏面伸出來了，兩張鈔票也遞過來了。

「五塊恐怕不夠吧。這，你拿十塊去。」

這倒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劍寒端正地站起來，向着老師來的方向搶入一步，右手接着，左手隨着也虛伸一下，算是雙手。

於是我們便尾着高亢的呼痰聲被送出大門來了。我們點頭。我們向後轉。我們開步走。但是——

「喂喂！」

一聽見老師兩「喂」，我們又再向後轉。這回是很客氣地向我說的：

「這位先生，也請常來玩玩。」

「阿彌陀佛！」我心裏這樣想着，也逼着敷衍了幾句。然後又點頭，又向後轉。又才開步走。忽然劍寒的眼眶要迸出淚水來了，顫聲的吼着，就把兩張鈔票拋到地下，用腳踏着，很痛苦的說道：

「你，我的靈魂又被你出賣了！」

我真是懷疑劍寒瘋了。我向他講：

「算了吧。鈔票的本身是沒有罪過的呵！」

他慘笑，臉像死灰色。我知道他太痛苦了。

不久，劍寒就被他的科長老師介紹到外縣去當司書去了，老王呢，因為窮得沒有「辦法」，沒有錢償還房租和包飯錢，捲着一個小小的鋪蓋捲偷走了。剩下的就是我同大哥同老張老李；但是另外又添來一批新失業的小職員。談起來是同鄉，大

家都又混熟了。但是我們還是沒有錢。

秋天來了。雖是這南京很熱，但是下了一場雨，樹上在開始落下第一片黃葉子的時候，涼意就增加起來了。晚上蓋着一床薄薄的被子已經覺得很冷，就是單穿一件襯衫在街上跑已經是很笑話了。「熱天的漢子好充」尤其是我們窮人，在毒辣的太陽光下穿着一條白帆布西裝褲和一件白充府綢襯衫光着新剪的頭在街上走來走去，人家未始不叫一聲「闊」的。可是冷起來了，這樣子可不行。但是夾衣冬衣都在當舖裏，怎麼辦？沒有辦法呵！烟也戒了。一個銅板的水也不泡了。包飯舖也來催過幾次了。大哥於是不得了地跳起來了：

「非想辦法不可了！」

本來從前的目標是提得很高，非軍官學校不攷的，可是現在是非「忍痛」降低身份去攷教導隊不可了。然而去碰了一下的結果，依然碰了一鼻子的灰，垂頭喪氣地背着一雙空手又回來了。他這一回回來，就更加暴躁，發脾氣，打東西，一個墨水

瓶就給他嘩哪一聲從窗裏甩到天井的石板上碰破了，並且還張着大嘴巴詛咒着：

「他媽的他媽的他——媽——的！」

一翻倒上床，蒙着被睡了。

「打你的，干我屁事！」我這麼坐在風涼的樹下想。

大哥，他們都對他不很好。有時喝酒，仍然避着他，但是却請我去。不但是老李老張，就是新來的那幾個也都這樣。我一坐下，他們就你一句我一句的說大哥如何如何的不好。有的說他跑進房間來不問青紅皂白就喝我們的咖啡茶，有的說他又在我們的枕頭下不由分說就把褲帶拿走了。大家於是把他的壞處全都盡量說出來了。甚至於說到他有錢的時候如何如何的糟糕。最後就決定地下了結論：

「他有錢的時候，不是在請我們，簡直是在玩弄我們！」

於是大哥就在衆人的口裏成了罪大惡極，槍斃無赦的人物了。至於老李說到大哥的糟處，簡直捏着了鼻子，啊啊啊啊，甚至於要嘔吐出來的樣子了。

最後，老張端着孟子向我來了：

『朋友，乾一盃。』

我默默地端着孟子，我沒有想到我應不應該乾一盃；可是終於乾了。老張於是
很興奮的說：

『你哥子是對的。我常常覺得對你總有一種，一種，一種，我不曉得要怎樣說才好。你有點那個，有點，有點，有點甚麼的甚麼呢。那個，我以為，我覺得你的大哥完全和你相反。你的大哥那天生氣的說你：「他，充甚麼清高呀！我看他不吃飯才是好漢！」他說他叫你去交朋友都不肯去……』

他還要說下去，我可聽不下去了。我平時本來是很鎮靜的，老王還說我可怕，喜怒不形於色；可是現在我剛剛喝下去的一盃酒，在從肚子裏湧上來了，辣辣地，很難過。但是我依然鎮靜着，不願意在別人的面前暴露我的弱點。

可是大哥提着一瓶白玫瑰笑笑的張着大嘴巴嚷着進來了：

「媽的，喝酒都不請老子喝！」

一下，就向着老李一擠，站在對面，叫我白一下眼睛。他這麼一來，我的氣更湧上來了。但是我不知道走的好還是不走的好。

大哥又從袋子裏掏出兩毛錢來了：

「老李，你去切兩毛錢的牛肉來我們大家吃。」

「媽的，你有錢！還老子的一塊錢來。」

「我就是這兩毛錢，剛剛是在老趙的牌棹上抓來的。」

「酒呢？」

「隔壁賒的。」

「媽的，沒有錢都要賒來喝。」

「哼哼，「今朝有酒今朝醉」來，乾一盃！」

他的眼睛又白我一下。我是忍不住了。站起來就走。

「不吃麼」大哥說。

但是我已一頭向天井衝出來了，但是馬上就聽見大哥憤憤地重重地從門裏擲出來一聲：

「不吃算鷄巴！」

我頭昏，腦門上像火在燒。不知怎麼樣，我已在公園裏的八角亭前坐下了。涼風掃着枯葉向我的面前飄來，使我的熱熱的頭腦和熱熱的兩頰清涼了好些。好些時候，我摸着空空袋子，漸漸才發現我自己的弱點了。是的，大哥說的那個話自然是可惡；可是我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呢？老張稱贊我，稱贊些甚麼呢！呵，人家在這樣對我好，不也是和劍寒說的「自己製造一種所謂人格，去邀人家的憐憫」麼？從前劍寒去會他老師的時候，我是多麼地覺得他矛盾；可是我呢？我也不是在被人家憐憫着的麼？我不也是在吃着自己的靈魂的麼？我真不知道要怎麼是好！

枯葉捲過去一陣，微雨又飄下來了；可是等到頭都淋濕了我才知道。

但是生活是更加逼迫得不得了了，連最後的一部辭源也賣出去了。沒有法子想，我還是只得去找我的那個秘書同學去。要生活總得要生活下去的。我借了一件老李的舊西裝穿着去了。到了傳達室麻煩了半天，才把會客單子寫好。寫好單子之後，傳達說等一息好；等一息。等一息之後，我就被帶進一間會客室裏去了。傳達又說等一息好；又等一息。一息一息的過去之後，還不見來，我真是有些焦燥了。劍寒會老師的那幅景象又呈現在我的面前，我感着了非常的惶悚，我感着了非常的慚愧，我才後悔我不該來。聽見門外邊的脚步在響，我以為總該來了；可是是一個勤務兵驕傲地走過去，我神經過敏地好像看見他伸一下舌頭似的。我更加侷促起來，肚裏面這樣罵着：「你媽的！」

我於是再等，看見一條黃洋狗從門邊跑過向裏去，又看見一條灰洋狗從門邊跑過向外出，我真是覺得時間是太久了。但是我向壁鐘一瞧，離我進來的時候不過

才兩分鐘，然而我已覺得是兩點鐘了。我於是又耐心的等着。老遠又聽見脚步聲，我以爲該來了。慢慢地一步跟一步地沉重地走來了。我心裏很慌亂，那一步一步的聲音簡直是一下重一下的踏在我心上。我有點惘然了。脚步快要到門邊了，我的心裏就一跳，一看，却原來又是一個職員走過去。我又詛咒着：「你媽的，給老子開甚麼玩笑！」

我於是又等着。我想，這時候，他一定在辦完一件公文了，一定在插筆了，一定在放公文到黑皮包裏了，一定在喊倒茶了，一定在漱口了，一定在吐痰了，一定在看我的會客單了，一定在開「尊腿」了，一定咳嗽嗽的出來了。一進來，一定是：「哈囉！好久不見了。身體好吧？」於是我們就握手。

一個勤務兵又慌慌張張地跑出去，馬上就驚醒了我的幻想。

這時我看鐘，已經過五分了。我真是後悔我不該來。我想，他媽的，走吧！我焦急得站了起來，衝着門就要跑出去。可是我在門邊又耐心的站着，覺得既來了，又何必這

樣我又退回去。我這回是數着壁上的鐘：一二三四五……媽的，這半天才走二十秒！我於是想看看字畫混混。可是沒有。只有一張孤另另的中山像在那當中，除此只有些沙發，椅子和花瓶之類。難道去鑒賞花瓶麼？可是我又不會攷古董。在現在肚子餓得這樣，那裏還有那些閒心！我再向門外望出去，聽聽有沒有聲音；可是靜靜的，還不來！

我實在忍耐不住了。我非走不可。我向着門走去。可是在門口我就和一個人碰一個照面，是一個穿緞馬褂的傢伙。不認識。走我的。

「喂，你是不是會祕書的？」

我掉過頭，看見他手裏拿着的就是我寫的那張會客單。我一怔的站着了。媽的，搭甚麼架子！哼，同學！我這麼在肚子裏面罵着，不高興的走回原位去。

穿馬褂的這位傢伙緩緩地尖着十個長指甲的指頭把那張會客單鋪在茶几上。才咳嗽，才吐痰，才問我：

「你先生是祕書的同學吧？」

「是的。」我答。

「他說你最近很窮困吧？」

「是的。」我答。

「他說——」

「是的。」他還沒有說完，我就已經答出來了。

他見我這樣的硬，也有些氣憤了：

「先生，你要想到，你是來會客的！」

「是的。」我答。

「但是你先生何必生氣呢？」

「是的。我是來會客的。我不是來討飯的！」

「你才豈有此理！」

「要你才豈有此理！」

我站起來抓起我借來的帽子衝着就走。

「他媽的！」接着就聽見會客單紙撕碎的聲音。

我回過頭望着他那凶惡的眼睛，但是沒有辦法。

「他媽的！」我也這麼報復一句，三步兩步的就衝出來了。離開了衙門，我還回

過頭來向裏面罵一句：

「他媽的！」

憤憤的走回來，我才又感覺到我是多麼的可鄙！

我決心要離開這南京了，到修理汽車的朋友羅蓮那兒去。

在羅蓮那兒住了幾天，我又感覺到一些快活。他從前也是和我們在南京同住的。他現在是修理汽車的工人了。他比我對於社會的認識清楚得許多。我又才覺

到我的淺薄。可是我在他那兒還是弄不來，這樣生活下去也不是辦法。恰恰在這時候，有一個營部招考司書，一百個人赴考，我居然一個人考上。住了兩個月我又隨着部隊開到南京來了。當我才考上司書的時候，又得到劍寒的來信，說他又失業到南京來了。住的地方依然是鼓樓街的那個房間。

到南京的這一天，很冷，下着雪，但是我馬上就跑去看他。附近的街道都很冷落，大哥從前賒東西的那間店子也倒閉了。我從堆滿雪的天井走進去。第一個搶進眼裏來的，是這宿舍荒涼的景象。階沿下的那株在熱天可以乘涼的樹，現在是已經黃葉落盡，乾枯的樹枝上堆滿了白色的雪花；樹子顯得很瘦了！

這時候，大哥已考進軍官學校，老李老張們也走了，就是那後來的幾個同鄉也不知分散到那兒去了！許多屋子都空空，木板床翻在地上，檯子上鋪滿灰塵，許多老鼠屎和爛字紙更是堆滿一地了！雖是有幾個房間裏因為聽見我的脚步聲而探出來了幾個頭，可是都是生面孔，很快就縮進去了！這社會真是不斷地在變，而且變得

非常之速！我這時才親切地感着一種「天涯零落，」「桑滄幾度」之慨！

走到劍寒的門外邊，我怕弄錯，帶着雪花從窗洞望進去，就看見孤另另的劍寒依然沉默地坐在帆布床邊，兩隻呆夯的眼睛像思想甚麼似的望着那灰暗的角落。屋裏依然很簡單：一張檯子，一個小凳，一個網籃，而他的那個皮箱子却不見了！地下多着的仍然是一些字紙和口痰。

我推開門進去，他吃的一驚，呆呆的望我幾秒鐘，才驚喜地伸出他的手來：

「你來了麼？」

我們握着手。我覺得他的手冰凍似的冷，簡且是一把枯骨頭。我真是爲他打一個寒噤。

「真想不到！真想不到！」

他又這麼說着。

「你不冷麼？」我說。

「有甚麼辦法！」

他又很淒然了。這時我才把他看清楚：他的頭髮很長，鬍子也很長，臉皮長進去，骨頭長出來，眼睛似乎大些了，嘴唇是很乾濡的。臉上因為汗毛很長，更顯得蒼白，身上穿着一件如果當還可以值得幾塊錢的舊大衣，大衣下面的西裝褲還是半新的，可是皮鞋已經很破了。

我們於是坐下來談談我們近來的事。

他說起他的箱子賣了還不怎麼；可是一說到他的老師也失業回家去了，似乎不勝慨然。他目前最嚴重的問題就是房租同伙食。包飯舖的錢是少不了的，已經催過一次了。衣服已經常了好些，目前惟一的希望就是看家裏能不能寄幾塊錢來。可是家鄉又在打仗，這倒是十分擔心的。這回的戰爭比從前更厲害：有飛機，有炸彈，有毒瓦斯……所怕的就是這一點；因為家裏已經危險過幾次了。說着，他就只是嘆氣。又咳嗽，又吐出一口濃痰。坐了半天了，我才覺得我們缺少了一件甚麼事還沒有做。

我拿出兩支香烟來，取一支給他。他仍然默默地用兩個黑黃的尖細的指頭夾在嘴邊吸着。可是他才吸一半就把牠弄熄了。我很奇怪。馬上就看見他拉開抽屜，在許多亂紙堆中找出一個孤另另的銅烟盒子來，苦笑的說着：

「這東西還是去年買的。買的時候很貴，現在却非常便宜，說是經濟恐慌的原故。可是到了我們的手裏就不值錢；要不然我早賣了！」

他一面說着，一面就把那半支香煙孤另另地放在烟盒子裏。我才有些恍然。趕快再從我的烟盒裏再拿出四支香烟來。

「你又何必呢？抽吧。」

他接着我的香烟，又才把那半支烟重新點燃，尖着兩個指頭默默地吸着。他說大哥只來過一回就沒有來了。

「朋友，我得了一個這樣的經驗，有一種粗鄙話說的：你我弟兄，前世（錢是）弟兄，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我的」！」

他又搖起頭來了。

我安慰着他，勸他甚麼都不要亂想，好好的養病，我拿着錢一定送幾個來。

他孤另另地站在門邊看着我踏着雪走出去。我知道他一定又望着我的背影嘆氣了。

我回部，書記長就說要辦報銷。我們司書一共是三個，可是那兩個是營長的親戚。幸而他還缺一個親戚，不然我也不會被考進來了。平常那兩個司書就不大辦公事的，頂多不過寫點馬馬虎虎的命令；營部的呈文又多，大部分都要我抄。有時抄的呈文還要受營長許多很麻煩的指摘。又說抄得太密了，又說抄得太鬆了。密了的太密，鬆了的太鬆。要不是書記長同情我一點，我早就被滾蛋了。我真是憤恨得火起。可是還得幹下去。我如果遇着呈文多的時候，分一兩件給那兩個司書抄，可是他們都很氣派地向着我的櫃子上一丟：

「這是營長派你的」

我楞他們兩眼；他們也楞我兩眼。有時候他們就專門挑撥書記長想要他來和我搗蛋。我只有在肚子裏面說：「他媽的！」

這回要辦報銷，當然又累在我一個人的身上來了。我不能息氣地就一直辦了兩個禮拜。我曾經接到劍寒一封信，沒有郵票。我知道一定是劍寒親自送來的。裏面沒有說甚麼，就是希望我去看他。我很想給他送幾塊錢去，可是薪水還要幾天才發，預支是不行。我只好又空着手去見劍寒去了。

這回我一到門邊，看見他依然孤另另地坐在床上，呆想。我剛進去坐着，他就很憤氣地在檯子上咚的一聲捶下一拳，檯子上的灰塵都跳了起來。我很奇怪。難道我得罪他了？可是他緩一口氣，就兩眼淒然地把一封信送進我的手裏來了。我拆開一看，原來是他家鄉的一個朋友寄來的：原來他的家裏已經在這次的戰爭中給炸燬了！

「他媽的！」

他這麼罵着，頹喪地坐下去了。從來我沒有看見過他這樣暴躁過的。我真是爲他惘然。我不知道要向他說甚麼話才好。

我們大家都默然了。

正在這時候，門忽然一開，隨着白雪的反光射進一個警察和一個小夥計來了。

「先生就是他！」

小夥計指着劍寒說。

「你怎麼不給飯錢給他？」

劍寒骨悚地站在察警的面前，臉全紅了。苦痛地顫着嘴唇，只是說不出話。

小夥計又叫起來了：

「我們遇騙過幾個人了。這回可不行！我催過他好幾回，他總是天天推。推到那天呢？」

這時候，隔壁住的幾個人也圍在門口來看熱鬧來了。

小夥計又叫着：

「吃得起飯給不起錢！沒有錢你就不要吃飯！」

這回劍寒感着很大的侮辱，可真動起氣來了。手一揚，但是他馬上又縮回去，痛苦地咬着他的乾癟嘴唇。

「你要打麼！」小夥計又叫着，而且挽袖子。

門外邊的看客們都笑起來了。

我趕忙把那小夥計勸着，並且走到門口去說：

「沒有甚麼事的。請回去。」

但是那些人還是不走。我只好回過頭來，只見劍寒的臉上由紅而青，由青而紫，乾癟癟的眼眶死死的睜着。我於是先勸小夥計，再勸警察。我說這個錢算我的。小夥計還不肯。我再說我們的「營部」不會跑的。總算是我胸前的這顆圓圓的證章給

他保了險。小夥計望了半天，才說明天一定要。我答應他後天。小夥計才答應着同警察一道出去了。臨走還說：

「看在你先生的面子上。」

走出門，還拋來一句：

「他媽的，不給錢還要打呢！」

看客們也就哈哈地作鳥獸散了。

這一下，劍寒麻木地坐在床上。我們大家都相對無言，等到他緩過了氣之後，我又坐了半天，才說走。臨走的時候，他的嘴唇又開始在顫動，我知道他又要說話了。動了半天，他才說要向我借兩毛錢。真是糟糕得很，我連兩毛錢都沒有借給他的；我就只剩幾個銅板。可是幾個銅板也要。他忸怩地從我的手心尖着指頭拿去了那幾個銅板之後，我很難過：人到了連幾個銅板都要的時候，實在是走到絕路了！我苦笑着迎着他的苦笑，從他那鬍子蓬鬆的嘴唇望到他那亂頭髮下面長滿霉灰色汗毛的

死青臉子，頓時覺得他委縮下去，有着三十幾歲人的蒼老！

我這回是帶着眼淚從他那陰慘慘的眼睛下逃出來了。

回來的那天下午，我非常難過。我真是從來沒有這樣過。我想鎮靜，但是不能。晚飯也不吃，我就呆呆地在床上坐了半天。聽見淒厲的熄燈號聲從冰冷冷的空氣中傳進來，我才知道夜深了。和着衣服我就倒上床去。

第二天起來，心頭平靜好些。但是公事又忙起來了，使我非常的煩躁。我把筆丟下，想到房間裏去平靜一下，可是勤務兵又來喊：

「營長叫你寫命令！」

是的，營長叫我寫命令。我懶懶地走回辦公桌去，馬馬虎虎的又應付一天。

第二天我決心跑去支錢。可是不行，不行就拉倒！我只好把我剛剛贖出來不久的衣服又送還進當舖。拿到八塊半錢，我就準備給劍寒送去。可是勤務兵又在街上撞着我了。又要我回去寫命令。他媽的，真麻煩！我剛剛走進營部，勤務兵就給我送一

封信來了，一看，是劍寒的草草的筆跡，好像在預告我將有甚麼事變要發生，我的心更加零亂了。信拆開，是簡單的幾句，我搶着就看下去。

「朋友！永別了！我想你也許不願意我就這樣痛苦下去的吧？我很痛苦！我二十三歲了。但是這二十三年中我只是端端正正的站在人面前，同時彎着背流着我牛馬般的血汗。然而我得着的是些甚麼？貧困，侮辱，肺病！也許我是一個弱者！這世界我甚麼也沒有！只有你是夠朋友的。所以我希望你替我記着明年今日今日時正是我的週年紀念！朋友，別了！

你的朋友——一個弱者劍寒

我斗的一驚，頓時感着非常的孤獨和悲憤。命令也不寫，我衝着就冒着雪出去了。

剛剛走進天井的時候，我的身上已經堆成了白色。屋簷周圍還在亂七八糟地飄着大大小小的雪花。宿舍簡直是鴉雀無聲，我望着那瘦瘦的枯樹，好像覺得這世

界全都死滅了。

雖是看見劍寒的房門那樣虛掩着，但是我却沒有勇氣去把牠推開，如果一推開，一定是那種「鳳去台空」的空虛將會把我吞滅了。在這兒將要失去我所有的一切！

我黯然地站在房外好久。

最後我決心把門推開了。可是這又使我吃驚：那帆布床上一個黑黑的東西是甚麼呢？[？]那黑黑的東西也坐起來了。

呵！劍寒！

我一把就把他的手抓起兩個又默默地沉着眼望了幾秒鐘。可是今天劍寒不是穿的大衣和西裝，而是一件薄薄的骯髒的黑夾袍。他一面抖着，一面握住我的手。但是他今天的臉上却又比昨天平靜了許多。

我一放開手，他馬上就委縮着一團坐下去了。

「你何必又要自殺呢？」

他苦笑了一下，却並不慚愧。

「請不要提吧。那已過去了。」

我們默默地平靜地對坐了好久。

「死，」他堅決地說，「死，實在並不算甚麼一回事。」

我立刻感到一種嚴肅，接着又聽見他說下去：

「人，無論活到一百歲終是有這麼一天的。我覺得這實在並不難。但是當我把那封信送進郵筒裏去的時候，我立刻感着我非常的慚愧：我真是一個多麼弱的弱者呀！比如我給你寫信，在郵筒旁邊的時候，我就馬上覺察到我還沒有堅決。我馬上覺察到這社會好像還有一種使我值得留戀的東西。我還要活。我還要活下去。我還要再認認清楚這社會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人家都不死，我爲甚麼要死呢？」

聽完他的話，我心裏才又恍然。

「大衣呢？」

「當了。」

「西裝呢？」

「賣了。」

「錢呢？」

「給飯店老板了。」

然而外面的雪還在瘋狂地亂下。我看見他抖得太厲害，說話在戰，嘴唇很烏。我馬上就把我的大衣脫下來給他，但是他堅決地不要。

「何必呢？」我說。

「你呢？」

「穿上吧。」

他默默地穿上了。短大衣套上黑長袍，簡直非常的滑稽。可是我們這時沒有那

種心情來笑。可是我們也終於苦笑。

我想起寫命令的事情來，馬上我就拿出我的錢。可是他又堅決地不要，而且紅着臉。我知道他一定不要的。他正慚愧着他的寫信。但是我堅決地放在他手裏就走。但是他馬上脫下大衣飄着一個黑色的影子追來了。

我只好站着。

「那，我就留着這三塊半錢好了。」

我看見他那堅決的神情，只好收下那一張五元的鈔票。他還跟着我走兩步。

「朋友，請相信我：我還要活，我還得活下去的。好吧，我們就再見！」

「再見」的兩個字說得非常重，眼睛在閃着幼稚的光。我站在馬路邊，又望見他在那殘酷的亂雪中，躲過哮喘的黑汽車，聳着瘦削的肩，飄着一個淒厲的黑影子回去了。

我回部來又挨罵。可是我不理。眼前還閃着劍寒孤獨的影子。

第二天再去看他，可是房門大開着，裏面除了一張孤另另的櫃子和凳子，甚麼都沒有了。我又很吃驚；可是我馬上又平靜下來了。我知道他一定去找他的活路去了；可是我心裏總有一些黯然。

那櫃子還是我幫他抬進來的！我苦笑。

第二天就接着他從蘇州的來信：

「……我這人真是到處倒霉。我跑來寒山寺，我的這個朋友却病到只有一線微弱的氣息，恐怕就是明天的交易了！肺病對肺病，我真不知道這社會是個甚麼東西！不過，請你不要替我心焦。目前的生活當然只有承繼他的「遺業」！我預想着我將要替人家抄那種迷信的東西，我心裏已經有些黯然而不過，我在這裏加重一句：我是不願死的！」

我望着信箋，噓出一口氣。我的心平靜下來了。

後來我們的部隊又開到安徽去了。可是在這期間我的生活越加痛苦；那兩位司書和我的衝突一天天地更加加強了。有一次，我從早上就抄到半夜，天氣雖已是夏天，可是一次傾盆大雨，頓時使我感着非常的寒涼，我馬上就打一個寒噤。喉管癢癢地，正在懷疑的時間，一咳，就是一口濃痰，綠閃閃地從電燈光下反映到我的眼睛，我馬上想起劍寒來了。這實在使我吃驚不小。原來我這強壯的身體居然也有這麼一天了！

劍寒我們還是常常通信。他又輾轉流浪了許多地方了。

有一天，營長又來一個親戚了。他常常賊頭賊腦地觀察我的行動。在我們的辦公室坐了不久，他就東翻西翻地攪起公事來了。營部裏面正沒有缺額，我不知道他來幹些甚麼。我吃驚着我的位置也恐怕不久了。果然，有一天因為一個「莫須有」的罪名便把我裁掉，名為「裁」已經是給了我許多的面子了！

難道我就在這兒流落麼？

我憤憤的離開了營部，真不知如何是好。

我在還未被「裁」的時候，就生了一場病，僅有的一點東西也當了一些。現在被「裁」出來，我真是恨不得生有一雙翅膀飛到別處去。可是不能。我只好寫信回家去想辦法。可是到了我賣到最後一件舊西裝家裏的信還沒有來的時候，而我已經是頭髮森長，鬍子蓬鬆，一件飄飄的單衫也捉襟見肘了！我這回才親切地感到我從前看見的那些痞子也就是這麼「痞」起來的了！我不知不覺地不洗臉，我不知不覺地不梳頭，我甚至於不知不覺地用袖頭揩起鼻涕來了！

幸而好。我說「幸而」好，有一天我碰着書記長了。一看見我孤獨地站在街角落，他就不勝詫異地驚叫。在從前他似乎比較知道我一些，他對我那種倔強的性格是稱贊的。當我被「裁」的前一天，他恰巧因公到別處去；如果他在，我也許不至於馬上就被裁了。

現在我知道他是回來了。想避開，可是他已一把把我拉着。他說：

「唉，真想不到！」

我似乎記得他有回這樣說着：要不是營長是他的同學，他早去了。他似乎也表現在討厭這社會的樣子。

這回我又被他「憐憫」着了。他介紹我在他的一個朋友的部隊去。那兒正缺着一個司書，自然我就去補上。

而且我們也就很快地開到杭州來了。恰好家裏又匯了一些錢來，我於是趕着秋涼又添製一些東西。

這時正是東北鬧着「鮮案」問題的時候。劍寒依然常來信，他提起××帝國主義侵略的問題，就非常的憤恨。他說，我們一生的痛苦，就是這些敵人。他自己呢，依然還是那樣。

忽然在「一九一八」爆發不久的時候，他居然跑到杭州來了。可是太湊巧，剛剛是他到了杭州的前一天，我又宣布失業。我們兩個在旅館相逢，又不勝黯然了。

他這一回來，依然很枯，臉子依然瘦削而蒼白，口痰也依然多，依然是那樣的態度，依然用兩根細細的指頭夾着半節香煙。他很興奮，然而又很頹廢。他說他這回來就是打算來約我一道去參加義勇軍的，他說只有這才是出路了。我也這麼衝動着。我知道，父親他們寄錢給我，他們的目的也不過是希望我將來升官發財，他們好當「封翁太君」，可是我不能。我很痛苦。我不能爲他們的「光榮」而犧牲我的靈魂！呵！不過我對我的出路還是依然很渺茫的。這回寒劍來約，我也攷慮了一下。可是自己也很頹廢，常常鬧着要喝酒。於是他所說的「打算」也影響到我的不堅決了。看見那種懇求的眼光，我不得不又把我的衣服從箱子裏拿進當舖，又從當舖把錢拿着上酒樓。他似乎比從前爽快得多，舉止也比較隨便些。他興奮地一盅一盅地灌下去。這我倒擔心起來了。他的病，還有我的病咳……這又使我對他捉摸不定。喝醉了回來，臉色在電燈光下顯得絕青，可怕。不到半分鐘，他又跟踉蹌蹌地倒上床大吐起來了。一吐就是滿床都是煩糟糟的一些臭東西。於是不得不不要勞我的駕給他打

掃一番。

可是他却小孩子似的在床上哭了。

「哭甚麼呢？」

我撫着他的肩膀，有些不高興起來了。我想：「這簡直是一個十足的弱者。」

可是他仍然絕青着臉，閉着嘴，使我感覺到他的那樣子有些不太順眼。

可是他又要起茶來了。口裏不絕地喊道：

「我很痛苦！我很痛苦！我很痛苦呵！」

這真麻煩！既不能喝酒就不要喝酒！我把茶給他端去，他只喝了一口又不要了。

可是隔一會，他又要。

我看見他這樣子，心裏更加警惕：我也有肺病呵！因爲一想起我的病，我就對他更加討厭起來。我覺得如果他要這樣下去，我的病會更加深的。在半夜的時候，他還哼着要水；我實在有點怕麻煩，不理，假裝着打鼾。我馬上就聽見他嘆氣的聲音：

「呵，睡着了！」

我第二天起來，只好誠懇地勸他：

「你的病太厲害。不要喝酒了。」

他答應我說：

「是的。」

他再提起參加義勇軍的問題，我幾乎對他有些不相信。只是「是呵，是呵」地漫應了他。我似乎這樣覺得：「像你從前那樣慘的生活，是我，要幹甚麼早就爽爽快快的去幹去了。」

可是到了下午，他又狂熱地興奮起來，又閃着懇求的眼光又叫着要去喝酒了。我就裝着沒有聽見沒有看見的樣子，支吾地說着：

「大哥大概明年就要畢業了。」

我在急忙中的支吾，不知怎麼別的不找，恰恰找着這句話，我自己也覺到一

些慚愧。可是到了他第二次說着要喝的時候，我看見他那種口饑然而又痛苦的樣子，我又不自然地從箱子裏拿出一件衣服來了。

我們於是又上當舖。在當舖的高櫃鐵窗前，我看見他輕鬆似的在階沿上走來走去；然而我自己却感到一種不滿意：這「衣服是「我的，」這已是第三件了！雖然我覺得我這種觀念太卑鄙；可是我總覺得他實在太不應該。

我們於是又上酒樓。他於是又大醉。於是回來又吐，又吐得滿地都是！今晚上我感覺到我很疲倦，連着就咳了幾下，又吐了幾口痰。我於是不再管他吐不吐，倒上床上就睡了。

半夜仍然聽見他哼着要水的聲音，可是仍然裝着睡我的。

第二天他起來，悄悄地把自已吐的東西打掃淨了。他說他頭脹，再又睡下去。我覺得我這兩天來完全攪在一種昏天黑地裏面。

現在我需要出外去風涼風涼一下了。從湖邊逛了一下回來，我輕輕地走到門

邊，就聽見他在房裏面哼着一種慘然而痛苦的聲音。我又覺得我又墮入昏天黑地裏面了。我於是又回過頭再出去風涼一轉。

第二次回來，他已坐起，沉默地依舊無言，再不像前兩天的那樣有說有笑了。我們倆的中間似乎建築起一道高高的牆壁起來了。我也不講話，晚上很早就睡覺。

他第二天起來，已不再說要喝酒。他的嘴唇在動似乎要講甚麼話，可是我總是不自覺地把頭掉開，有時候我先就敷衍着：

「今天的天氣又更涼了。」

他於是又沒有話。

第二天，我很早就出門。可是這天回來，房裏面只是一個短短的紙條，却不見了劍寒了。我也並不吃驚，只把條子看了看——

「我很痛苦。我覺得我太對不住你。我才深深地知道我還是一個弱者呢！可是這很好，這給了我一個很大的教訓。從前我總是那樣因循，苟且，而動搖的

人物！現在我知道了。縱然是窮朋友，縱然很好；如果是在「私有」的關係上還是不行的。從前我還有這一點幻想，可是現在我對於這一點點舊的幻想也完全被打破了。我很感謝我們這回的遭遇；這是推進我到光明的道路。朋友，永別了，願你珍重，願你努力！也許我們將來還有相逢的時候也說不定。」

我這時才有點吃驚起來了。我才覺得我自己還是這樣一個卑鄙，齷齪，自私自利的人物！他去了也好，我必得重新來改換我自己，重新來努力！

果然，他現在是被捕了！可是我一直到現在重新努了些甚麼力呢？從杭州回來，又呆在這南京！半年來所過的生活，不過是看了些新書，不過是依然在從前那種「人格」上「重」了一些「新」，不又是依然被別人憐憫，被家裏憐憫着生活的嗎？我呵！我才真正是用強壯而清高的衣裳包着一個卑鄙靈魂的弱者！

等到了半夜，大哥却醉醺醺地回來了。臉紅噴噴的。大嘴巴哼着糊塗的軍歌，雙

手向上一伸，兩腳跟着一飄，隨着一個呵欠聲就倒上床去了。我爲劍寒的事很着急。跑到床邊去問他，他驚異地張開眼睛看我；但是隨即又閉着。我知道他今天准又和畢業的同學們到歌女的家裏喝酒去來了。我再把他弄醒問道：

「劍寒的事怎樣？」

「哪個劍寒？」

「怎麼哪個劍寒！」

他才勉強睜開眼睛憤然地說道：

「管這些事幹甚麼？」

他又閉着眼睛了。

我很憤氣。「你們這就是同學！」我這樣的想；不過，我馬上就記起劍寒在杭州留條上一句很深刻的話：

「縱然是窮朋友，縱然很好，如果是在「私有」的關係上還是不行的！」

大哥當然更靠不住！這兩天大哥和我吵過後，我自己的一些模糊的打算，現在由隱晦而明顯，很清楚地在我的面前擺着這一條大路來了。沒有容許我再猶疑的餘地；不容許因循，不容許苟且；大哥和我，自然是各人走各人的。

天亮的時候，大哥一提起劍寒又逼着我回家去：

「你看劍寒吧，混得好，現在怎樣呢？我是要負責任的，我不能讓你這樣流落下去的！」

說他的；我不理。本來我先還打算讓大哥先走了再說；可是我現在是非先走不可。我等大哥搖頭擱腦地去領憑照的時候，我把我的箱子和鋪蓋捲收好就到下關搭火車去了。

在滬寧道上的四等車中，我望着那些苦着臉而沉默着的襤褸人們，馬上就連想到沉默着的我自己，而且閃電般的馬上就連想到默沉着的劍寒。我想此刻的他，一定是正在背着手站在那黑暗的當中，用沉默的憤怒挺着胸對着一切要來的苦

難吧……

一九三四，一月。

原
书
空
白
页

恨

自從昨天同文書記官頂了幾句之後，楊明就一夜都睡不着。心頭一時是恨，一時是悔，一時又是怨。天氣熱，自然是不大覺得；但是蚊子却不斷來相欺。舉頭望着天花板，天花板漆黑，一切都漆黑。然而嗡嗡，蚊子又來了。楊明就這樣翻過去翻過來，在那硬木板的床上想着同文書記官頂撞的事情：又恨，又悔，又怨。半睜着眼睛就看着天亮。

事情當然是劉司事豈有此理；但是文書記官也太可惡。護送美國斯密斯顧問的命令雖是重要；然而那是劉司事他們的事情，他不寫還要哪個寫？劉司事把公文攔下來，諂媚着李參謀往那個婊子家裏抽大烟去了；當然是劉司事的不對。楊明想：「我不過是服務員，不過是派我來書記處幫助抄寫一下的。在平常，重要公文

又不曾給我抄過。而這回劉司事却一口咬定我，而你姓文的也一口咬定我。他媽的，都是一批狐羣狗黨！」

楊明又想着他唯一的朋友魯健最近來的一封信。這回魯健的態度更明顯：他要求光明，他要掙脫一切鎖練，他要為勞苦大眾。他這樣警告楊明：世界已到了嚴重的關頭，帝國主義瘋狂的戰爭已將開始，國已經亡了一半了，你願意就這麼死亡下去，沒落下去麼？當然，魯健的這些話雖是為楊明所懂得；然而却不能打動楊明的心的深處：他不懂得楊明的生活。所以昨天楊明寫了一半的回信上，雖是說到對民族的深處：他不懂得楊明的生活。所以昨天楊明寫了一半的回信上，雖是說到對民族被宰割的悲憤，說到對自己的生活的苦悶和不满；但是說到為大眾，說到怎樣幹，句子間總是那樣支支吾吾的。寫到這裏，就因為同文書記官頂撞起來了，不曾寫完。那時文書記官站在他的對面，左手抱着白銅水煙袋，右手在棹子上一拍，兩片薄嘴唇就顫顫地罵道：

「你是服務員，你是服務員，你再說你是服務員，你是……」

楊明的臉子也發白。（他近來的臉子只要一動氣就常常發白了。）他一手按着信紙，硬挺挺地沉着臉，站在文書記官的面前，嘴才一動：

「我……」

文書記官馬上就爆出一句：

「你，我曉得你是軍官畢業生！軍長是你的校長！你……」

吼着，手一揚。楊明神經過敏地以為耳光來了，頭就趕快向後躲一下。幸而文書記官的手板是拍到桌子上的。但是楊明已經駭出汗了。

其實楊明並不是神經過敏，倒是對於耳光太熟了的緣故。楊明於是恨，一動一動的鼻尖對着文書記官怒冲冲的圓臉，呼吸都好像艱難起來。劉司事自然是氣憤憤地站在旁邊；而那些司書們却在後面嗤嗤的笑，擠弄着鬼眼；至於那六七個勤務兵則只是在窗前搖頭擺腦了。沒有人勸，自然弄得更僵。好在忽然之間，文書記官的心血來潮，覺得對這樣的小子要生這樣大的氣，未免這小子太不配了。何況文書記

官在平時常常講着甚麼正心修身養氣之類，而今天的生氣是有壞身體的。他於是和緩一下呼吸，在烟盒裏抓出一團黃煙絲，裝上煙斗之後，就憤憤地把袖子一甩出去了。走到門邊，他還回過頭來喝道：

「你，等着吧！……」

頭一轉，去了。

窗上射進來的太陽，照着四圍狼一般的眼睛，照着楊明瘦伶仃的身體。

楊明想着昨天的這些，他那顆頑強的心又震動起來了。他覺得魯健是對的，是有骨頭的人。他想：

「他媽的，人就這樣活下去麼？都是人，……受氣，受氣，受氣，……」

天剛剛亮的時候，他就想起身，給魯健另回一個信。然而疲倦得很，頭才抬起來，馬上眼睛一黑，頭又倒下去了。他近來是這麼的不行。身體也很壞，從前那種頑強想出頭的念頭也破碎了。從前以爲說：「努力，」「用功，」「上進，」然而東碰西碰，到

處是壁頭，到處是釘子，到處是可怕的白眼，以爲說幸而在此地當了服務員，然而每天從早到晚都是——

「服務員，參謀叫你！」

「服務員，副官叫你！」

「服務員，書記官叫你！」

這裏還沒有弄好，那裏又受了申斥。司書們一黨的排擠還不算；勤務兵們也常在窗前搖頭擺腦地做着難堪的樣子——那樣子好像說：

「你小子也想出頭麼？吐口口水自己照照看！」

楊明自然很憤怒。眼珠子才一挺，馬上就記起勤務兵在房間裏給書記官耳邊上說悄悄話的樣子，馬上就看見自己飄搖的飯盤，馬上就連想到曾經睡過的小菜場的櫃台。於是衝上腦門的憤怒，又漸漸從腦後，從脊骨溜下去了。

楊明的憤怒，正好同他的笑一樣。他也需要笑的。有時偶然在副官司書們燈前

坐着談笑的場合，楊明也偶爾笑一下。然而衆人却忽然齊斬地不笑了，都張着一雙鄙視的眼睛。楊明只好收着沒有完的笑，紅着臉，搭趑搭趑的走出門去。一出門，就聽見房間裏哄堂的笑聲：

「哈哈……」

楊明恨恨地就向着黑暗的空中打出一拳：

「哼！狐羣狗黨！」

楊明也知道，司書們都同他爲難，當然是賣饅頭見不得賣包子的，誰都防備着誰擠了誰的飯盤。

「天曉得，而我是服務員哪！」

他一面走，一面這樣冒出一句。這當然一半兒是憤恨；但是一半兒却有一種解釋的意思——意思好像說：服務員決不會擠掉司書的飯盤的。

然而從此以後，那無情的利害衝突，在各人的心中暗暗增長；而楊明一天到晚

在別人的指揮呵斥之下，勞頓的倒上床，就只有臉向着壁頭嘆氣兩聲。

自然昨天剛剛和文書記官頂了之後，楊明曾嘆氣，昨晚上也嘆氣；然而今天早上已經不嘆氣了，心頭湧上湧下的只是憤恨。

x
x
x
x

—

楊明記得：好像從生下來的一天起，就受着人類的所謂「氣」了。外人還不算，就是自己的叔伯的弟兄也要罵幾聲：

「你媽的，你是甚麼東西！你媽是小老婆，你是小老婆的龜兒子！」

罵着罵着，對肚子就是一拳。楊明哭了。跑回去，母親總是眼圈紅紅地罵他不好。「兒，專心些，讀書，出頭，你要專心呵！」

楊明讀書是專心的。梅貢爺有時候也誇獎幾句。那正是梅貢爺死了老婆，楊明

死了父親的時候。楊明的母親當然還不老，而且還有點小小的遺產。伯父們已經垂涎好久，催過母親改嫁；所以梅貢爺每回走過楊明的門前，就要把眼角向門裏望一下了。

有一天梅貢爺祭孔回家，順便送母親一方羊肉。當梅貢爺坐在母親對面，楊明給他點燃旱烟的時候，梅貢爺曾經含着煙桿，這麼稱贊楊明一句：

「楊太太，你家楊明雖是年青，然而這麼老成，將來你有福了。」

梅貢爺說話的時候，雖是眼珠子只在母親的臉上溜，然而楊明是高興的。他直地垂着手站在旁邊，越顯得他那學着書香人家的老成樣子。

但是楊明的這個「老成樣子」一在犄角遇着幾個流氓的時候，全身都發抖了。一個流氓喊：

「楊明！給老子站着！」

接着第二個流氓就跑了上來了。

「來，老子摸個臉！」

一隻污黑的手在楊明的右臉上摸一下。楊明的臉紅了。口裏還說不出甚麼，又伸來一隻手，左臉上又給摸一下了。今天這侮辱，比往常更厲害，這顯然是自己太不抵抗了。楊明於是怒，口裏喊道：

「你媽……」

大的一個流氓握着拳頭喝道：

「你罵誰！」

同時牆角那邊又跳出一個人來了。楊明的眼睛不會花，認得是大伯伯的兒子楊宏。心裏就覺得今天很有些不平凡了。只見楊宏撈手挽腳的說道：

「你媽的，你也罵人了！」

說着，伸出手來就要摸臉。楊明一手架開。楊宏喊了：

「你媽的，你媽偷人，你媽偷梅貢爺！」

幾個流氓就哇哇啦啦地叫起來了：

「呀呀，偷梅貢爺呀！」

楊明記得母親病着，自己從來就在母親的房裏睡。現在一聽見這謠言，氣得眼淚直淌。有人就說：

「嗨，笑了！」

於是一個最小的流氓就接着：

「一笑一笑，黃狗兒標尿！」

楊明氣得在地下尖着指頭抓一塊石頭甩了出去。可是大的個流氓却衝上來，了，捏着拳頭喊道：

「你媽的，你打你打！」

一拳一脚，楊明就按着自己的肚子蹲下去了。等到痛完之後，站起來，巷子裏已不見一個人影。

憤恨的走回家，一進門就聽見母親病倒在床上的呻吟聲。楊明今天也有點看不起母親的樣子。他覺得他所受的侮辱，都是因為母親。心裏這麼憤憤的想：

「你爲甚麼要變小老婆呀！」

母親叫着要藥，楊明也不大理。

然而母親在床上哭了。

謠言散佈開來，街鄰都當着新聞談着。誰都是愛談新聞的；何況這是極有趣的新聞呀！除了楊明的房子內，兩母子的弱小嘆聲外，四圍都被一個同樣的新聞包圍着了！

醒：
一晚上，突然大門打得碰碰的響，吵着許多人的聲音。楊明同母親從夢中驚

「有匪嗎？」

近來常常聽見說有匪要攻城。楊明才跳起，燈籠火把的人羣已衝進大門來了。

跑在前面的是大伯伯二伯伯，手裏拿着銅錘木棍闖了進來。楊明剛剛才把房門打開，一隻很大的手就貼在他的頭上，使勁一推，楊明就自然而然倒在門後。只聽見狼一般的聲音亂喊：

「拿姦！拿姦！」

母親像羔羊般嚇倒在床角裏發抖。

大伯伯二伯伯拿着火把在床上床下照了一轉，有人就喊：

「逃上房子去了！逃上房子去了！」

一夥人像煞有介事似的衝上樓梯，在晒台上繞一轉火把，火把在房廊上示威，鬧一陣，才衝下樓梯來。一對無抵抗的白銅燭台在神龕上照着火把閃光，大伯伯就一把抓了下來，做着要打誰的樣子。然而不會打誰，只是把燭台看了一眼。（確是純淨白銅。）把燭台拋在手上搖了一搖，（大概有半斤重，大概要值幾千錢。）他就啣一聲喊，又連人帶燭台衝出門，燈籠火把地呼嘯而去。

楊明已駭得發獸，半天才哇的一聲哭了出來。母親也在被裏暗泣了。楊明喊母親；母親只是哭。一盞淒涼的油燈，就一直照着孤伶伶的他們天亮。

楊明第二天出門，街上的光景很有一些不同了。家家的門裏伸出幾個頭，望着，說着，指點着，咳嗽着：

「咳！咳！咳！」

一些不自然的聲音。

楊明的毛骨悚然了。趕快把頭掉開。那邊又是：

「咳！咳！咳！」

一些不自然的聲音。

這種無禮的咳嗽，只盛行於學校裏面，尤其是那幾個叔伯的兄弟。他有時想：

「我究竟有甚麼短處麼？」

然而想不通。倒以為人類中有些要咳嗽有些要被咳嗽的吧？然而那只是學

校，都是些年齡不相上下的同學，似乎被「咳」慣了，也不過是那麼一回事；然而現在却似乎滿街都是咳嗽的聲音了。那些人在楊明的眼睛裏，似乎都有股正人君子之氣似的；而那個日本留學生陳學士更是楊明眼中正人君子中之正人君子。而現在都忽然射出狼一般的眼光來了。

「喔，那就是楊家的孩子！」

似乎是陳學士的聲音。

楊明在這街心，斗然覺得孤伶伶地可怕，身體像更小些了。這世界不容他立腳麼？楊明當然想不到。他現在所懂得的，是昨晚上的所謂拿姦，完全是大伯伯、二伯伯他們想奪取遺產的事情。楊明痛恨了。「爲甚麼」衆人都這樣附和大伯伯、二伯伯他們呢？楊明當然想不通。心頭憤恨，好像想抓誰來啃一口。然而啃誰呢？楊明終於紅着臉，在許多輕薄的眼光中前進，上學去了。

那天楊明在學校裏幾乎又和一個侮辱他的同學打了起來。回到家，心裏又有

點不滿意母親。

那晚上，母親在楊明溫習功課的時候，點着香，燃着燭，在神龕面前眼裏含着淚，嘴裏在不知咕嚕些甚麼。母親的哭，流淚，這是父親在的時候，楊明就看慣了的。他從來就好像覺得，一個女人大概總是要常常這樣的！然而今晚上母親的那種瘋癲態度，使他有點詫異。果然在半夜的時候，忽然碰的一聲，楊明從夢中驚醒。一盞微微的油燈，照見母親正在天花板上套甚麼繩子。楊明駭抖了，跳出破窩了，抱着母親站在凳上的腿子哭了。

「媽，媽，媽！」

母親不動。楊明泉一般的眼淚湧出來了。

「媽，媽，你死……死不得呵！」

母親的腿子軟勁了，彎了下來，悲傷的眼睛死死地釘着兒子的臉：扁平的臉，光潔的臉，這是她親身養下來的。她的腦子裏馬上又轉着一種思想：呵，我的兒還這麼

年青呵！在鬼火一般的燈光下，兩母子就抱頭痛哭了。

「兒，我受不了！你父親在，我只受你父親一個人的氣；你父親死了，我的氣就受不完了！我怎麼活……活……活……」

好講新聞的人們，大概這時候都正睡得很舒服，當然想不到這屋裏正痛哭着兩個寡母孤兒！好半天了，楊明終於抹乾自己的眼淚把母親勸住：

「媽，你想想看，還有我。你死了，我怎麼我從此以後一定要用功了！我們一定要出頭了……」

那晚上，一盞淒涼的油燈，又照着孤伶伶的他們天亮。

二

楊明懂得：在這個萬惡的社會裏，要生存，就只有出頭；要出頭，就只有努力。梅貢爺之所以爲梅貢爺，據說是努力了的結果；陳學士之所以爲陳學士，據說也是努力

了的結果。滿清時代是那樣，民國時代是那樣，也許將來也還是那樣吧？楊明就這麼忍着辱，頑強地開始了他的努力。每天天才亮，母親就在那邊床上喊：

「明，天亮了！」

楊明把頭從被窩裏伸出來，揉着眼皮，望着灰白的窗子。一點不遲疑地就爬起來，冷水一洗臉，就抱着書包，衝着晨霧上學去。

太早了，學校還沒有開門，楊明倒可以在門外石凳上，一個人清靜地看一點書。這消息一傳開來，又成了同學們侮辱的材料了。大家坐在講堂上擠弄着一雙鬼眼，玩笑又開始。一個這麼說：

「媽的，充甚麼神氣！」

一個就接着說：

「是呀，想往上爬呀！」

另一個又接着說：

「喝，爬上了，是楊梅瘡的「梅」呵！這時恐怕正抱着暈覺呢！」
滿講堂都就哄笑起來了。

楊明紅着臉，悄悄在桌子下捏一下拳頭。經驗告訴他，這一打准又是鼻青眼腫地跑回去。於是只好忍着氣朝着寬處想：

「你這些人算甚麼東西！宰相的肚內還要撐得船呢！」

接着就想到：

「等於放屁算了！」

楊明於是兩眼盯着書，口裏唧唧唔唔地就哼國文。以爲這樣可以不聽見了。然而同學們也都跟着大哼起來。那聲音不是哼，簡直是獸一般的狂吼。好像今天又非弄到打架不可。楊明又只好默然了。

楊明不是向來就很老成嗎？現在更是非常沉默了。眉頭一皺，額角上就是條條的皺紋，看人的眼睛總是帶着一種深奧，好像世故很深似的。在他二十歲的那年，曾

經有一個親戚問他：

「老表，今年大概不到二十六吧？」

這親戚說的「大概」是一種巧妙的不得罪人的話頭。他要是向一個小白臉的哥兒說，一定會得到一個怒目而視的回答。但是楊明却並不。只是很小聲地「嚇嚇」笑一下，很呆板地伸出兩個指頭。

「二十」

臉馬上又沉默了。那親戚紅着臉說道：

「哈哈，看不出，看不出。」

其實在楊明並不覺得那問話有甚麼侮辱，而所謂「年齡大」正是他時時所希望的。陳學士不是三十歲才出頭的麼？所以楊明每逢遇着別人嘲笑他的時候，除了恨恨之外，就想趕快大起來罷。大起來就出頭了。因此他對一切都是瞪着一雙沉默的眼睛。

當然，楊明有時到鄉村去，在親戚人家看見那些同自己一樣的青年，能夠肆無忌憚的狂笑，快樂，吵，跳的時候，自己也想活潑一下，然而手才一揮，嘴巴才一動，馬上心頭就有一種暗淡的心情襲來，好像誰不准他活潑一下似的，他的臉馬上又沉默了。於是就弄得大家不歡而散。楊明自己詫異起來了：

「我爲甚麼這樣不適用於社會麼？」

這懷疑，當然是在楊明已經和社會接觸的時候發現的。楊明於是恨，心頭又蒙上了一層暗影。

然而恨是恨，却不是灰心。母親臨死的時候，躺在床上，瞪着眼睛，握着楊明的手說道：

「兒，我算完了！我也受夠了你呢？家產已給他們盤算乾淨，只留下了我的孤兒，我還要搯一個臭名聲到陰間去，我死去怎麼甘心……兒，你要努力，出頭，爭氣，你要專心呵……」

楊明孤另另地站在一盞孤燈面前，淚眼兒望着母親落氣。想着這社會，想着自己的前途，眼淚就撲簌簌地流下來，心頭抱着的是一個「恨」。

安葬母親的時候，伯父們又跑來教訓楊明一頓，罵母親是敗家的賤貨。楊明這回有點忍不住了，不知怎麼罵出一句來。二伯伯就拿着烟桿跳過來了。右手的五指伸得直直地一揮，「拍」！楊明的左臉上馬上就紅了一塊。楊明揸着自己熱辣辣的臉龐，瞪着一雙深沉的眼睛，只見二伯伯跳着雙腳罵道：

「你這狗東西！混蛋！我們楊家容不下你這狗東西滾！」

冷不防，楊明的右臉上又是「拍」的一聲，清脆極了，楊明的眼前好像許多火星在亂迸，所以不曾看清這個耳光是誰打來的。其實看清了有甚麼用？看清了不過看清了！

衆人跑來勸着，二伯伯的嘴唇還在動：

「狗東西！」

楊明的眼眶內滾着熱辣辣的淚珠，心頭抱着的還是一個「恨」。

是的，楊明恨是恨，還是不灰心。他要睜着一雙眼睛看這社會。他要掙扎，他要奮鬥，他要努力。

但是母親沒有了。錢沒有了，學校不能再進了，怎麼辦？楊明於是乎飄泊。

說起「飄泊」這兩個字，楊明從前在學校的時候，曾經把牠當成美妙的理想。從東飄到西，從南飄到北，沒有討厭的熟人，自己寧肯孤獨。好在自己也孤獨慣了。馬上高興要走，馬上就攆上包袱走去，多麼的自由，多麼的無拘束，記得有一個有錢的同學到外省去「玩」的時候，曾經來過這麼一封信：

「……黃鶯曉唱中我離了家鄉；汽笛鳴鳴中我又飄泊到黃浦之旁。飄泊呵，流浪人的飄泊！我其將長嘯於大世界屋頂花園之顛乎，聽吧，舞場中的音樂又在奏了！

……」

一個同學於是手舞腳蹈的說道：

「老楊，我們將來也去飄泊他媽一下。」

楊明苦笑，然而却非常神往。他這樣覺得：家鄉，學校，都不是他歡喜的地方，倒不如浮萍一般到處飄泊去好。

所以他這回揹着一個小小的包袱，向着那鬼域般的家鄉一揚手，好像說：別了！就毅然決然地在黃鶯曉唱中，爬山渡河，飄泊去了。

楊明的飄泊，當然不比那有錢的同學：他睡過小菜場的櫃台，他當過飯館裏面的跑腿。這樣，好像楊明一生都在侮辱中過生活似的。其實他也有一個值得紀念的事情：那正是他偷偷地考上了軍官學校政治班，飯館老板要開除他的時候。那天楊明得意揚揚地看了榜，滿頭流汗，手中揚着氈帽回來。可是胖子老板已經捏着拳頭擱在櫃台上等着他了。一見楊明，就圓睜眼珠罵道：

「媽的，那裏遊魂去來！前天跑你媽的三天，今天又……你媽的你……！」

楊明起頭駭怔一下，後來覺得自己並不怕甚麼了。從前的送菜盤送湯盤的憤

恨都一齊爆發出來：

「老子跑，跑不得！」

廚師們都停了鍋鏟，茶房們都停了抹桌，喫客們都停了吃飯，都詫異的替楊明捏了一把汗。

老闆動着臉上的肥肉咆哮起來了：

「你對誰稱老子！」

捏着拳頭就站了起來。楊明也並不讓，揚着氈帽喝道：

「老子稱老子就是老子！」

大家都忽然覺得楊明可惡了！天下有奴才罵主人的麼？老闆正要撲過來，一個廚師就把楊明拉開：

「你瘋了麼？」

「老子不幹了！老子今天就要進軍官學校去了！」楊明的這聲音，雜着了許多

的眼淚，憤恨，和驕傲，一齊滾了出來。

大家更詫異了。茶房們擦一擦自己的眼睛，眼睛不會花，面前站的確是和自己一樣骯髒的楊明。老闆是起頭憤怒，後來就縮回自己的拳頭，後來就退回櫃台那兒去了。

「軍官學校，」這是多麼駭人的東西！兩句不對頭，那些皮帶先生們准把個鳥飯館捶得稀爛。過去已就有過那樣的經驗了。

大家於是開始議論，痛斥老闆不該這樣虐待夥計們的，尤其是「楊先生。」老闆聽見這個新奇的「楊先生」的稱呼，也想率性厚着臉叫一個「楊先生」罷了。然而這時的楊先生還穿着那樣的破衣服，既不配，又太難爲情，何況那些茶房們都在自己面前呢？此風斷不可長。難道以後就不再用人麼？老闆終於赧赧然，似怒非怒的在櫃台那兒苦笑似的坐下了。楊明感着了非常的勝利，指着老闆的胖頭驕傲的說道：

「記着吧，記着吧！」

手一指，老闆的胖頭縮一下，再指，再縮一下，再指，幾乎碰着腦後的粉牌了。終於在許多羨慕的眼光中，楊明一翻身，上樓，收拾行李去了。

這就是楊明有生以來值得紀念的事情。雖然這紀念在楊明自己却以為是一生的侮辱。飯館裏的跑腿，好聽麼？他想。

三

楊明同飯館老闆吵了之後，抱着從來沒有過的勝利心情，跑進軍官學校去。他高興得很。從此紅運高照，可以一步一步的爬上去了：由排長而連長，由連長而營長，由營長而團長，而旅長，而師長……這是從有軍官學校以來，就是人人所知道的事情。雖是到處都是軍官學校，畢業的學生真不知有幾千幾萬。但是不管他，碰碰看。雖是那些畢業出來的幾千幾萬的學生，在內戰中，在砲火下真不知死了多少；但是不

管他，碰碰看。碰上了，就是旅長，師長，黑馬靴，斜皮帶，洋房子，汽車，女人……楊明有點想得不大相信起來；能夠一下就碰上營長麼？但是楊明馬上又想：不管他，應該相信自己，應該是碰得上的。就縱然只當一個排長，也好，不說回鄉去可以駭駭那些忘八，就是飯館老闆也要低下胖頭了。

楊明很高興地同着許多同學，排着灰色隊子，在操場上，在教官的口令聲中，提高落慢地甩着手，走着正步——又——又——又……

「跑步！」

教官的預令一喊，楊明也同衆人一起，像機器似的趕快把兩個拳頭捏緊攏在乳旁，屏着呼吸走着等着。

「走！」

動令下來了。楊明也跟同學們一樣，兩隻腿子一上一下的朝前跳起來，像彈簧似的，一彎一直，這麼衝向前去。這一衝衝到底，准得要碰上一個甚麼「長」之類。然

而黃色的灰塵已捲着汗珠衝進嘴唇，衝進鼻子去了。

當然，像這樣很整齊的操法，還是以後的事情。才開始受訓練，還應該經過特別操。像軍事班，在開始就可以班教練，排教練了；因為軍事班的學員，通通都是實缺的下級軍官調來的。他們還有原餉。政治班，却都是從外面招考進來的。楊明算是「運氣好」碰上了。然而政治班的學員開始是入伍訓練。教官喊：

「敬禮數——一！」

「一!!!」一長排的右手都平平伸直，白手掌都微微彎曲了。

「二！」

「二!!!」一長排伸直的右手都向上彎曲，手掌都和軍帽簷靠攏了。

「一！」手又伸直了。

「二！」手又垂下來了。

一二一二的這麼做下去，麻煩是夠麻煩的，然而楊明很高興。

楊明雖是生在社會裏，但是他和社會從來就隔絕得很；不是社會從來就隔絕了他。他從來就沒有得到過人類的所謂同情；只是孤另另地生，孤另另地長，孤另另地吃，孤另另地睡。然而此地不同了。看來都是一樣的人，都一樣穿着灰布軍服，一樣束着黃腰皮帶。而且一間大屋子同住着這幾十個人，六七排的床疊床，大家是頭抵頭，腳抵腳地睡。至於同學們都好像跟自己一樣，在要求着別人的同情，在互相客氣地詢問：

「貴姓？」

迎床的一個同學把頭伸過來。

「敝姓楊。」

楊明怕失了機會似的，趕快就把頭迎上去。

「尊號？」

「一個字：明。」他恐怕人家弄不清楚似的，再加一句：「明，日月明的明。」

他詫異他今天說話居然這麼勇敢，已經不像從前問一句答一句了。

「做過些甚麼好事？」

楊明有點茫然。說是飯館裏的跑腿麼？當然不對。幸而那個也並不追問，掉過頭去就送一支香烟來了：

「請抽煙。」

「唉，不會。謝謝。」

楊明感到快活了。他覺得：

「這是多麼純潔的社會呵！碰上！」

因爲白天操過，身體很疲倦，脚一伸，心滿意足地就睡到天亮。

起床號一吹，又一翻坐起來。全身酸痛得要命。兩隻脚僵硬得像木頭。然而非起來不可了，於是伸着手把自己的脚一隻一隻地搬到床邊，一跳，下了床，跑進毛房去。毛房十幾格都擠得滿滿的人，都燃着一支香烟。煙霧瀰漫了滿屋。人雖擠，好在大家

都扁得快，昨天吃下去的白米飯，因為動得勤，早都變成屎了。噃噃噃，糞坑裏響幾聲，人就站起來。等的人觀着一個空，馬上搶前一步就補了缺。脚太硬，扶着兩旁的木柱，狠命的蹲下去，脚就像給誰砍了一刀似的。然而楊翹很高興。兩隻手捧着頭，口裏哼
哼，旁邊又送過一支香煙來了：

「朋友，抽煙。」

「唉，不會謝謝。」

楊明望了那人一下。香煙又收回了。於是就聽見滿毛房談笑的聲音。

「這真是一個親愛的社會呵！」

他從此就把十多年來被壓抑了的熱情發出來，準備着與人們的交接。

然而過幾天，情形有些不同了。星期放假的時候，列子剛剛解放，就看見三個五個，十個八個的約着一塊出去。楊明站在天井當中，好像在等誰來約他。一羣同學走過他的身邊點點頭，他也點點頭，迎上去，然而別人頭一掉，出去了。又是一羣同學，又

走過他的身邊，他又準備迎上去，然而別人並沒有向他望，又出去了。老遠好像還聽見他們軍服袋子裏搖着銀元響的聲音。一陣混亂之後，剩下的還有幾個零零落落的同學在那兒擦皮鞋。互相望望，誰也不好意思招呼似的。然而也都各自出去了。楊明起頭有點失望，後來就又爽然。

「他們一羣一羣的也許都是舊朋友吧，然而將來准得結識一番。」於是就一個人整整軍帽，弄弄皮帶，出去了。

楊明沒有錢，沒有家，沒有朋友，孤另另地在街上的人羣中蕩一轉就回來了。記得今天曾經走過飯館的門前，好像廚師茶房們都在對他羨慕着想打招呼，然而楊明理一理自己的軍服就硬挺挺地過去了。心裏想：

「你是甚麼東西！」

下午，同學們都又蜂擁地回來了。誰的嘴唇上都滿是油膩膩的——大概都吃飽了。親愛般的談笑聲，又充滿了天井。

然而楊明還是一個人枯坐着。

後來他發現了一個同鄉了，心裏大吃一驚：

「哦？他也進來了嗎？」

那同鄉就是張舉人的兒子張亮。張亮好像很活躍似的；同這個人周旋，同那個人談天，幾乎全校的同學都是他的好朋友，滿屋子的笑聲只有他最響：

「哈哈！足下大學畢業乎？哈哈！那好得很！那好得很！」

他拍拍那個；那個就給他一支香煙。

張亮望着楊明，有時是一種鄙視的眼光，有時則老遠就把頭掉開了。楊明滿肚子的熱情，現在又好像給誰丟下了一個冰塊。

同學間開始一些鄙粗的笑話了。好像互相間在清理着各人的出身履歷。楊明有點不安了；每回側着頭聽見別人的嘲笑聲，心就有點突突地跳。

「他媽的，我們堂堂的政治班，木匠也鑽進來了！」

楊明覺得這顯然又不是譏諷的自己。

時間一長久，大家已經混得很熟。互相間各自成立了小團體，小團體與小團體又互相勾結，互相衝突；有時就是小團體自己內部因為幾包花生米分不平，也會暗伏着不滿而慢慢找別的由頭打起架來；至於孤另另的楊明以及所謂木匠們更是被人排斥諷刺，不在話下了。

楊明仍然和別人頭抵頭，腳抵腳地睡，然而已看不見誰來攀談，誰來請抽香煙了。有時候，腳伸長一點，腳下的那個同學就叫道：

「喂，幹甚麼！火腿拿開點！」

這還輕。有時候爬下床，假使落幾點灰塵到下面的床上，下面的那個同學就不客氣地鬧起來了：

「媽的，甚麼「楊梅瘡」的東西都撒下來了！」

楊明有點怒，想說甚麼，然而這一鬧，前途又不知會怎麼了。於是馬上又沉默。

有一天，張亮在屋簷下坐着，拉着一個同學的手說道：

「君其有香煙乎？」

那個笑道：

「有」

張亮接過半支香煙拍拍那個道：

「你要說：『曰有』嗎？」

大家都笑。楊明也笑。然而張亮却衝過來了：

「你笑甚麼？」張亮沉着臉。

「我笑甚麼？」楊明也沉着臉。

「哼，諒你也不敢笑甚麼！『楊梅瘡』」

楊明捏着拳頭。張亮也捏着拳頭。同學們都圍着，笑着，好像看鬥牛似的，准備着兩個拳頭舉起來就好喝采。然而值星官嚷着出來了。

張亮搶前一步，湊到值星官的面前立正說道：

「報告值星官！他罵我禽他媽！」

同學們都吃驚，然而很佩服張亮的厲害，大家都就哄堂笑起來了。楊明急得眼眶熱熱，好像要滾出淚水，要辯，然而給同學們的笑聲，和張亮的狡賴聲壓着了。最後值星官把手向空中一劈：

「不准鬧，不准鬧，我早就曉得你楊明鬼頭鬼腦的了。處罰你兩星期的禁脚，以戒下次。」

說完，僵硬着頸子，背着手，去了。

禁脚的處罰，對於楊明，並不算怎麼一回事，反正每星期出去也沒有地方走。可是這種不公平的處罰，使他感着了憤恨。至於衆人則因爲沒有打起來，倒是一回不滿足的事情。

「你是甚麼東西！」

張亮這麼說了之後，就拉着同學們在屋簷下講「楊梅瘡」的故事。

楊明的夢好像破滅了。倒上床就嘆氣。

楊明自然也有朋友。那就是衆人所說的木匠。那就是魯健。那就是每星期都同樣孤另另地出去得遲回來得早的同學。兩個都是被人排斥。兩個就自然而然的結成朋友了。魯健的歷史，楊明不大知道，只曉得魯健的父親做過木匠，有時在魯健的口裏也聽見一些：

「他媽的，我甚麼都厭透了！他媽的，吃人的世界！老子甚麼沒見過。木匠，自食其力；不像那些剝削人的傢伙。老子當過兵，上過火線的。惹着老子，老子就是拳頭。甚麼東西！狐羣狗黨！」

那天楊明被人嘲笑，在操場上遊戲的時候，魯健拍着他的肩膀說道：

「你怕甚麼，打爛完事！我只看見你捏着拳頭，要是我早打過去了。拚着這盤飯不吃。朋友，餓死的人雖多，餓不了我們疏漢。他媽的，張亮頂卑鄙，到處捧有錢人，捧大

學生。他媽的，老子有錢，進大學了。甚麼大學，都是一批剝削人的傢伙！」

楊明看見魯健這樣的熱情，今天也暢談起來。講到自己的身世，躺在草地上就嘆氣，淚水在眼圈兒裏湧。

「老楊，勇敢些。」

魯健也躺在草地上。望着幾個同學學喊着口令過去了。魯健又講起來：

「這些傢伙，都是有後台老闆進來的。不知你我怎麼混進來了。他們都是有錢，有勢，有地位的傢伙。他們結黨結社，互相勾結。我們是窮人，當然辱沒了他們的尊貴。當然他們要排擠我們。他們處處找機會中傷，把我們趕出去，他們好打清一色了。這社會不許我們窮人立腳麼？但是老子要頑強的幹。他媽的，都是一批狐羣狗黨！」

楊明覺得十幾年來社會給他的痛苦經驗，這下才找着一句適當的話了。忽然又坐了起來，喊道：

「他媽的，狐羣狗黨！」

一天，楊明同魯健在小巷子裏遇見張亮，大家都不招呼。剛剛插身過去，就聽見張亮奇怪地咳嗽一聲。楊明只想快走。然而魯健却轉過背去叫了：

「毛病？咳甚麼！」

張亮也迎上來了。魯健捏着鐵錘般的拳頭，挺着寬肩膀，高高地，怒騰騰地站着。張亮本想硬一下的，然而看見魯健那樣子，更顯得自己矮小了。何況還加上楊明一個。所謂「聰明人不吃眼前虧」，然而硬話總得說幾句：

「我咳不得麼？」其實並不硬。

「幹甚麼你咳？」

「因為我需要咳。」

「幹甚麼因為要咳？」

「因為因為要咳。」

魯健展開兩隻手向前一動，張亮就嚇得後退一下。還是楊明怕弄出事來，把魯

健的兩手挽着勸走了。

不知怎麼，一個同學掉了一隻手錶了。大家都懷疑着木匠跟楊明跟其他幾個窮同學。人不窮，怎麼會偷？所以偷，都一定是窮人！全政治班都叫起來了：

「他媽的，了得！我們政治班都出賊了！我們要全體搜！哼，笑話！哼，笑話！哼，笑話！」

搜了半天，沒搜着。在下午的時候，一個同學忽然嚷着在魯健的被蓋下拾着了。大家就不分皂白，哇啦哇啦地嚷起來。魯健怒了，額上的青筋隨着眼珠暴脹。楊明站在他的後面，替他非常憤怒。魯健分辯，然而衆人的嚷聲更大，尤其是站在人羣後面張亮的叫聲。魯健沒法講話，更怒了。捏着拳頭就向那個拿着手錶的同學一拳。大家更鬧起來。值星官又出來了。大家一口咬定：當然是魯健豈有此理。張亮還跑到值星官的面前，特別說出許多證明。魯健不怕。被開革的那天，雖是挨了二十手心，臉色紅也不紅一下。只是把那兩隻腫起來的手掌吐口水就走。

可是同學們都圍着開除的牌示愉快了。

「喝，木匠也想做官！」

魯健臨走的時候，楊明很淒然。魯健本來也有點淒然，然而握着楊明的手硬硬的說道：

「朋友，努力吧！看，這社會已不是我們的，我希望你勇敢起來，頑強起來，社會不
准我們生存，我們偏要生存。只有這樣才有價值。我並不失悔。不要怕，有機會總得
幹！」

楊明淒然地望着魯健。這是他唯一的好朋友，然而現在被人排出去了。心裏很
抱歉，爲甚麼在吵架的時候不把魯健勸住？

「再見！」

魯健這麼說一聲，頭一掉，就提上自己的包袱，孤另另地然而強幹地，在那太陽
下，草地上，拖着一條單調的黑影子走去了。一陣風，吹動魯健飄蕩的藍布衣角，一陣
灰，捲上魯健搖動的光光頭頂，呵，去了！走到巷子轉角的時候，魯健還回了一下頭，兩

個再照了一次面。臉上都淒然。楊明好像這樣願着，不忙拐彎吧！然而拐彎了，消失了。草地上只剩下黃黃的空蕩蕩的太陽。

楊明癡了一會，才走回去。心頭像失了甚麼重要東西似的。現在有牢騷也沒有地方發了。每天一休息就睡覺。想着自己的前途真是暗淡得很。

這以後，楊明自己都不知道怎麼過了下來。「九一八」的時候，同學們會哄動了一下；「一二八」的時候，同學們又哄動了一下。然而僅僅哄動一下，軍長鎮靜的命令一來，大家又「鎮靜」了。管他，反正帝國主義的砲火是在東三省，是在上海！離得遠得很呢！至於楊明在這兩次哄動中，臉還是那麼沉沉地，然而終於過下來了，終於畢業了。

派來旅部當服務員，衝突的生活又開始。然而楊明早已心灰意懶了。

楊明在學校的時候早已明白：像自己這樣沒錢，沒勢，沒人緣，沒姊妹的人，頂多也不過當一個服務員。這是在過去六七期的軍官畢業生裏面得到的經驗。實缺軍

官畢業生回旅去當然是不成問題的受優待，因為他們原來就是旅長的心腹；至於政治班的畢業生到旅部去只要有錢有後台老闆也不成問題，只消送送東西，請請酒，打打麻將，隨時到長官的公館去問問安。

「參謀長，今天你老人家的氣色好多了。」

當然不成問題；至於楊明一類的人物，根本就為旅長所不喜歡，因為不但是成了旅長的贅瘤，何況旅部已經有了不少的冗員，更何況一個月要支消他可以入荷包的二十幾元的餉。所以才一到部，參謀長就不高興的喝道：

「叫他各處跑雜差去吧！」

於是勤務兵就常常跑來喊：

「服務員，今天派你當偵探。參謀長的命令，叫馬上出發！」

縱然正在吃飯，也得馬上攔下筷子站起來，向着敵人步哨的槍頭冒死地爬去。跑回來，如果遇着參謀長正在生氣的時候，替別人做「散氣寶」又是不成問題的了。

楊明受了氣，躺了一會之後，忽然發現了自己之所以不能見好於長官，就在自己不能和同事們合得來，自己之所以不能和同事們合得來，就在自己不會講話。於是忽然如有所得的，跑到副官處了。只見司事司書們坐着半邊屁股談笑着：

「副官，今天天氣很好。」

「副官，昨天你打牌的手氣好極了，今天准的還要贏。」

副官驕傲地吐着香煙的白圈笑了。

楊明於是不知不覺地挨攏去，也想說幾句「天氣很好」之類；但是還沒有挨攏邊，那些白眼都送過來了。楊明於是搭趄搭趄地紅着臉走出去，自己就打自己一個嘴巴：

「他媽的，卑鄙！」

可見拍馬之難，難於上青天。非怪服務員比司書大一點，然而却爲司書們所嘲笑所踐踏了。

楊明於是怒。一想起魯健的頑強，心頭就更加怒了。他懷疑了這社會。他懷疑了自己的努力。在魯健不斷的來信中，他知道社會上除了侮辱人的人，還有被侮辱的人。這些被侮辱的人，大都同他一樣，而大部分比他自己更甚。那些人正在不顧一切，拚着命掙扎，奮鬥，他們要掙脫自己的鎖練，洗淨一切的侮辱，就是死也不怕了。楊明於是不禁肅然起來。

「他媽的，頂就頂了，怕甚麼東西！」

楊明躺着這麼想，就在床上擊了一拳。但是馬上又記起母親臨死時候的話了：「兒，努力，出頭，你要專心呵！」

母親那黃臘般的臉子又在眼前晃蕩了。楊明鼻子一酸，又感着了萬分淒涼，孤獨。自己不是已經努力了嗎？努力了又怎樣？有錢有勢的人終是有錢有勢的人，受侮辱的還是受侮辱！走盡了這世界，到處都一樣是侮辱，唉，這就是這樣的社會！但是就

這樣下去嗎？不要掙扎楊明於是又想到魯健的回信。回信應該趕快寫。告訴魯健他要頑強起來了。於是側着頭，望着壁，考慮着那回信的詞句，像做詩似的一句一句的湧了出來——

「……唉，受夠了，我們。母親，我，我們兩代。生死，在人家手頭，不如一隻雞！我記得臉上的耳光，我記得肚上的拳頭，我記得譴蔑的笑罵，我記得殘暴的威風！我受夠了！這社會不是我們的！我沒有了眼淚，我沒有了嘆聲。然而我有眼睛，我要看這社會；我有拳頭，我要掙扎。憑甚麼沒有生存與自由的權利？我也是一個人！朋友，等着吧，我要……」

楊明感到有些痛快了。眼眶好像有點淚。但是太疲倦，剛剛一閉着眼睛，就好像看見魯健直直地站在面前。

「呀，我找你好久了呵！」

楊明頓時感着無限的快活。快跑上去就緊緊握着魯健的手。魯健並不動，冷冷

的問道：

「你就這樣死亡下去麼？」

「不，我非幹不可！我同你去！」

但是面前站的却又不是魯健，而是文書記官。呵，還有參謀長，還有劉司事。文書記官承着參謀長的臉色說道：

「你看，這是不是該他寫？旅長說我不管事，我還要怎麼管，參謀長誤了護送美國顧問的事情，旅長說我承認是我的錯。但是這樣的服務員，我沒有辦法。」

楊明似乎有點怕，但是馬上又憤恨了。

參謀長鐵一般的臉色問道：

「你怎麼不寫？」

「那不該我寫。」

「派你來幹甚麼的？」

「派我來幫助抄寫的。」

「你怎麼不寫？」

「那不該我寫。」

參謀長紅着臉憤怒了。「拍」的一聲，就是一耳光。楊明憤恨，眼淚也擠了出來。於是就想到，要來的事終於來了。不知怎麼一下自己又勇敢了。認清了面前站的敵人，只有捶死了敵人才是活路。向前一衝。但是參謀長的手槍對着自己的胸膛了。但是不怕，再衝。就聽見「吧」的一聲。腦子一陣昏，身不由己地倒了下去。口裏不斷的叫着「啊啊」，但是喉管像給誰捏着似的。張開眼睛，趕忙慌張的左右看看，原來太陽已從窗外的芭蕉葉上透了進來，劉司事已在敲着嗽口盂子響了。

楊明很詫異，呵，原來是一場夢。胸口有點痛，似乎真的着了一下似的。一想到自己的胃病，又才晃然起來。

不過，楊明今天並不以為這幸而是夢，倒因為是夢反而不高興。他這裏經驗了

生死的問題了：人死倒算不了怎麼一回難事；難的倒是不能死。

楊明爬起來，沒有洗臉就坐在窗前寫回信。剛剛寫了一張，勤務兵又從劉司事那兒，捧着一疊稿紙過來了：

「服務員，這幾件公文叫你馬上寫。書記官說的。」

一疊稿紙就向桌子上鋪的信紙丟去。楊明彎在桌子上的左手被稿紙壓着，拿着筆的右手經這麼一震就在信紙上塗了一個大墨疤。楊明感到侮辱了，氣得想跳起來。然而不會跳，憤憤地望那勤務兵一眼，就從信紙上把稿紙推開了。

吃過飯後，參謀長的走進來了。楊明心跳一下，不高興的站着。面前的這濃眉毛短鬍子，同夢裏面的那個敵人，一點也不錯。只多了後面的兩個弁兵。楊明又幾乎疑是做夢了。但是一切都是實實在在的。而面前的敵人好像比夢裏的更厲害：

「你幹甚麼不聽命令！」

楊明不說話。

參謀長揮着手又叫了：

「你還了得！你公然說你是軍長的學生！軍人懂不懂服從！你幹麼不服從！」

「我沒有講過我是軍長的學生。」

「你幹麼不服從！不服從！你公然敢同文書記官吵了得——勤務兵跟我看起來！」

楊明憤恨，但是這不是夢。不過覺得自己不能解決的事情已經解決了。楊明不會衝，然而也不怕，不過兩隻手已被兩個弁兵抓着就像拖豬一般拖到衛兵室去了。

楊明在衛兵室裏，才明白地知道了自己時時的憤恨，時時都有一種妥協的念頭在那兒作怪。比如給魯健回信的事情吧。要走，早就該走了，爲甚麼還要寫回信呵，妥協，因循，都是這社會的教育的毒害！

關了幾天放出來的時候，勤務兵送來一張撤差的命令。楊明並不看，連着給魯健的回信兩爪就撕碎了。收拾行李的時候，幾個司書都好像生出一種兔死狐悲的

不安似的。他們走到楊明面前站着，帶着一種憐惜的眼光看見楊明把舖蓋捆好了，把包袱也捆好了。床空了，現出木板來了。房間裏頓時像空虛起來。

楊明這時倒覺得爽快。倒把這些司書們看成可憐的人了。提上包袱的時候，司書們對他苦笑了一下。他不笑。三步兩步就走出旅部，望着門前的衛兵，深深透了一口大氣。好像說：

「別了，你這萬惡的社會！」

太陽很大，砍光了樹木的山坡，顯着枯焦的顏色。大路的旁邊，許多田都是荒草，許多破屋都沒有炊烟。老百姓都少了，沿途看見的盡是一個個黑瘦瘦的士兵。沒有雲，青板板的天上就只有一團火。楊明於是流汗。一步一步艱苦地向着魯健的地方走去。

原
书
空
白
页

薛仁貴征東

上

聽着草房外吵架似的蟲聲蛙聲，想着明天迎神求雨的事情，宗伯伯簡直焦燥得睡不着。半夜了，小毛就像狗兒似的縮着一團睡在脚下，嚙呀嚙地打着鼾聲。成羣成隊的蚊子在他的赤膊上飛着釘着，簡直把他弄不醒。宗伯伯摸摸小毛的大腿，非常羨慕着這年青人的瞌睡，於是就想着自己太老了，不中用了。要是大毛不給東洋鬼子打死，自己也免得這麼辛苦了。大毛在，多好。肱膊像柱頭那麼粗，背膀簡直像一座山。挑起百把斤重的稻子，不打一點閃閃。兩父子在太陽下，一個操着牛，一個就在田邊放着堰水。一年做個十來畝田，不算甚麼一回事。天乾不怕。大毛踏着水車就像

機器似的不停，荷荷地水就流到田裏去了！但是現在完了，兒子給東洋鬼子的飛機打死。房子也燒掉。水車都燒掉了！宗伯伯越想越悲傷起來。氣力是越用越不行了。今年就只種得幾畝田。天爺還要沒眼睛，不要雨的時候，雨偏來；要雨的時候，雨又一點都不來了。田乾得裂了縫，秧子都乾了，黃了，焦辣辣的紅太陽簡直要點得火燃。是的，明天該求雨了。白天那幾個年青漢子約好的哪個抬龍王菩薩，哪個抬狗，哪個打鑼，都約好了。說是決不會折爛污的。年青人真有用，而自己是老了！宗伯伯很感慨地摸一下自己下巴，下毛茸茸的絡腮鬚，心就不禁突突地跳起來。是衰老得多了，心總是常常跳。他記得王和尚說的：

「這是怔忡，你要養，你要養呵！」

宗伯伯只好把許多雜亂的念頭丟開，靜心靜氣地閉着眼睛養。是的，明天就要求雨了。是該睡的時候了。想要壓着那跳動的心，於是就唸着：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但是這一靜，屋外草蟲的唧唧聲又闖進來了。田裏青蛙的哇哇聲也闖進來了。天是太乾了，乾得這些蟲都在叫苦。今年的蛙聲就比去年特別厲害。一年刀兵，一年又是天乾，真是世道變了。天要收人了。想到這裏，宗伯伯的心又跳起來了。自己就責備自己「不該想，不該想」，口裏又唸着：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雞才叫頭遍，宗伯伯又喀嚙喀嚙地從夢中咳醒了。王和尚說，這叫着雞鳴咳。雞鳴咳是頂厲害的，是癆病呵！宗伯伯身體一側，汗毛孔就透出了虛汗。

「喀喀喀……喀嚙喀嚙……」

喉管像甚麼東西在那裏貼着，要吐又吐不出來。這病很久了，從前年，大概是大前年，記不清了。好像是慢慢的，記得有一天同大毛挑着一擔稻子到吳老板家裏去上租，七折八扣把甚麼利息都算上，連自己家裏剩下自己吃的稻子還要挖出來。這簡直是挖了宗伯伯的心。一年到頭牛馬似的流着汗，在日晒雨淋下弄出來的東西，

現在通通給吳老板盤算乾淨，宗伯伯簡直氣得流淚抹眼的哭了。那天無可奈何地走出吳老板的西式洋房來，就昏天黑地的跌下地去。手彎上，腰幹上，擦脫了一網網的皮膚。胸前的骨頭就覺得痛，似乎從那天起就開始咳嗽了。厲害起來，還是去年東洋鬼子打上海的時候。從前年成好的時候，宗伯伯還有說有笑。可是自從兒子一死，就只看見他常常抹眼淚，嘆長氣了。宗伯伯是頂愛小孩子的。小孩子就是他的命。他見着鄰居的小孩子一有病，他就自告奮勇地去幫人家採草藥。他從祖傳的經驗中，懂得許多草藥的。他曉得頭痛要燒燈花，他曉得肚子痛要吃陳艾水。可是他得了這個怔忡病，他自己就沒有辦法。人家告訴他，這要吃豬心肺的，他只好伸伸舌頭，嘆嘆氣。豬心肺只是吳老板他們有錢人吃的。窮人那裏吃得起？窮人人生來就是做田的，就只好一擔一擔的稻子給吳老板他們挑去，讓他們去吃豬心豬肺。這都是所謂命裏生成的！宗伯伯把一切都歸在命裏，但同時唯一的希望就在兒子身上。他替別人採藥，與其說是他因為愛自己的兒子，同時也就愛別人的兒子；倒不如說他的為別人

幫忙，是爲了替兒孫修福。宗伯伯有回給長壽家探了一大把草藥去的時候，長壽的娘請他進去坐坐。他不，他說他很忙，就要回去吃飯了。他靠在竹門邊，把藥交給長壽娘誠懇地說道：

「這是頂好的藥。前年大毛是吃這個好的。去年水生也是吃這個好的。包好，包好。你要用水煮，把牠煮透了，就把長壽吃。包好的。」

他好像不讓人家說話似的，一口氣說下去：

「養個兒子真不容易。放麻放痘要擔心。十病九痛要擔心。養到做得莊家就好了。我們不中用了。要他們來替手了。」

旁邊有一人說起他的大毛小毛來，他就准坐下來同你談半天。他要告訴你，大毛今年十七歲了。明年就要討老婆了。後年生一個孫子下來，他就安心了。他甚麼都不想了。只要有得吃，做了田回來，就抱着孫子在門檻上叫：

「啊哈喝，啊哈喝，孫孫要睡覺阿喇！」

他就滿足了。

太陽落下去了。他才想起家裏還在等他吃飯呢，爲甚麼不知不覺就坐下來了？於是趕快站起來就走。人家叫他：

「宗伯伯，再談談去。」

「不談了。我很忙。就要回去吃飯了。有工夫再來談了。」

長壽娘說多謝得很；他就說：

「不要謝了。明天我再去幫你採點來。地上有得是，算甚麼。」

他在路上走着的時候，他很快活。他的兒子都是強強壯壯的，不生病，明年就要討老婆了。

可是「一二八」的戰爭開始了，東洋鬼子的飛機就在頭上飛。有一天大毛出去了，好半天還不回來。宗伯伯聽着飛機丟炸彈的聲音，轟轟轟轟家響，至於那些人們的叫聲跑聲，更使他心頭慌得要命。忽然有一個人慌張地跑來說：

「宗伯伯，你家大毛給飛機打死了！」

這好像劈頭砍了他一板斧似的，眼睛一黑，幾乎不省人事。他的臉色頓時發黑，問也不問死在哪裏，就瘋了似的向着田裏跑去。剛剛跑到一個小溝旁邊的時候，三隻飛機就噲噲地從他的頭上飛了過來，接着是轟嘯一聲，小溝裏泥水噴射起來。宗伯伯就麻麻木木地倒下去了。醒來的時候，不知誰把自己抬到難民棚來了。老婆同小毛在他的旁邊只是哭。人家告訴他，房子都燒了。他馬上眼皮一翻，又昏了過去。後來雖是活轉來了，剩下的就只是飢寒交迫。從此以後，宗伯伯就只是擺着一付愁苦的面孔了。人家問他：

「宗伯伯，你今年種了多少田？」

他只是懶懶地坐在門檻上，怔着兩眼答道：

「唉。」

「宗伯伯，陳艾水醫甚麼病？」

「唉」

「宗伯伯，今年的天氣不好吧。」

「唉。」

如果再問，他就喀嚨喀嚨地咳起來了。皺一皺眉頭，提着短短的旱煙杆，就駝着背走進竹門去。這草房使他生氣，四面不通風，簡直像黑狗洞，哪裏像從前那個小小的瓦房！他一想着，眼淚就衝了出來，才要破口罵，但是喀嚨喀嚨地又咳起來了。近來他的脾氣變了；對甚麼都討厭，他再沒有精神去替別人採藥，有時候兩句話不對頭，也開始打老婆了。他雖是很愛小毛，但是小毛一偷懶，順手就是兩煙杆，小毛的頭上起過幾回疙疸了。起了疙疸，宗伯伯又要罵自己。又抱着小毛的頭哭。人家都說宗伯伯瘋了。宗伯伯就雙腳跳起來罵：

「你們這些狗仔仔，你們……」

人家有事也不找他，他也不大去找別人。前月裏全村的抗捐他也不問。他對一

切都不大留意似的。好像是讓這個不可摸捉的世界自己毀滅去吧！可是這回天又乾，乾得田都裂了縫，現出了那些栽下去的秧子根。想着吳老板的厲害，想着餓肚皮的危險，自己又害怕了。瘋狂地在村子裏跑。看見人家有水車的，在骨曬骨曬地車着水，於是又恨着飛機，恨着東洋鬼子：

「媽媽的媽媽的媽——媽——的——」

罵一陣，自己總得想辦法。前幾天就同老婆拿了一個篾筐，綁上一根繩子，一個人拿着一頭，在溝邊一籃一籃地把水瀉進田裏去。但是現在是溝水都乾了。「天哪，真要收人了！」

宗伯伯想着這些更是睡不着，天剛剛發白，小小的狗洞似的門才透進一線暗的光，他就喀嚨喀嚨地駝着背爬起來了。

下

今天又是熱辣辣的大太陽，像火球一般紅紅地，掛在那青板板的天上，就像東洋飛機上面的那東西。沒有一絲雲，沒有一點風，遠近的樹林都像喘氣一般地站着。聽着懶蟬子吱吱吱的叫聲，望着乾田裏的秧苗，宗伯伯就焦燥得要暴跳起來。村子好像還是靜靜地，昨天那些講話的青年們好像還不見出來。

「靠不住的，娃娃們，折濫污，折濫污！」

宗伯伯罵着跳起來了。跑過鐵道，穿出叢林，就看見小毛戴着柳枝圈子向他跑來。宗伯伯本來已經看見許多赤膊漢子們在遠處的田邊跳動，一望而知他們是在忙着今天求雨的事情的。可見青年們並不折濫污，宗伯伯很可以放心了；但是不知怎樣，這一股子氣好像又並不是爲的青年們，可是爲甚麼？宗伯伯似乎又想不起來。總之是氣，總要想抓着一個甚麼東西，他這氣才出得了。他於是向着小毛喝道：

「媽媽的跑些甚麼東西！」

「跑甚麼？大家都在催人呢，他們叫我就去叫長壽拿籬。水生今天還要唱影子。」

戲呢！

宗伯伯似乎又沒有甚麼說的。不看小毛，拔步就向人多的廣場上駝背走去。一路上看見一兩個背槍的區公所團丁，他的心頭就非常憤恨。近一年來，就常常看見這些團丁們在這村子裏跑東家去西家的，甚麼捐，甚麼捐，真是鬧得一塌糊塗，出不起錢，就把槍押着你到區公所去。其實這些團丁們都是村子裏長大的，他們家裏也在做田，但是偏沒良心，把自己人當豬狗，有了槍就不認人了。有一回宗伯伯曾經劈臉向着王麻子喝道：

「你怎麼就這樣沒良心呵！我還親眼看見你長大的，還抱過你，才吃幾天公事飯，就把心都吃爛了！」

幸而王麻子是宗伯伯的姪兒，要是別的團丁，宗伯伯准要吃生活了。當然，正因為王麻子是姪兒，宗伯伯才敢；要是別人，宗伯伯早躲進草房子的角落裏去了。不過，自從「一二八」過後，宗伯伯對那些團丁們有點不放在眼裏了。他想起大毛在炸

彈下死亡，房子耕具也燒掉，而團丁們只曉得躲起來。他就常常迸着眼淚罵：

「你們好，你們好，你們不敢去打東洋人，只曉得欺負自己！狗把心給你們吃了！狗把心給你們吃了！」

現在看見團丁們雖是憤恨，但是目前唯一的問題就是求雨，三步兩步的就駝着背向着人堆走去。

已經午時過了，空場上大概才幾十個戴柳枝圈的赤膊漢子在那兒嘈嘈地講話。從前求雨，一來就是一兩百；現在的世道真是越變越壞了麼？大家求雨都好像不起勁了，宗伯伯憤憤地着急起來：

「幹什麼還不弄起來呵！」

「哦，宗伯伯也來了。我們不是弄不起來，說是區公所到處去說今天不求雨呢。」

另一個接着說：

「不幹，我們今天非求不可！甚麼區公所不怕的！」

另一個也說：

「都說就要來的。這是大家的事，大家就要來了。」

宗伯伯聽見區公所又來干涉了，頓時動起火來。有一個向他說：

「宗伯伯，你看見長壽沒有？鑼還不拿來呵！」

宗伯伯見衆人這麼圍着他說，想着無論甚麼非把雨求下來不可，於是自告奮勇地沙聲說道：

「娃娃們靠不住的，靠不住的。准又玩去了。好，我去叫他來。」

宗伯伯又離開人堆，向着長壽家裏去了。等到再向空場走來的時候，一個團丁從樹林邊跳了出來，攔住去路說道：

「喂，老頭，回去了，大家都已經回去了。今天不求雨了。區長說……」

宗伯伯還沒有聽見最後一句話，眼珠子已經氣得怔起來了。衝着那團丁的鼻子就喝道：

「幹甚麼不求？幹甚麼不求？媽媽的，大家都要餓死了！媽媽的，大家都不管了！」
宗伯伯這時有點恨那些青年們，剛才大家既說不怕，爲甚麼現在又怕起來了？爲甚麼就這樣回去了？他頑強地咬着牙齒，衝着就要走，他還是要到廣場上去看是怎麼一回事。但是團丁在前面又要攔他。宗伯伯就憤憤地向田邊吐了一口唾沫。走了一路上，看見一些團丁在攔着一些人講話，宗伯伯的心裏已經明白了甚麼，剛剛要走上廣場，就看見一大堆的赤膊漢子在亂滔滔地向着幾個團丁叫着鬧着：

「你們這些沒良心的！天乾都不准我們求雨了！」

「好，不要我們求雨了，把我們餓死吧！」

「甚麼有反動份子！那個是反動份子！找出來！找出來！」

「你們怕有反動份子，我們求雨就是反動份子嗎？」

「你們平時只曉得要錢，東洋鬼子燒我們房子的時候，你們躲在那裏角裏裏面去了！」

「媽的，東洋鬼子不把我們打得這樣，今年那會受這樣的災難！」

「我們的牛，我們的水車，殺的殺了，燒的燒了，媽媽的，你們不准我們求雨了！」

有些人喊打，聲勢愈加洶湧。幾個團丁怔着眼睛沒有辦法了。宗伯伯雖是沒有完全聽清，可是已經火高三丈，憤怒地擠進人堆，擠向團丁們的面前就倒下地去哭喊：

「你們弄死我算了！你們弄死我算了！你們都是跟東洋鬼子一樣來害我們的，弄死我算了！」

這時鑼聲噹噹地響亮，四方八面的人都來了。都赤着身體，戴着柳枝圈子，越來越多。團丁們早駭得退開了。宗伯伯好像感着得了勝利，就愈是覺得今天非和衆人一直做到底不可。除非事情完了，宗伯伯決不走開。他爬起來就聽見說，區公所見今天全村子的人都跑來求雨，恐怕要出甚麼亂子，因此來叫大家回去。並且說今天東洋人又要演習飛機，叫大家散開。宗伯伯一聽見東洋飛機，指着天又罵了起來。衆

人就說，今天大家都不散，管他甚麼飛機不飛機。要炸死大家炸死好了。大家想着「一二八」的慘禍，都覺得今年的災難都是東洋鬼子造成的。要是耕具不損失，大家都不致弄到這個田地。於是有人就說：叫水生把影子戲拿出來唱，唱薛仁貴征東。這村子雖是離上海不遠，可是那些電影、京戲之類，村裏人是享受不到的。每逢節氣日子，大家聚在一塊唯一的娛樂東西就是影子戲。現在一聽見說演薛仁貴征東，大家都好像捉着了仇人一般，感着了十分的痛快。

「好，薛仁貴征東！薛仁貴征東！」

「他媽的，打東洋鬼子！」

孩子們更是快活得不得了。互相抓着手，張着好奇的眼睛，笑着，叫着，鬧着，有幾個快活得草地上翻筋斗了。宗伯伯也感着了一種酸溜溜的痛快，眼眶裏脹着淚水。他駝着背揮着笨笨的汗手也附和着衆人喊了：

「好，媽媽的，打死他東洋鬼子！」

求雨的時候，宗伯伯流着汗，鄭重其事的跪在龍王菩薩面前磕了頭，又扶着龍王菩薩的轎子隨着衆人在村子裏走了一轉。他差不多疲倦了，但是還非常興奮。所不痛快的就是今天始終有些背槍的團丁和暗探們跟着。他差不多想罵出來了。但是不會罵，只是恨在心頭：『媽媽的！要遭天殺的！』他這麼想。

把菩薩抬回廟子的時候，村子周圍已經起了霧，樹林草房已很模糊，要黑下來了。但是附近村子的人們還在陸續的來。擠在一個大的廟門前差不多有一千多人。大家都在興奮，都在等待；等着他們成年看不見的娛樂的東西。青年們都在羣衆中動，在準備着最後的報仇和快樂。四野的蟲聲蛙聲催着黑下去的回光叫了起來，但是這廟前附近一帶早被這千多人的吵嚷聲壓下去了。幾個團丁又鑽出來了，站在一個高高的土台上叫道：

「喂，喂，大家回去了！雨求過了，大家在這裏還要幹甚麼！」

「區長說的，叫你們趕快回去，不准無故聚衆回去睡覺好了！」

宗伯伯已經咳了幾遍，氣都幾乎喘不過來，很疲倦，本來可以回去了，但是不，這是成年不容易看見的東西；現在團丁們又出來說話，他更不，偏不走，偏要在這兒看。有些人在喊：

「媽媽的，打，打這些狗仔仔們！」

「滾你媽的蛋！把你們區長叫來我們都不走！」

有些年青的就喊：

「打吧，打他媽媽的！」

幾個團丁就駭着跑了。大家都非常高興，有人就說：

「他們去了，一定還要帶很多人來的！」

「他媽的，敢把我們做甚麼！」

「難道我們唱薛仁貴征東都不准我們唱？打東洋鬼子都不准我們打麼？」

本來有很多是胆小的，但是因爲人多，大家又不怕甚麼了。大家於是用手臂抹

着臉上的汗，振着精神來看薛仁貴征東。

廟門開了。水生抬着箱子來了，一大幅的白布拿出了。在大門上掛起來了。羣衆於是又在下面七嘴八舌的叫了：

「水生哥唱大聲點呵！」

「要殺死東洋鬼子呵！」

「要一刀一刀的殺呵！」

小毛同着幾個小孩子擠到白布旁邊，跳過去跳過來的。羣衆又在下面嚷了。宗伯伯氣得臉色發白。擠上台階去，向着小毛的頭上就是幾煙杆，很嚴肅地喝道：

「媽媽的，滾回去！不准你看！」

可是下面的羣衆在騷動，有人在喊：

「區公所派隊伍來了！呵，來了！」

大家都一下停止了嚷聲，很嚴肅地掉頭望着黑憧憧的撐着槍桿子的人影。大

家都好像成着了大禍臨頭似的。難道唱戲都不准唱麼？可是一個隊長帶着十幾個弟兄衝上台階來了。隊長把布撕了下來，把箱子踢了開去，還沒有點燃的菜油燈都打翻了。水生氣得跳出來了，向着隊長就撞去：

「媽的，你打得好！」

羣衆聲都在下面吼了起來。

宗伯伯站在階沿，心頭正在吃驚，忽然一個團丁拍着他的肩膀一推：

「各自回去吧！」

宗伯伯脚一閃，就跌下階沿去了，幾乎跌個半死。羣衆聲更是鬧起來了，

「呵，打了人！」

「媽媽的，讓你們打死吧！」

這時隊長也有點手慌脚亂，只是高聲地喊：

「沒有你們的事，各自回去！」

「拿給你們打死好了！老子們偏不走！」

宗伯伯在地上哼出聲音來的時候，有幾個年青漢子已向台階湧去了。

「你們來，來就開槍！」

隊長這樣叫着，在響着槍機聲。但是幾個漢子湧上去了。抓着了一個持槍的團丁就是幾拳，只聽見洞呀洞的聲音。廟子面前的廣場上台階上都混亂起來了。大家都這樣感覺到，媽的，不准我們打東洋人，倒來打自己。

「開槍！」

拍！

拍拍！

人像潮水一樣地退開，但是接着又湧了回來。有人說水生打死了羣衆於是再飛也似的撲上去。隊長就帶着團丁們向廟後逃了。羣衆這時並沒有想到生死，只想報仇，只想報復從「一二八」以來燒殺捐稅的仇，不顧命的就向着區公所撲去。

宗伯伯看見羣衆撲去了。自己也想頑強地爬起來跟去。可是全身非常痛，不能動彈。他痛苦了。在黑暗中掙扎着抬起頭來，喊出他心底裏憤恨的聲音：

「媽媽的，殺死我吧！殺死我吧！」

一九三三年十月。

雪地

一

這是一個西康的大雪山，這裏的人都叫它做折多山的。

雪，白得怕人，銀漾漾地。大塊大塊的山，被那很厚的雪堆滿了，像堆滿洋灰麵一樣。雪山是那樣光禿禿地，連一根草，一株樹都看不見。你周圍一望，那些大塊的山都靜靜的望着你，全是白的，不由你不噓一口氣。你站在這山的當中，就好像落在雪坑裏。山高高地聳着，天都小些了。其實你無論如何也看不見天。你看那飛去飛來的白霧，像火燒房子的時候的白煙一樣，很濃厚地，把你蓋着。所以你只能夠看得見你同路的前一個人和後一個人；在離你一丈遠走着的人，只能很模糊的看見，好像蕩着

一個鬼影。一丈遠以外的，就只能聽見他們走路的聲音了。山是翻過一重又一重，老看不見一點綠色或黃色的東西。陰溼的白霧把你窒悶着；銀漾漾的白雪反射着刺人的光線，刺得你眼睛昏昏地有點微痛，但是你還得勉強掙扎着眼睛皮，當心着掉在十幾丈深的雪坑裏去。

在這個一望無涯的白色當中走，大家都靜悄悄地，一個挨一個的走。因為是太冷了，太白得怕人了，空氣太薄了，走兩步就喘不過氣來。那裹着厚璞子裹腿的足，一步一步很小心地踏下去，這一踏下去，起碼就踹進雪兩尺深，雪就齊斬斬地吞完你的大腿，就好像農人做冬水田兩隻足都陷在泥水裏，你得很吃力地站穩右足，把左足擡起來踏向前一步的雪堆裏，左足小心地站穩了，再照樣的提出右足來，又楚楚地踏下前一步的雪堆裏去。

無論你是怎樣強壯的人，照規矩你是不敢連走六七步的；要那樣，就會馬上暈死在這雪山上。他們照着規矩走三步歇一口氣。擡起頭望望那模糊的白雪和白霧，

心裏就微痛地打一個寒噤。他們那襪子裏腿，是和內地的軍隊用的布裹腿兩樣。那是西康土人用沒有製練過的羊毛織成，像厚呢一樣。他們雖是裹着很厚的襪子，但是走了一些時候就已經溼透了。從大腿到足趾簡直冰冷的，足板失去了知覺，凍木了；但是有時也感覺着足趾辣刺刺的痛。粗草鞋被雪凝結着，差不多變成了冰鞋，縮得緊緊地，勒着足板怪不受用，想解鬆一下，但是在雪地裏又站不穩，只好將就吧，咬着牙起勁再走。

他們身上穿的軍服，也是白獐子做的，已經黑了，還臭。身上是馱滿的槍枝，子彈，軍毯，……七七八八的東西。東西可算不少，但還是冷得要命，不過並不打抖，凍木了。手指凍得不能擡起來抹鬍子。手像生薑樣。其實在這雪山上走怎麼也不能抹鬍子；因為鬍子被呼出來的氣凝結成冰了，你一抹，鬍子就會和嘴皮分家。張占標那老傢伙的鬍子，就是那樣不當心抹掉的，好鷄巴笑人。

在走來累得喘不過氣來的時候，也要出一點汗；汗出來粘着軍服，馬上就在軍

服上變成了冰。出一次汗，心裏會緊一下，肚子裏就像烏烟瘴氣的怪不舒服；像是餓，又不大吃。連着翻了四天折多山，總是那樣又餓，又不想吃，滿滿的一袋糴粑。●
麵，並沒有減少多少。不過要走路，也得勉強吃點，填填肚子。

有二十來個弟兄的手指是已經被雪，剝脫了的——他們不知道凍木的身體，應該睡在軍毯裏讓牠慢慢的回復了活氣；他們才一歇足，就把手去烤火，第二天手就黑了，乾了，齊斬斬的十個指頭就和自己脫離關係。現在他們不能再拿槍，不能再担糴粑給自己吃了。——這都是他們爲國戍邊的成績！在這調回關內換防的路上，不能拿槍就做措槍的工作，一個人五支，嗨呀嗨地蹣跚着雪堆走。

本來他們是整整的一營，在上半年開出關去防藏番的。在出關的路上就凍死

●糴粑：是藏文的譯音，用青稞，燕麥之類炒熟磨成粉，是西康人主要的食品。要吃的時候，用手調着

粉和着酥油捏成麵團，就叫着糴粑。

兩排在山上；另外有一排人被雪連足趾都剝脫了的，成了廢人了。本來向錢上打算一下，一個月僅僅能領得幾角錢的零用，早就想「足板上擦油，」溜他媽的；但是不行。像這大山，雪山重重包圍的西康，溜是溜不了的，十個總有十一個捉回來，起碼請你吃個把外國湯圓。他們這大半營想逃的人，一想到外國湯圓，又只好硬着頭皮開出關在甘孜縣住不上幾個月，藏番就打起來。抵抗了幾個月後，連這二十來個沒有指頭的弟兄算在內，僅僅只剩五六十個人了；不過營長還是一個，連長還是三個；排長雖也只有兩個了，却另外增加了兩個營長的蠻太太。

現在他們是奉命換防回來了，大家都覺得好像逃出了鬼門關似的。他們雖是也想起那雪坑裏凍死的弟兄，槍彈下腦漿迸裂的弟兄；但是想過也就算了，自己總算是活着回來。

不過他們變多了，心裏老是憤恨着一種甚麼東西，但是大家都不講，老悶在心裏。

李得勝的肚子餓了。但是他自己沒有手指，不能捏糝粑喂自己嘴的。他肚子裏非常的慌亂，就更加喘不過氣來。他差不多要暈倒了。他叫住他前面的吳占鰲扶他一下。他們站着。吳占鰲開始幫他捏糝粑。

拍拍！營長在馬上抽下兩馬鞭來，而且罵着：

「老母子個戾野卵禽的要掉隊！戾，戾，掉隊！」

他兩個被鞭子打得呆了，痛苦地望望營長又走起來。

營長的確非常威嚴：皮帽子，皮軍服，皮外套，坐在馬上胖胖的，隨便那一個弟兄看見他都要怕；再加上他那副黃色的風鏡把眼睛遮着，他究竟是在發怒，是在笑，看不出來，更可怕。不過大家都像不滿意，前面走的更是有點好奇，於是就傳說起來了：

「營長又打人了！」

「營長又打人了！」

「……………」

像傳命令一樣，從後面一個一個的傳達到前面。

營長於是喊道：「戾，戾，不准鬧！」

大家就靜默了。一個挨一個的在白霧當中小心的走。只聽見踹得雪楚楚地響，刺刀吊在許多屁股上拍呀拍地擺動着，中間也雜着幾匹馬頸上的串鈴聲，丁丁地。就好像夜間偷營一樣的小心走着。

營長這次雖然還是皮帽子，皮軍服，皮外套，而且還增加了兩個蠻太太，而且也增加了四個「烏拉」●馬馱的真正雲南鴉片煙；可是他的心裏也懷着一種怨恨：他怨恨自己不是旅長的嫡系，（他是老邊軍系被宰割後收編來的，）他怨恨旅長太刻薄了他。他想：

●烏拉是藏文的譯音，凡是牛馬統叫着烏拉。牠的含義有差役或奴隸的意思。在漢人通常稱馬爲烏拉馬，稱勞動的藏人爲烏拉娃。

「戾，戾，他的小鼻子營長爲甚麼不派出關來！一個月的軍餉又要四折五折的扣說，甚麼防止英帝國主義的侵略，叫我的一營兵去死，他的小鼻子些在關內安逸逸的享福！現在一營人給我死去娘個戾的兩連多，戾的旅長用這毒方法來消滅我！」

他在馬上越想越憤恨。他悲痛他的實力喪失，他懼怕他的地位動搖，他就憤恨地抽了馬一鞭子。

馬在無意中挨了一皮鞭，痛得跳了，雪塊像大砲開花樣從馬的脚下飛射起來，落在前面幾個兵的頸頸上；馬的頭向前猛衝一下，在前面擋着五支槍的夏得海被衝倒了。槍壓着他。他爬在雪堆上叫不出來，昏死了。因爲雪太深，陷齊馬的大腿，跳不動，所以營長還是安全的馱在馬上。

營長勒着馬，叫前面的幾個兵把夏得海拉起來。

好半天了，夏得海才漸漸的轉過氣來。營長叫他慢慢的在後面跟着，叫前面的

幾個兵一個人幫他搯一支槍。

隊伍又走起來了。

一些怨恨的聲音又像傳命令般從後面一個一個的傳達到前面。

夏得海一個人在後面，痛苦地一步一步的爬着。冷汗不斷的冒。足像不是自己的，爬不動。隊伍已經掉得很遠了。他憤恨，他心慌，眼淚大顆大顆的從眼角上擠出來。他擡起凍木的手去揩眼淚，他又看見他那沒有指頭的手，禿楚楚地，像木棒。他更痛苦了。亂箭穿他的心。他僅僅把那木棒般的手背在眼角上滾了兩下。

「老夏！我攙你走！」

他擡起頭見是劉小二向他走來，心裏好像寬鬆一些。於是兩個人說起話來了：

「營長叫你來的麼？」

「臊他的娘！他不要我來呢！咱們弟兄一營人，就已經只剩他媽的五十個了！死……我怕你一個人給老虎擡去，我來陪你。他媽的營長不准我來。我給他媽的鬧

了。不是張掛長幫我說話，他媽的還不要我來……」

「臊他媽的戾！臊他蠻太太的戾！把老子撞昏死他媽的啦！」

「臊他的娘！咱們弟兄死的死亡死亡。他們還是穿皮外套，討蠻太太尅扣咱們的軍餉去販鴉片煙。打仗的時候，看見英國軍官他們臉都駭青了，藏番衝鋒來，他們躲他媽的在山後面。咱們弟兄，患難弟兄。老子現在不說，進關去才三下五除二的給他媽的算賬！」

夏得海覺得問題的中心已經找着了，也說道：

「臊他戾！算賬！算賬……」

忽然後面不斷的串鈴響，響得非常討厭。

「你們爲甚麼要掉隊！想逃？」是營副沙沙的聲音。

他兩個只是接着慢慢走，不理，也不回頭看。

漸漸地串鈴聲越響越多，已經到了面前。

營副向來就和連上的士兵非常隔膜，遇事只曉得擺臭架子。這兩個兵今天公然不立正回答他說，「報告營副，」這已是有傷他的尊嚴，何況又是當着書記長，軍需長，司書們的面前丟他的面子。他也老實不客氣的抽下一鞭子，罵道：

「你想逃，你……你……」

劉小二痛得憤火中燒。不知怎麼，憤雖是憤，見着長官總是服服貼貼地。他那凍木的身體被鞭子抽得辣辣的痛，差不多痛閉了氣。他陷在雪堆上，瞪着好半天才吶吶的說明他們掉隊的原因。書記長們在馬上笑了。其實並不好笑，不過好像他們在雪霧當中騎着馬悶了半天，藉事笑着好玩兒。

一會兒，營副們已經騎着馬走向前去了。還有五個勤務兵也騎着馬，押着幾匹「烏拉」馱的輜重，緊跟在前面。漸漸地，那些人馬離得很遠，隱約地，在那紗一般的白霧中消失了。

「臊他的娘！臊他的娘！」

「狗子，這些混帳王八旦！咱們弟兄送死，他們升官發財！狗養的勤務兵也騎馬。老子們一刀一槍的去拚命，拚命……老子有田做，哪還當他鷄巴的兵！他媽的！」

夏得海似乎要說出甚麼，但是又冷，又痛，又餓，肚裏面空空洞洞的，又像烏煙瘴氣的，嘴唇顫動一下，又閉着了。

兩個對望了一下，心裏都衝動着一種甚麼，只是不說出。

他們接着又在雪裏慢慢的顫起來。

白霧漸漸薄起來了。

太陽在山尖上射下來，對着雪反射出一股極強的光線，燒得擦滿酥油的臉

○酥油：是用牛奶煮熟，裝在木桶裏，用木棒舂，到冷時，牛奶便變成酥油，同黃油一樣，也是食品中主要的一種。通常調糝糍及熬茶之用。在雪山上走，必拿這東西來擦臉；不然，太陽射着雪的反光，會

把臉皮燒焦。

皮火燒火辣的怪疼。眼睛簡直不敢睜大。

那幾十個的一隊已經慢慢的走了好遠。

蠻太太騎着馬在崖邊上擠着了，幾乎把陳占魁擠下崖去。陳占魁眼睛昏昏地向裏邊一擠，蠻太太在馬上一滑，滑下馬鞍來。她叫了。

營長叫連長們叫隊伍停止前進。他騎着馬走到蠻太太的身邊。他恨恨地踢了陳占魁一足。

呵！陳占魁就連人帶槍，噠哩嘩啦地滾下崖，落在雪坑裏去了！因為霧子薄些了，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哇呀哇呀地哄鬧起來。連長和排長的臉都白了，白得怕人。

大家都感着一種沉重的壓迫，都在憤怒；說不出一句話，只是鬧。

營長在馬上手慌足亂了。通身在發戰，他顫抖抖地拿出手槍來罵道：

「辰辰，造反了！那個敢再鬧辰辰，軍法……」

馬旁邊的李得勝忽然也跟着叫道：

「戾，戾，營長！」

劈拍！營長打出一手槍，却並沒打着誰。他憤怒地足一踢，李得勝又連人帶槍，滾下崖，落在雪坑裏去了。

「哇哇！」

「哇哇！」

「哇哇！」士兵們都叫起來了。

「不准造反！」李連長很威風的叫出一聲。

陡然，這空氣很薄的雪山，被這些聲音的震動，立時陰雲四合起來。太陽不見了。很濃的白霧又籠罩了下來，濃得伸手不見五指。密密麻麻的雪彈子往下直落。人聲在這陰黯中，在這霧罩中，漸漸地又靜下去了。

雪彈子越落越厲害，大家的情怒也到了極點。但是人都被打得僵木了。沒有辦

法。只好把軍毯舖在雪地上，裹着身體睡了下去。長官們也都下了馬睡着。靜靜地。

二

第二天早晨醒來，覺得身上壓得重重的，好容易才從尺多深的雪堆下鑽了出來。在雪堆下面埋着倒還暖和，剛剛一鑽出雪堆，白霧便把你包圍着，馬上就冷得發抖。不過雪是早停止了，霧也不那樣濃；但還是看不見山頂，看不見天。

肚子餓，還是那麼烏煙瘴氣樣，還是不想吃。

腿子陷在雪堆裏，像不是自己的。實在不想再走。

心頭憤恨着，憤恨着。還是憤恨着：

▲在西康走路，常常要打五六天的野，才能見得着人家。在雪山上遇着雪彈子來時，就把毯子一類的東西連頭裹着睡在雪地上，到雪彈子落完時才起來。雪常常是堆尺多高。

「他奶奶的辰，當鷄巴的兵」想叫出來，但是又沒有叫出來。

聽見前面有人踹得雪楚楚地響，接着是問話聲：

「你是——？」

「我是陳大全。」一個人答了。

接着便看見李連長模糊的面孔，對準着自己，問：

「你是——？」

看見李連長那付卑鄙凶惡的面孔，早就令人恨不得打他兩耳光。但是不知怎麼自己又答出來了：

「我是楊方。」

連長又走到後面去了。楊方想，就提起這麼一足呀，便把他跌下崖去；但是足凍木了，提不起來。

耳朵注意着聽點後面的一個名，聽了半天，不見有聲音。

連長在後面喊了：

「楊方！」

「有！」

「來！」連長說。

不知怎麼，腿是連長的樣子，連長一喊，自己僵木的腿也提動了。

連長指着一個雪堆說道：

「把吳癩頭拉出來！」

楊方看了連長一眼，不說甚麼，便同王岡彎下腰去，用手把雪撥開，手被雪割得痛，痛到心頭。

啊！吳癩頭凍死他媽的了！嘴唇縮着，像笑死樣。身體已經僵硬了。

連長叫把吳癩頭的槍彈取下來，叫楊方措槍，叫王岡措彈。楊方的心裏真是又悲痛，又憤怒，但是終于把槍措在手上。

連長又走到後面去了。

「他奶奶的屁，幹掉他！」楊方說。

王岡對他笑了一下。

漸漸地，霧薄起來了。

前面一個一個的傳着命令來：

「準備出發！」

「準備出發！」

一個一個的又傳達到後面去了。

不想走，不想走，但是又不能不走。管他媽的，勉強硬硬噎噎的塞了些糝粑在肚子裏去。臉上又糊上一層酥油。

他媽的，走吧！城裏面算賬去！

楚楚楚，楚楚楚，人又在雪堆裏勸起來。刺刀又在屁股上拍呀拍地擺動着。馬鈴

聲也響起來了……

今天總算真的逃出了鬼門關。在太陽落山的時候，已經望見了打箭爐北關的柵子，接連連的房子，煙囪，都在冒着煙。看見了瀑布般的水，看見了黃黃的山，看見了喇嘛，看見了商人……的確，雪山是走完了。看見了街市，就好像回了家鄉一樣，心裏也就寬鬆了一點，不由不嘔出一口悶氣——噓……

不知怎麼，在要下山的時候，足雖是痛得要命，總是走得那麼起勁；現在看見了柵子，倒反而拖不動，腿子真酸得要斷。看見那沒有雪的地面，簡直想倒下去睡他媽的一覺再說。

幾個兵在石頭上坐了下來。口裏吹着唢哨，眼裏望着那些田。張占標心裏想：有田種多麼好。

「坐着幹甚麼！」連長騎馬吼着來了。

「報告連長！我們休息一下。」

「胡說！」李連長吼着，惡狠狠的下了馬，提着馬鞭走了來。

幾個兵並沒有正立；坐着說：

「報告連長！足要斷了！」

「娘賣戾你，你，你，」連長的鞭子在兵們的背上抽着。「到此地還敢搗蛋斷了也要走走！」連長把最後的一個「走」字吼得特別響。

愁苦着臉，大家望望又站了起來。腿子簡直沒有知覺了，還是要痛苦地拖着走。看見了旅部，門口擺着一架機關槍，十幾個兵在門外閑散的站着，望着這回來的一隊。中間有幾個是認識的。

「弟兄！辛苦辛苦！」認識的幾個向他們打招呼。

夏得海望望他們，痛苦地伸出兩隻沒有指頭的手；其餘的幾個，也同樣的伸出來，幌了兩下。夏得海苦笑道：

「弟兄！這就是出關的手！」

大家就對望着苦笑一下。

忽然對面幾個武裝的兵士，攙着用繩子綁着的兩個徒手兵押着過來了。

「逃兵！誰叫了一下。」

大家都望着那兩個，像上屠場的豬樣攙着過去了。

這時街上已經在關鋪子了，但是很鬧熱：許多兵拉着一串一串的伙子在街上走。說是第三營準備後天開出關。大家都快感了一下，意思說：我們總算是活着進關來了。

因為一想到自己，更覺得拖不動，甚麼都不想，只想倒下去。

他們宿營的地點，是東關口的一個破廟裏。營長，營副，書記長，以及兩個連長住在另外一個好地方。

一點名，又少三個，說是昨天在雪彈子下面凍死了。現在大家都沒有心思來理這些。只想睡，橫躺直躺的在神龕面前就呼嚕呼嚕地睡着了。

第三天，還沒有吹起身號，就有一個人影子，鬼鬼祟祟的，在神龕面前，在人堆裏跳過去，跳過來的，噓噓地講着話。

許多兵都迷迷糊糊地坐了起來。手指揉着眼睛，都像傻子樣望着那個人。有些在咳嗽，吐痰。

出了甚麼岔？

仔細聽，仔細聽……

那個人在講：

「旅長把營長扣留了！昨天晚上。」

「是麼？扣留了？」

睡着的也爬起來。足腿硬得像木棒，身上的骨頭像挨了一頓毒打樣，痛得要命。

但是終於爬了起來。

大家圍做一堆，黑壓壓地。頭在攢動。嘴在議論：

「扣留了嗎？我們的餉？」

「餉？營長不是說回來發？幾個月一齊。」

「旅長就是說他尅扣兵餉呢！」

「我們報告旅長去！」

「他還有鴉片煙，四馱，四馱！」

有些人望着那大殿上的鴉片煙箱子發笑。

一大堆分成幾小堆，談着，講着。

起身號吹過半天了，還不見吹點名號。連長和排長都慌張地進一頭，出一頭的，像忘了點名。

有幾個兵跑到連長室的窗子外邊聽。

「營長的事總算弄好了，」連長的聲音。

「旅長不要他賠餉了麼？」王排長的聲音。

又是連長說：

「營長找參謀長說好，送旅長一馱鴉片煙。旅長要營長今天就走，免得士兵爲難他。」

「那，這些兵士怎麼對付？」王連附又問了。

「今天馬上改編。哪個搗蛋就槍斃哪個！」連長這麼答，他故意把聲音放響一些。

幾個兵離開窗子，把消息帶到人堆中來，幾個小堆又聚成一大堆。又議論起來了：

「旅長把我們賣了！」

「他們原是官官相衛的！」

「臊他的娘！我們性命換來的錢！」

「我們向營長要去！」

「幹！要去！不去的算狗鷄巴！」

尖屁股伍桂是著名的逃兵。他從十五歲起就當兵，現在已經三十歲，跳過三十幾個部隊了。上半年出關時，因為山多，終於是不敢逃。這次他真也沒有想到他會活着回來，能在人堆中站着。他離開人堆又溜到連長室的窗子外邊去了，耳朵靠着板壁，聽不見甚麼；又把眼睛挨近窗眼。

忽然背上辣刺刺的挨了一鞭子，接着又是拍拍拍的幾下。他痛苦地轉過背來，望着張排長。張排長吼道：

「你在此地幹甚麼！噯，幹甚麼！怕要造反了！」

伍桂用手摸摸他痛辣辣的背。

「在動些甚麼！不曉得立正嗎？這些不識好的東西滾開！」

張排長把話說完就跳着跳着向連長室走去。人都望着他的背後噓了兩聲，他只裝着不聽見的進去了。

一會兒，連長同排長們走到大殿裏，叫五個勤務兵和兩個伙夫把鴉片煙箱子搬到營副住的那屋裏去。還剩下兩箱，又叫兩個伙夫和兩個兵士送到旅長的公館去。兩個排長押着去了。

「集合！」連長叫着，又把口笛逗在嘴上呼呼地吹起來。

伍桂向列子懶洋洋地走去。

「死人！」連長吼着，接着就是一拳。「快點！」

列子站好了。報數也報過了。

連長把那凶惡的眼睛，從左至右向列子掃了一下，吭着嗓子喊道：

「聽到！」

列子裏面混亂的把足收了回去立正。

「在幹些甚麼！沒有吃飯麼！」連長紅着臉罵。

大家只是懶洋洋的聽着。有些足腿酸得打閃閃。

「現在跟你們宣佈一下：本營今天改編到第三營，旅長的命令。今天營長要回軍部去。我們現在把武裝準備好，去歡送。聽到沒有？」連長把話說完，眼睛直直地望着列子。

列子裏的頭都在騷動，大家望了望。裏面只是零零碎碎的答出幾聲「聽到了！」

「幹甚麼！幹甚麼！」連長憤怒的叫了，閃着賊一般的眼光，好像要找誰出氣。

「這成甚麼隊伍！嚇軍紀都破壞完了！哪個要搗蛋的站出來！站出來！」

列子又靜靜的了。

連長本要找個把人來出出氣的，但是也覺得隊伍一改編，自己的位置都靠不着了，他歇了一下又吭着嗓子說道：

「現在馬上就準備好。聽到沒有？」

「聽到了！」

「稍息，解散！」

列子散了。兵士們混亂的向着大殿走去，一面講着話：——

「他媽媽的改編到第三營去嗎？」

「才進關來又要出關嗎？」

「臊他的娘！還要把咱們剩下的送死嗎？」

大家都知道第三營快開出關，都覺得死又擺在面前。

「媽媽的！長官們升官發財，拿我們死！」大家都這樣的想着。

突然有一個人叫了出來：

「弟兄們！咱們要餉去！餉不發，不要營長走！」

「對，要餉去！老子還要問他要指頭！」夏得海們也叫着。

大家都在亂七八糟的說着。掛刺刀聲，拿槍聲，更顯得混亂。

連長在房間裏，知道今天有點不大對頭，不敢出來罵了。隔一會兒，又集合了。

不准帶槍去。

他們走到柵子門口站着，排成一列，都在期待着，期待着。

遠遠地，馬串鈴響着來了，接着便看見勤務兵押着馱子出去；接着是營副書記長們和兩個蠻太太騎着馬走來，也跟着馱子屁股去了。接着又看見一排武裝兵，接着是營長，跟着來送行的是參謀長，和幾個旅部的官佐。

「擋着他！誰在列子裏叫一聲。」

列子騷動起來。

連長的臉色變了，接着便叫：

「敬禮！」

但是沒有人理他，都圍着營長走來。喊道：

「營長，拿我們的餉來。」

「沒有餉，不能走。」

參謀長叫起來了：

「這成甚麼！反了！反了！吳排長把爲頭的兩個反動份子捉着，這還了得！李連長！把隊伍帶回去！不走，就跟我開槍！」

夏得海立正說道：

「報告參謀長！我們的餉！」

「你是爲頭的是不是？吳排長拿着他！」參謀長說着，手指揮着。

那一排武裝兵拿着槍走來，夏得海同王岡就被捉去了。大家都憤恨，怒火要把人燒死。但是自己是徒手沒有辦法。終於被一排人的槍口監視着排成隊伍，被李連長帶回來了。

在解散的時候，大家都在罵：——

「狗鷄巴的東西爲甚麼忘記用刺刀！」

「爲甚麼不用刺刀呀！怕他鷄巴的槍！」

大家都在磨拳擦掌的跳着，叫着。都在失悔，都在罵。

有兩個弟兄是被捉去了。他們知道要求是不中用的。大家都在等待着，等待着；然而也明知道不見有好的兆頭。

天色陰沉沉的，雪又落起來了。

大家在大殿上一堆一堆的擠着，想不出辦法；只你望我，我望你地，好像都在等別人想條好計。

突然一陣反的號音，很悽慘地經過廟門。

「槍斃人！」有人這樣一叫，大家都驚慌起來，向着營門走去。

心都在跳，不是怕；是一種說不出來的緊張。眼睛都像火焰在燒。

有兩班人的武裝兵在門外走着。雪落在那四個反綁着手的赤膊身上。

「有兩個是逃兵！」

「糟糕！夏得海也綁在一起！」

「他們有甚麼罪呀！」

大家都憤怒得要瘋狂了。都想跳出去，把夏得海同王岡奪回來，都在等誰先跳出去。大家的心都是散亂的，誰也沒有先跳出去。

「只說逃出了鬼門關；誰知進關來還是送死！」大家都好像這樣的想着，都好像明白了自己是甚麼人，「不錯，自己的生命不如一隻鷄！」

突然旅長雄糾糾氣昂昂的走了來，後面跟着四個揹盒子砲的白白淨淨的弁兵。巧得很，李連長這時也從後面走了出來。兵士們讓出一條路。旅長剛跨進廟門，李連長便大聲的喊：

「敬禮！」

不知怎麼，大家都不知不覺的把手舉在額上。

話。

旅長的臉色很難看，嘴唇動了兩下，似乎想罵誰。最後他叫李連長馬上集合訓

都知道，這是來解決甚麼事的。都好像忘了疲倦，振作着精神。

列子在大天井中排好。雪落在頸額上都忘了冷。許多心都緊張地連成個僵硬的一條，像一條地雷的導火線，在等待着誰來點火。

連長同弁兵們站在旅長的背後。

旅長很憤怒似的，站在飄飄的雪下面，惡狠狠的望着。眼睛在不住的轉動，口裏在罵：

「你們是天兵！你們出過關，就了不得！軍人懂不懂，黑暗專制，無理服從！你們公然侮辱長官，聚衆要挾！你們喪完了軍人的德！」

大家的心都在起伏着，波動着。眼睛像火在燒，不動的望着。

旅長又說了：

「軍人哪裏是軍人！是土匪！我們革命軍……」

「革我們的命！排尾不知是誰在輕輕地說。」

旅長望着排尾吼道：

「哪個在講話！哪個在講話！哼！了得！李連長把他拖出來！」

大家的頭都在動，看見拖出來的是尖屁股伍桂。大家的心更加緊張起來。

「李連長槍斃他！」旅長堅決的說。

「槍斃？」誰又在列子當中叫了起來。

大家都忘記一切了，明白的認識了站在面前的敵人，都像狂獸般的拔出自己的刺刀，撲上前去。

旅長同連長見勢頭不對，驚得向外逃走。

那四個白白淨淨的弁兵，也慌的取出盒子砲，向着這狂獸般的兵士掃射了來，在前面的倒了幾個。但是離得太近，許多刺刀明晃晃的已經撲到身邊。只聽見格軋

格軋的肉搏聲，四個弁兵已經刺死在地上。

旅長同連長逃不多遠，便看見門口的兩個衛兵持着槍跑了進來，他兩個向後便走，却被追來的許多刺刀亂砍下去。士兵們喊了：

「弟兄們！咱們快走！」

一下蜂擁的上了大殿，各人拿着自己的槍，便無秩序的向東關外跑了出去。足像長了翅膀，好像在飛。

雪落得更大了，在許多頭上亂飛；他們並不覺得冷。

現在才覺得腿子是真的屬於自己的，都想飛，都想擠上前去。在雪山上的辛苦，十幾天的疲倦，都完全忘記了。都覺得太痛快，太自由。笑着，叫着，講着，許多口沫在許多乾爛的嘴唇上飛濺。

一九三二，七月。

原
书
空
白
页

山坡上

一

圓圓的火球似的太陽滾到那邊西山尖上了。敵軍的一條散兵線也逼進了這邊東山的斜坡下。在那一條白帶子似的小溪流邊，就很清楚地蠕動着那幾十個灰色點子，一個離開一個地沿着那條小溪拉連了好長。黃色的陽光洒在他們身上，可以看得見他們那些戴着圓頂軍帽的頭在動和扳槍的手在動。幾十支黑色槍桿的口子翹了起來，冒出一股股的白烟，噼吧噼吧地，直向着這東山坡上的石板橋頭一條散兵線射來，從弟兄們的耳朵邊和頭頂上掠了過去：嗤～～～嗤～～～嗤～～～好像蜂羣似的在叫着狂飛。蹲在弟兄們之間的王大勝，知道營長在背後樹林邊督戰來

了，他趕快又用肩頭抵住胸前的掩蔽物（這是臨時在這橋頭用許多大石頭堆成的一條長長的矮牆，）向着坡下溝邊的灰色點子開了幾槍。他剛剛從槍身上抬起臉來，忽然一顆子彈向他臉前的矮牆石尖上飛來，拍的一聲，幾塊破石片和一陣石砂都爆炸起來。他趕快一縮頸子，把自己的三角臉向石堆後面躲下去，鼻尖在槍托上碰了一下。隨後他抬起發青的臉，趕快舉起右掌來，從額角直到下巴摸了一把，一看掌心和五指只是些石砂點子，並沒有血跡，這才對着手掌心吐了一口寬慰的氣，同時怕人家知道似的連忙向兩旁蹲着放槍的弟兄們掃了一眼。只見在這一條掩蔽物後面的幾十個弟兄們，一個一個的都依然相隔三尺模樣靠牆蹲着，都把軍帽的黑遮陽高高翹起在額頭上，緊綳着黑紅的臉皮，挺出充血的眼珠子，右手不停地扳動槍機，噼吧噼吧地把子彈向坡下射去。他把眼光收回來的時候，就看見左肩膀隔三尺遠蹲着的劉排長，正用他的左肩抵住胸前的掩蔽物，撐出黑桿子的步槍，用沒有閉住的一隻右眼，湊在槍的瞄準器後面，他那有着一條金線箍的圓頂軍帽就

好像嵌在槍身上似的在閃光。

「快放！」劉排長忽然把那戴着金線帽的頭抬了起來，兩眼噴着火似的向兩旁很快的一掃。

王大勝趕快避開劉排長的眼光，不使他看見自己這還在發青的臉，便右手抓着槍機一扭，一推，卡的一聲又把一顆子彈推上槍槽。在這很快的一個動作間，他從眼角梢似乎覺得劉排長的兩眼又盯住他這很靈活的右手在閃光。

斜坡下的左旁，那一帶抹着斜陽的黃綠色大樹林邊，一幅黃網大旗忽然一閃地從那里撐了出來。隨着一陣尖銳的衝鋒號聲，跳出了幾十個灰色人們，手上都端着閃亮着刺刀的長槍，一路射擊着向坡上衝來。登時那一片只是陽光的黃土坡上便零亂地動着許多恐怖的黑影。跑在最前面的就是那一面呼呼翻飛着的黃旗。黃旗後面戴着圓頂軍帽的一羣裏面，也隨即吼出蠻號子來了：

「吓——吓——吓——嗚——!!!」聲音非常尖銳而龐大，轟得天光發抖，連橋

頭的這一條掩蔽物都好像震得索索搖動。兩旁弟兄們又加緊地一陣快放。

「打那旗子！」劉排長又伸起圓臉來，白着嘴唇，兩眼向兩旁一掃。

王大勝的嘴唇也發白，但左眼角梢依然好像被牽引着，老早覺得劉排長的兩眼在看他。他于是立刻摒着呼吸，很靈活地把臉一伸，將右眼湊在瞄準哭後面，指着那黃旗蹣跚得很清切，「哪，你看！」他心裏這麼喊一聲，便把右手曲屈着的食指扣緊扳機一扳——叮！只有槍機上的撞針單調的響聲。

「嘿，媽的！」他把發燒的臉一抬，粗聲地噴着唾沫星子說；接着他就又用一種解釋的口氣加添道：「嘿，恰恰是這一槍瞎了火媽的！」他說完了這話的時候，還是老覺得劉排長似乎在對着他從鼻孔發出冷笑，而且似乎看得他簡直不把眼睛掉回去。他于是又凶狠狠的抓着機柄，退出那顆子彈，推上另外一顆子彈，推勢太猛，把槍身都朝前衝了一下。

「你媽的！」他口裏咒着，手指扣着扳機，向那飄來的黃旗一扳——吧！他立刻

從槍身上抬起他那興奮的黑紅三角臉，只見那飄到半坡的黃旗一偏，隨着一個灰色的人就倒下去了。那飛跑的一羣突的都怔了一下。只聽見橋頭弟兄們的槍聲都加速地在快放，在閃動的斜陽光中充滿了白色的濃烟和火藥的氣味。

「哪，排長這回一定要說了：『這回還是我的那一排出色，你看，王大勝那傢伙，一槍就打倒敵軍的旗子，這回一定要請鎮守使升他班長』……」王大勝腦子裏忽然電一般地閃過這個念頭，他的眼角梢就特別覺得被左邊的金線帽所牽引；他想望過去，看看劉排長在怎樣對他閃着驚異的眼光。他掉過臉去一看，左肩旁的劉排長却正俯着臉，從胸前十字交叉的子彈帶里摸出一夾銀色尖頭的子彈，嘴一歪，便把它按進槍的彈倉，隨即又全神貫注地閉住左眼，用右眼湊在瞄準器後面，向掩蔽物下面瞄準。王大勝張開嘴，把眉頭皺了一下，想：「嘿，他並沒有看着我！」

他把臉掉向前面的時候，只見那面黃旗已被另一個灰色的人拿起，又搶在那一羣人的前面跑來了。幾十個圓頂軍帽緊跟在呼呼翻飛的黃旗後面，閃亮着幾十

支槍刺的白光。在一陣密集的槍聲中，蠻號子又震天動地的重復吼起：

「吓——吓——吓——鳴——!!!」

王大勝右肩旁一個新弟兄嚇得直發抖，好像在向他身邊躲來，但移不兩步，就啊唷一聲倒在王大勝的腳邊。王大勝知道又完了一個了，竭力不看他，只把臉伸到槍身上，右眼覷着瞄準器，就在這一剎那，忽然覺得眼角梢甚麼東西一閃。他立刻抬起臉來，向右一望，不由的就泥薩菩似的呆住了，三角臉刷白，嘴唇變烏；就在眼前離橋不過五六丈遠的右前方，在那玉米桿林子當中，居然出現了敵人的另一支抄隊。那玉米桿林子遮住了敵人的臉面和身體，只露出十幾個圓頂的灰色軍帽。最前面的一頂軍帽是箍着一道金線的，那黃澄澄的一條特別覺得觸目。立刻，玉米桿林子一搖動，便閃出十幾支刺刀明晃晃的長槍，黑洞洞的槍口直對住這橋頭放出一股股的火光，和白烟，雨似地飛來噼噼噼的槍彈。王大勝扣着扳機的食指也發抖了，只覺得口裏發麻，全身的熱血都一下子凝凍了似的，頭腦好像就要炸裂。但見兩旁弟

兒們都把槍移向那裏快放，他也咬住牙，鎮靜地把槍口移過去，指着玉米桿林子那兒的金線軍帽瞄準；就在這瞄得清切的當兒，眼角梢又好像被劉排長的眼光牽引了去，他于是就興奮地用食指扣緊扳機一扳吧，只見那戴金線軍帽的敵人就在那玉米桿林中倒了下去。他的臉更興奮得發光了，因為他忽然覺得劉排長的手一抓一抓地在扯他的左肘。他掉過頭來一看，突然的一下子他又一驚地呆住了，三角臉變白，嘴巴都大大的張了開來。眼前呈現的劉排長，正朝天仰着他那慘白的圓臉，躺在石牆後面，兩眼翻白，鼻子右邊有一個圓圓的鮮紅窟窿，鼻孔和口角都湧出猩紅的鮮血，染紅了半邊臉，向着耳邊流下去，滴在黃色的泥土上，兩手還在痙攣地抽搐。

「嘿，媽的！」王大勝說，兩眼都好像被那鮮血映紅，冒出強烈的火簇，同時腦子裏這麼陰鬱的一閃：「完了！」在這當兒，敵人的蠻號子聲音已經震天動地的逼上前來，面前的這條矮牆也給它震得發抖。他急忙掉過臉去一看，只見那半坡跑來的

敵軍已跟右前方的那支抄隊混在一起，逼近石橋來了。他于是趕快把臉掉向背後，對着那容易逃跑的黃綠樹林邊閃着兩眼一看，却見頭戴金線軍帽的連長正站在那兒的一株樹邊，一手高舉着手槍粗聲喊道：「不准動！死力抵抗！」他又只得掉回頭來，那一面黃綢大旗却已一閃地在橋頭出現了。幾十支槍頭刺刀都閃着雪亮的寒光，漸逼漸攏。掩蔽物後面的幾十個弟兄們，立刻混亂了，都不再聽連長的叫喊，就像羣吃一驚的鴉雀各自飛奔逃命。頓時跑得震動山坡，地上散滿着零亂的黑影，一陣黃塵漫天漫地的騰了起來。王大勝蒼白着他的三角臉，慌忙離開橋邊的黃土大路，沿着樹林邊的草地撒腿就跑，忽然一推亂草絆住他的一支腳脛，他便在自己的黑影裏一仆跌了下去，隨即便聽見許多腳板打自己頭邊跑過去的聲音，背上屁股上還被誰重重的踏了幾腳。背後是一片震天動地的喊殺聲。他趕快一手緊抓住槍，一面掙扎爬起，一面連連掉頭向後看。在那一片閃光的黃塵飛舞中，他模糊地瞥見一個跑落後的弟兄，被一條雪亮的槍頭刺刀追上了從背後猛的一刺，那人啊啞一

聲便倒下去了。他于是用牙齒咬緊了下唇，竭力不讓自己的膝蓋發抖，從草地上撐扎起來，正要拔步，只聽見一聲「殺」！隨見一條雪亮的槍頭刺刀已正對自己的肚子刺來。王大勝向後一個騰步，還不會站穩了脚，却看見面前那個頭戴黑遮陽軍帽的黑麻臉漢子第二下又刺來了。他急忙雙手掄起槍桿使勁向那閃亮着刺刀的槍橫砍過去，就聽見嘑的一聲，白光一閃，黑麻臉漢子兩手裏的槍桿便蹣出許多路外去了。那漢子的麻臉立刻點點發青，舉起空空的兩手向王大勝胸前猛撲；王大勝還來不及向後跳一步，雙脚一飄，一個翻身就被他壓着倒下去了，後腦勺在草地碰得砰的一聲響。黑麻臉爬在他身上，右手掄着拳頭就要向他胸口打下來；王大勝急忙伸出兩手打橫裏一格，隨即又開兩隻手爪，挺上前去扼住黑麻臉的咽喉，使勁搖了兩搖，同時將兩膝蓋挺起來往上一頂，黑麻臉便從王大勝身上滾下地來，軍帽都離開他的腦壳跳了開去。王大勝從草地上一翻身爬了起來，分開兩脚騎在黑麻臉身上，左手的五指緊扼住黑麻臉的頸梗，將他扼牢在草地上動彈不得，右手掄起鐵錘

般的拳頭，向他額角上狠狠的一拳，立刻見他兩眼一翻，臉色頓時翻了白；隨即又舉起拳頭，對他額上臉上接連的搯，直搯得他口角冒出白沫，鼻孔流出鮮血，就一絲兒不動了。王大勝慌忙爬了起來，忽然又斜刺里出現一條雪亮的槍頭刺刀，直向他肚子刺來，噌的一聲響，刀尖刺破軍服直進肚皮；王大勝發昏地用力向後一跳，將肚子脫開了刺刀尖，一股殷紅的鮮血隨着噴了出來。他急忙雙手按住傷口，在不知有多少敵人的一片喊殺聲中，他沿着樹林邊向前跑了十步光景，便覺心頭一陣慌亂，口裏一陣發麻，兩腿一軟，仰翻身就倒下去了；兩耳嗡的一聲，眼前火星亂迸，立刻便昏了過去。

二

太陽落下西山去了一會，月亮便從那黑黢黢的東山頂露出她圓圓的白臉，剛爬上蔚藍色的天邊，馬上就把她那清涼的淡綠光輝洒了下來，撫摸着掩蔽物後面

橫橫直直的尸體，^中撫摸着這樹林邊草地上躺着的黑麻臉。黑麻臉覺得一陣清涼，漸漸才意識地覺到了自己的頭腦，兩手也就在身體兩邊微微地動一動，他疲倦地一睜開那漲痛的兩眼，清涼的月色立刻就抹上他那閃光的一對眼珠。他看見那圓白的明月正在向上升，被一塊破絮般的白雲遮了進去，只現着一個模糊的輪廓，立刻却又在那白雲的上邊露出臉來，洒下比先前更加明亮的清光。就在這很快的一瞬間，他忽然驚覺了：「我怎麼睡在這里的？」同時也是很快的一剎那，他就記起了那騎在他肚皮上的敵人，那三角臉，那一手扼住他的咽喉，一手捏着拳頭對準他的額角兩點似的捶擊下來的景象。他於是舉起右掌來撫摸額角，那腫起來的皮膚立刻就刀砍似的痛了起來，燙得掌心都顫了一下。他一摸到那濕膩膩的鼻孔和嘴角，忽然非常吃驚了，趕快把手指移到眼前，對着明月的光輝一看，五指上完全粘滿黑色的粘液。「呵，血！」他這麼一想，全身都緊了一下。一股怒氣衝上來了，挺出一對眼珠，把那粘血的手指捏做拳頭就向身邊的草地上捶下一拳，恨恨地向着自己腦中

的三角臉影子瞪一眼，並且想像着這一拳恰恰捶在那三角臉的鼻尖上。一股涼風掠過，旁邊的那些抹着月光的樹梢葉子都順着一個方向搖動，索索地響了起來；四野的亂蟲也立刻起着雜亂的鳴聲，他又才記起自己仍然是躺在戰場上的。「不知道我們邊防軍是打勝還是打敗了？」他皺着眉頭想。「不；一定是打勝了，一定的。我們第三連也許已經進城了！媽的，爲甚麼不把我抬走？」他憤憤地把頭從草地上向上一抬，頸骨却立刻痛得刀砍一般，好像就要斷了下來似的。頭又只得躺了下去。痛得咬緊的牙關都發起抖來。「有誰扶起我來就好了！」他這麼一想，就更加覺得被剩下來的孤獨，全身都好像冷得痙攣了一下。他摸着疼痛的頸項，就嘆一口氣。在周圍是淒清的蟲聲，在前面是悠悠的月色，黑黢黢的遠山和近山，在眼前畫着彎彎的幾重弧線，怪獸似的蹲在那里。身邊的一叢樹林，也顯得非常黑黢黢。忽然他的兩眼很吃驚了，因爲他彷彿看見有許多黑色的東西在那樹林里邊躲躲閃閃的跳動。他掉着一把汗定睛看去，原來那樹林里從許多葉縫漏下來的月光，在隨着微風一搖

一掬地動，忽然圓月被一朵黑雲遮去了，眼前頓時變成一片黑暗。旁邊的樹林都立刻伸出猙獰的爪牙，亂蟲都嚇得停止了鳴叫。黑暗得使他的鼻孔都窒塞起來。只見一星綠熒熒的光，從那頭的黑暗中出現，漸漸移了近來。忽然一晃地又不見了；立刻却又是一星，二星，三星，忽然十幾星，都綠熒熒地，閃閃燦燦上下飛舞。「是螢火蟲。」他決定的這樣想；意識里却又隱隱地疑心那是鬼火。那十幾星綠熒熒的光也更加閃爍了；他全身都縮緊起來，也就更加覺得這黑黢黢的周圍都在隱藏着甚麼可怕的东西，只要注意的一看他就會跳出來站在面前似的。一股涼風沙沙掠過，他全身的汗毛都就根根倒豎。月光終於從那朵黑雲中掙出來了，立刻又把黑暗驅散，洒出她的清光。「我得走！」他一面這樣堅決地想，一面就兩手按着草地向上一掙，頸骨却又刀砍似的痛了一下，頭就像重鉛似的抬不起來，他于是只得又躺了下去。「我走哪去？」他立刻又自己回答：「當然回連上去！」一想到連上，他心里就一緊，全身都也痛苦地跟着縮緊起來了；因為他好像覺得自己已經站在一圈弟兄們的包圍

中，眼前一個個全是嘲笑的嘴臉：「你們看，李占魁這傢伙簡直是死卵一條！居然拿給打败了的敵人幾拳就打昏死過去！哈哈！」他于是又衝上一股怒氣來了，挺出一對眼珠，恨恨地瞪着腦里記憶中的三角臉影子，又在草地上捶下一拳：「哼，我李占魁臊你奶奶！」他在肚子裏這麼罵了一句，同時把牙齒咬緊起來，磨得咋咋作響。忽然一條黃狗跑到身邊來了，舌條拖在嘴外邊抖了幾下，嗅着鼻孔伸到他肚皮上來。他一驚，忍着頸項的疼痛，很快地就翹起頭來。黃狗嚇得趕快把嘴向上一揚，夾着尾巴向後退了一步。他于是捏起右拳向前一揮，黃狗才掉轉屁股拖着尾巴跑去了。他趁勢全身用力翻仆過來，爬着，閃着兩眼，追着那狗跑的方向看出去，他的黑麻臉立刻起着痙攣了。就在前面四五丈遠的石板橋頭掩蔽物後面，橫橫地躺着三條尸體，靠過來一點又是直直地躺着兩條尸體，都臉朝上，兩手攤在身體兩邊。正有十來條白的黃的黑的各種顏色的狗，在那旁邊零亂地圍着，用嘴有味地咬着他們的肚子。一條白狗的嘴從一個尸體的肚皮里拉出條條閃光的腸子來，長長地拖出，有許

多黑液一點點地滴在地上。狗嘴一咬動，就吞進五寸光景，動幾動，就吞得只剩兩寸長的腸子尾巴在嘴唇外邊，牠長長地伸出舌條來一掃，立刻便通通捲進嘴去。剛剛跑過去的那一條黃狗，也把嘴向那尸體的肚子里插進去，含出一塊黑色的東西來，一點點的黑液滴在地上。白狗嗚嗚地咆哮起來了，閃着兩星眼光，張開嘴一口就咬住黃狗的耳朵，黃狗痛得舉起前兩腳跳了起來，猛撲白狗，兩條狗就打起來了，衝得那十幾條狗一下子混亂起來，都亂跳亂咬，幾十隻腳就在那五條尸體的身上踐踏着衝來衝去。李占魁看得倒抽一口冷氣，全身都瘙癢起來，兩頰害瘡疾似地起着寒熱。「如果我不早醒轉來，恐怕肚皮已經變成血跡模糊，腸子都被吃光了！」他恐怖地然而又感着一種徼倖似的想。忽然在不遠的樹林邊，傳來「噫~~~~~」的一個呻吟聲，他立刻很興奮，兩眼都發了光；「原來不只我一個！還有人——人！」他這樣從心底里閃出希望的光，向着左後方扭歪疼痛的頸項望過去，就在前面十步光景，也爬着一個人，翹起三角臉，那三角臉上的兩眼在閃光。「哼！原來是這傢伙！」他的麻

臉立刻點點發青，一股怒火從兩眼噴了出來，腦子里面這麼緊張地感覺着，「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咬緊牙關，兩手按着草地便向上爬起。三角臉的王大勝也看清了黑麻臉，見他忽然站起，向前撲來。「糟！這傢伙居然也活轉來了！」王大勝心慌地一想，趕快把按着肚皮上刺刀傷口的兩隻血手按在草地上，一擗，傷口痛了一下。他咬住牙關，全身緊張地爬了起來，捏起兩個拳頭的時候，李占魁已叉出兩手向他身上猛撲過來，王大勝兩腳一飄，仰翻身就被壓着胸口倒下去了，後腦勺在草地上碰得砰的一聲。他立刻伸出兩隻手爪抓住李占魁的兩肩，鼓着一口氣向上撐住，使李占魁的拳頭打不下來。李占魁也伸出右手抓住王大勝的右肩，硬挺地撐住，把王大勝的軍服都撐了上去；右手的五指就向王大勝的喉管抓去。王大勝把頸項躲開一邊，咬住牙，兩手抓緊李占魁的兩肩向左旁一推，兩腳的膝蓋用力向上一頂，李占魁一偏就翻下草地去了。王大勝立刻翻了上來，壓在李占魁的身上；兩個仍然互相撐出兩手抵住對方的肩頭，兩個臉對臉地距離兩尺遠光景。李占魁趁王大勝還沒壓得

穩，也抓緊他的兩肩向着右旁一推，兩脚的膝蓋向上一頂，王大勝又包裹似地翻下草地去了。忽然肚子那兒發出「撲」的一聲，兩個都一下子泥菩薩似的呆住了。李占魁趕快掃過眼光去一看，只見王大勝的肚子上裂開長長一條口，一捆花花綠綠的腸子帶着黑色的血液就從那兒擠了出來，對着明月的慘淡光輝，在圓條條地閃光；血水流了出來，在傷口兩邊的黃皮膚上流了四五條黑色的小溝，滴在草地上。他忽然感到一陣尅敵的痛快。王大勝痛得兩眼噴火，在那很快的一瞬間，抓住李占魁的右手就往口裏送，牙齒咬在手臂上；李占魁的左手在草地上，動不得，便翹起右脚尖來準備踢去，還沒踢到，王大勝忽然慘叫一聲，就昏了過去。李占魁一怔，右腳立刻就一楞收回來了，趕快從王大勝的牙齒縫把自己的右手拖了出來。他蹲在旁邊仔細一看，只見王大勝的三角臉在月光下呈慘灰色，兩個顴骨尖尖地突了出來，兩眼楞楞地翻上，非常的可怕。掉眼來看王大勝的肚子，只見那擠出來的花花綠綠的腸子兩旁，正在不斷地流出鮮血，流過那黃皮膚一滴一滴地滴在草地的時候，還借着

月光在草上閃着一點點的黑影。他的瘋臉忽然痙攣起來，兩眼都好像被那鮮血映紅。他再看王大勝的臉，這才看見那凹下的兩頰皮膚，在起着痛苦的痙攣，微微地顫動。他忽然覺得眼前的這三角臉非常可憐起來了。「如果今天我的肚皮也破了，不知道怎樣了！」他這麼一想，全身都起了雞皮疙瘩。一條黑狗跑來了，抖動着嘴邊三寸長的舌條，閃着兩星眼光望着那肚子上的一堆腸子。他於是就在自己的腳邊抓起一塊石頭來，手舉在頭頂以上，一揮地向前擲去，黑狗退一步，掉轉屁股拖着尾巴就跑去。就在這一剎那，王大勝又醒轉來了，馬上就覺得肚子一段痛作一團，好像有無千無萬的針尖直刺進皮肉里去；但他緊緊咬着牙關，竭力不讓自己在敵人面前哼出聲音，只是一面瞪着一對眼珠，恨恨地看了那黑麻臉一眼，一面伸出五根手指顫顫地摸着肚皮，伸到傷口邊，指尖一觸着那傷口，立刻又是一陣刺心的大痛，手指一抖地又縮回來了。「哎呀！受不了！誰打我一槍就好了！」他的腦子里只是這麼痛苦的想着，依然不讓自己的聲音哼了出來，竭力咬緊牙齒，把整個身體側左側右

地搖動，兩手的五指死死抓住身體兩旁地上的草根，抓進泥土里去。忽然身旁甚麼東西一晃，他掉眼看去，只見五條狗跑來了，很清楚的五個狗臉，都在嘴邊拖出舌條，對着自己肚子上的一堆腸子就站在旁邊。他立刻全身都緊張了，那剛才橋邊的屍體被咬破肚皮的景象，立刻向他威脅來了。他全身發熱，兩眼立刻閃着恐怖的充血眼光。「完了！就這麼在敵人的眼前給狗完了！」他這麼絕望的想着，兩手就在地上亂抓，尋找石頭。傷口一扭，立刻又是一陣刺心的大痛，氣都透不出來，他使本能地搥開兩手，十指扼住自己的喉管，同時堅決地想道：「我倒莫如自己弄死的好！」忽然有幾個石塊一晃地向那五條狗擲去了；五條狗夾着尾巴一退，分開，立刻都又衝了上來。一條黃狗在最前面跳起四腳來，嗷嗷地狂叫，那幾條狗也都跳起四腳來，嗷嗷地狂叫。王大勝一怔，看見李占魁居然就在旁邊向上一衝地站了起來，右手一揮，又打出了一把石子去，一條黃狗和一條黑狗的鼻尖各着了一塊，夾着尾巴掉轉屁股，就跑。剩下的三條狗還在衝來。李占魁再蹲下來，伸手去抓石塊的一剎那，王大勝看

着這粘滿鼻血的黑麻臉，忽然感着一種奇怪的感覺，覺得那麻臉倒並不可怕，而且和自己似乎還有着一種甚麼相同的東西。他看得身體一扭動，傷口又痛得使他全身發抖了，痛進心里，痛進骨頭里；但他把咬緊着的牙關放開了，用着慘傷的聲音震動山林地痛快叫了出來：

「哎呀……我的媽呀……哎喲……」

李占魁就在旁邊一起一伏地甩出石塊和狗搏戰。三條狗都夾着尾巴逃了開去的時候，他才說道一聲：

「他媽的！」把剩下的幾塊石塊隨手向地上丟去，有一塊忽然滑落在王大勝身邊；王大勝躲了一下，傷口立刻又是一陣大痛。他于是又又開兩手扼住自己的喉管，指頭把那頸珠都按了下去。

李占魁皺着兩眉，趕快兩腿一彎蹲下來了，自己覺得好像做錯了一件事情似的，兩眼緊緊盯住那咬緊兩排牙齒的二角臉，想說話，嘴唇動兩動，自己又不知道應

該怎麼說才好。於是張着嘴嘆一口氣。

王大勝終于下了一個決心，兩手離開喉管，大胆地望着李占魁的黑麻臉，喘着氣顫聲地喊道：

「喂，弟——」他剛要叫出平常叫濫了的「弟兄」兩字，立刻却又覺得不好意思，馬上就把它吞回喉管去了。單是痛苦地硬生生地喊道：

「喂，我受不了！我受不了！請你把我弄死吧！把我一槍——哎喲……」他慘叫一聲，立刻又閉着兩眼，兩手扼住自己的喉管，痛得兩腳後跟緊緊抵住草地。

李占魁心頭一怔，覺得非常難過。終于大膽地伸出兩手去抓住王大勝的兩手，從喉管拖開，顫聲地說道：

「弟兄，你別這樣，你別——」

王大勝立刻又痛得把自己的兩手抽回去扼住自己的喉管，從咬緊的牙齒縫中，哼出「哎……哎……」的聲音。李占魁皺着兩眉，舉起右手來，抓抓自己的後腦勺，

搭響着嘴唇，無可奈何地望着王大勝的臉，終於他又把手伸去了，抓着王大勝扼住喉管的手爪一面板開，一面說道：

「嘖，弟兄，你別這樣，嘖，你別……弟兄……」

王大勝忽然感覺着從李占魁的兩手流進來一股溫暖，一種從來沒有感覺過的溫暖，他好像立刻忘了痛苦，反手來緊緊抱着李占魁的兩手，睜大一對發熱的紅眼睛望着面前的黑麻臉，顫聲地震動山林地大喊一聲：

「唉，弟兄……」淚水立刻從一對眼眶湧了出來，在眼角梢積成珠子，映着明月的光輝顫一顫滾下耳邊去。

李占魁也立刻感動得嘴唇烏白，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溫熱，沿着兩手衝上心來，眼眶都衝滿了淚水。他從糊模的淚光中，緊緊盯住三角臉，也把自己的手抽出來緊緊握住王大勝的兩手。他掉臉去看看那肚子上的腸子，嘆一口氣，又掉臉來看看那土灰色的三角臉，又嘆一口氣，皺緊了兩眉，說道：

「怎麼辦，怎麼辦，咳！咳……咳……！」

王大勝的兩頰忽然痙攣起來了，在鼻頭和嘴角兩邊起着幾重彎彎的皺紋，從咬緊的牙齒縫擠出細微然而堅實的一聲：

「咳，弟兄……」便兩眼一挺，昏了過去。

李占魁就那麼抓住他的兩手，眼眶熱熱地。兩顆淚水閃一下光，便滴在王大勝的臉頰上。

月兒也好像看得皺起臉來了，向着一朵烏雲後面躲了進去。留在李占魁眼前的是一片傷心的黑暗。

一九三五，十月。